

目 录

- 第一回 左营司诞生左海伟人…………… (1)
- 第二回 四岁启蒙耳濡目染…………… (3)
- 第三回 父子观灯所见所闻…………… (7)
- 第四回 同窗结伴瞻仰李祠…………… (11)
- 第五回 鹿鸣宴上双喜临门…………… (15)
- 第六回 郑府避雨缔结良缘…………… (19)
- 第七回 北库巷中“补梅书屋”…………… (23)
- 第八回 愤世嫉俗幸遇知音…………… (26)
- 第九回 奉召归里除夕试笔…………… (31)
- 第十回 修葺李墓宣讲前贤…………… (36)
- 第十一回 三度进京会试告捷…………… (41)
- 第十二回 夜泊溪口山歌动情…………… (44)
- 第十三回 京都数载拜师结友…………… (47)
- 第十四回 赣滇考闈清榜扬名…………… (51)
- 第十五回 除弊非易退归故里…………… (55)
- 第十六回 不忍目睹再度出山…………… (59)
- 第十七回 整刷吏治民瘼为怀…………… (61)
- 第十八回 金殿褒奖勉为良臣…………… (66)
- 第十九回 水利工程大显身手…………… (69)
- 第二十回 海上驱夷振我国威…………… (76)

第二十一回	不顾前程单街上疏	(82)
第二十二回	林公祈雨诸官捐赈	(84)
第二十三回	禁烟争议朝野沸腾	(89)
第二十四回	八次召对任命钦差	(92)
第二十五回	反禁烟派埋伏杀机	(97)
第二十六回	法场风波国人扬眉	(101)
第二十七回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07)
第二十八回	微行察访酒楼惩凶	(110)
第二十九回	紧锣密鼓行辕议事	(117)
第三十回	视察虎门重振军备	(120)
第三十一回	礼尚往来不损国体	(124)
第三十二回	天罗地网疏而不漏	(131)
第三十三回	凜然正气抑恶扬善	(136)
第三十四回	除恶务尽烟在必禁	(142)
第三十五回	劝友戒烟仁至义尽	(146)
第三十六回	虎门销烟威震中外	(150)
第三十七回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155)
第三十八回	彰阿进谗旻宁动摇	(162)
第三十九回	虎门眺月英雄感叹	(165)
第四十回	伦敦点燃侵华战火	(171)
第四十一回	三战三捷懿律败北	(176)
第四十二回	彰阿擢掇琦善得逞	(183)
第四十三回	琦善卖国怡良举发	(187)
第四十四回	前方流血后方宣淫	(193)
第四十五回	则徐发配王鼎尸谏	(200)

第四十六回	西出阳关荷戈万里.....	(205)
第四十七回	不分汉回但分良莠.....	(211)
第四十八回	哀悼亡妻弱息伤神.....	(215)
第四十九回	湘江夜谈宗棠拜师.....	(217)
第五十回	左海伟人长留人间.....	(220)

第一回 左营司诞生左海伟人

话说清乾隆五十年，福州鼓楼东北隅小巷左营司，住着一户林姓人家。户主林宾日，私塾课教为生，为人耿直豪爽。这一天正值仲夏之夜，凉风习习，暑气渐消，他和内弟陈大煜坐在小庭院古榕下，道古论今，谈得十分契合。陈大煜说：“姐夫，徐嗣曾大人的为人你看如何？”林宾日翘着大拇指满口赞道：“好，这个人好！”陈大煜说：“我知道啦，你准是说他为官清正，昨天还是布政司，今天皇上却旨到提拔他当巡抚大人罗！”林宾日用蒲扇拍打一下自己的腿，诙谐地说：“你仅知其一，不知其二，徐大人还有一个大优点，你倒忘了说。”陈大煜眨巴着双眼，说：“我忘了，不会吧？我知道啦，你准是说他肯为百姓说话，做主，这也是当父母官的职分。”林宾日捻着短髭，说：“不用再说了，”顿一顿又说：“我且问你，徐大人哪里人？”陈大煜说：“他是江苏丹徒人，乾隆癸未进士。”林宾日接着说：“中进士后，仅月余，皇上就外放他到浙省当学台。到任时，不辞劳顿，谢绝了官场上一切礼节性过从，却亲到杭州书院，结识各地云集的士子，着力鼓励一番。第二年朝廷派他当浙省秋闱主考官。这一次乡试，他认真审卷，反复筛选，为朝廷罗致了一批人才。喜士如嗜欲，一时传为佳话。我们读书人，喜欢的就是这么一个善于罗致人才的好官。”陈大煜笑着说：“没有伯乐，千里

马就无法发现罗！”林宾日说：“昨天我接到他的聘书，叫姐夫到鳌峰书院帮课。”陈大煜说：“我也接到聘书。徐大人在鳌峰书院开课讲学，为的是让各地士子有个备考肄业机会，以应今秋乡试。”当姐夫小舅滔滔酣谈之际，林宾日的大女儿丽玉出来，神色慌张地对林宾日说：“爹爹，依妈肚子痛啦！”林宾日知道自己妻子今晚要分娩了，连忙打发陈大煜到隔壁找三婶婆来接生。自己提着一只竹篮子，到南街采买分娩食用的东西。他急急忙忙在街上走，而脑子里却在想着：“如果此番生个男的，我一定要在仿效徐大人上动动脑筋，替儿子取一个不同凡响的名字。”夜深了，街上冷清多了，一两个穿着木头拖鞋的人走过去，“踢他，踢他”的响声分外清脆。兴化人头顶着竹箩甑，叫卖软糕，“糕——”，声声悠扬，句句入耳。路边停放着一个扁肉^①担，微弱的灯火在晚风中摇摇曳曳，“哗哗卜，哗哗卜”敲击竹片的有节奏之声，好象召唤着来往行人光顾。要是往日，林宾日一定会到担边吃上一碗可口的扁肉面。可是此刻，他连脚步都不敢停，急急忙忙向前走去。

林宾日忙了半晌，买好东西往回走，刚到小巷拐弯口，突然从那三椽小屋里传出“呜哇，呜哇”的婴儿啼哭声。林宾日三步并做两步，刚跨进门槛，就和小舅子撞个满怀。陈大煜兴奋地说：“三婶婆传话出来，姐姐生了一个外甥！”林宾日一高兴，直奔内厢。还是小舅子把他拦住，说：“里头有左邻三婶婆，还有右舍的四婶，她们正忙着，无须我们男的进去。姐夫，我们还是到祖先牌前焚香谢礼吧！”林宾日忙收住脚步，喊出丽玉，命她将篮子拿到厨下，交代说：“叫四婶快快给你依妈烧一碗炒酒蛋。”丽玉接过篮子欢欢喜喜应一声“欸”进去了。林宾日对陈大煜问道：“内弟，此间是何时刻？”陈大煜说：“姐夫一忙，

^①福州方言，即馄饨。

连日子都忘了，现在是七月廿六日，子时。”林宾日取过一张红纸，写上时辰塞进衣袋。陈大煜又说：“姐夫，甥儿的名字，你想好了没有？”林宾日脱口道：“刚才我在路上就想好了，意欲取名‘则徐’，你看如何？”陈大煜转动眼珠，寻思后道：“我知道啦，姐夫把甥儿命名为‘则徐’二字，其意是否为传在儒行则徐？则者仿效也，仿效谁呢？仿效徐嗣曾大人，姐夫，你说我猜得对吗？”林宾日抚掌大笑道：“你不愧为孝廉方正，举一反三，所见皆同。”陈大煜诙谐地笑道：“甥儿长大后，一旦读书成名，象徐大人一样做了巡抚大官，那时候，姐夫就是太老爷啦。”林宾日纠正道：“内弟言道差矣，姐夫要的是‘喜士如嗜欲’的好官，让无数千里马为国奔劳！”

陈大煜拉着林宾日，到祖先牌位前，一边燃香点烛，一边催林宾日赶快跪下谢礼。林宾日整整衣冠，拈香在手，跪在案前磕三下头，默祝道：“林氏历代列祖宗亲，庇荫子孙林则徐顺顺当当长大成人，一旦成为国家梁栋，也可荣宗耀祖！”

第二回 四岁启蒙耳濡目染

林则徐的祖籍，原是福建省福清县祀店乡，因逃荒搬到福州，所以榕城变成他的第二故乡。

林则徐四岁的时候，林宾日在自己隔壁罗家教馆，不管刮风下雨，都把林则徐带到罗家念书，抱在膝上教读《三字经》、

《论语》、《左传》。父亲念一句，儿子跟一句。自幼聪明过人的林则徐，过目不忘，四岁启蒙七岁便能做文章了。有一天，罗家主人惊奇地对宾日说：“林先生，令郎这么小岁数便能做文章，实在够聪明，能否借一篇小老看看？”宾日从林则徐书包内随便抽取一篇作文，递给罗主，道：“小孩做文章，毕竟粗浅。还请老爷看后多加指导！”罗主拈须细看一番，觉得这个孩子才气不凡，意欲当场口试，故而对宾日说：“令郎会吟诗作对吗？”宾日客气地说：“略知些微。”罗主高兴地说：“好，让老夫出一福州方言对子，叫令郎对上。”说毕，随口而出：“鸭母无鞋空洗脚，”林则徐腼腆地答道：“鸡公有髻不梳头。”罗主惊讶地睁大双眼，又出一对：“目矚鼓隆豹^①，”林则徐望着罗主乱如杂草的头发，爱笑不笑，微开小口答道：“头发蓬弄狮^②。”说得书斋里爆发出阵阵笑声。第二年春天，林宾日带书馆的全体生童，登上鼓山春游。在绝顶峰上他出了“山”、“海”二字，命诸生童各作一对第一唱七言联句。林则徐跳跳蹦蹦走进天风海涛亭里，个子还不及亭子的栏杆椅背高，他爬上椅面，翘首放眼四望，只见云海飘渺，山峦隐约，不消片刻，当场写下：“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第一名交卷。他父亲见了心中暗暗称奇：“此子抱负不凡，定要因材施教，让他早日腾达！”

此后，林宾日根据林则徐的接受能力，不断安排新的课文，不但教读，而且字字句句解释得明明白白，让林则徐读一句，理会一句，记住一句。碰到深奥的地方，林宾日总是用讲故事打比喻的方式，让孩子明白。结合授课，经常讲历史民族英雄的故事，处处以身作则，培养近理著己，爱国爱民，言行一致的高尚品格。有时候，林则徐溜到街上去玩，父亲见到，不打也不骂，嘴里

①圆睁双眼。

②发乱如狮毛。

总是念叨着《三字经》中的“勤有功，戏无益”，有时便讲上一段“子不学，断机杼”的故事，使得林则徐自觉没趣，纠正过错，勤奋读书。

林则徐幼年家境贫寒，母亲陈文华带着林则徐的姐妹日夜制作纸花，取得微薄收入以佐家计。有时为了多赚一些钱，她们经常熬夜到天亮。林则徐虽然年幼，却很懂事。有一个冬天晚上，北风簌簌，吹打着三椽破屋，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屋里一灯在壁，摇摇曳曳。林则徐和几个姐妹，依长幼辈份，列坐桌前铺沿，有的在诵读，有的在制作纸花，有的缝缝补补。二更鼓后，林则徐温习课文结束，见诸姐妹都集中赶制纸花，他心下不忍，收拾好课本，凑上前去也插手帮着制纸花。大姐说：“弟弟你还是去睡吧，明天还得早起用功哩！”一个小妹妹也说：“制花是我们女孩家做的事，哥哥怎么也来做啦？”边说边用手指划着自己小脸蛋，嘴里喊着：“羞！羞！羞！”林则徐不理他们，依然俯首认真向姐姐学习制作。打响三更鼓了，母亲走过去慈爱地抚摸着林则徐的头，和颜悦色地说：“我命很乖，懂得家庭困难，帮依妈制纸花，多赚钱，补贴依爹。我命是家中唯一的男儿，应该要象岳飞一样鹏程万里，一寸光阴一寸金，抓紧时间努力读书，将来好为国家做一番大事业，如此才不辜负你妈的希望。剪剪纸花，多赚一些钱，不能算孝顺父母！”坐在一旁看书的林宾日也插进说：“命，你奶^①说得对，心要放在书上，志要立在朝廷。明早还得早起攻读，还是快点去睡吧！”林则徐听话地放下手里的纸花，到自己房间睡去了。

林则徐九岁了。这时他已会教他的几个姐妹读书识字了。他教得很好，象他老子一样读得有板有眼，解释得深入浅出。碰到难懂的地方，也知道举例打比喻，几个姐妹读得津津有味，大有收益。她们之间有的年纪虽然比林则徐大得多，但都服他，叫他

^①福州方言，即母亲。

小先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晚上，有个小妹妹，哭着鼻子跑到林宾日面前告状，说哥哥打了她。林宾日抚慰一番，小妹不哭了，宾日拉着小妹到林则徐那里问个究竟。原来，林则徐又犯了急性病，嫌小妹读书笨，人家都懂了，她还不懂，一时动了肝火，“啪”的一声，狠狠打了一下小妹的手背，小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了解了根由，林宾日寻思片刻，命大家暂停读书，让他讲一个故事。大家听说讲故事，全活跃起来，林则徐更是喜形于色，洗耳恭听。

林宾日说：“从前有个犯急性病的县官，一天早上受理一个案件。有两个汉子捆着一个小伙子送上公堂，汉子告小伙子不孝母亲，竟敢当街打骂老人。他俩路见不平把他捆送进衙，一路上此人还破口大骂，只好将他嘴巴塞住。县官听说是个忤逆的儿子，不容分说，便按下打五十大板。两个汉子得意地走后，一个老太婆来了。她见儿子被打，哭着说：‘今早两个小偷闯进我家盗窃，被我儿子撞着，盗贼反把我儿子捆送到这里挨打，真是冤屈！’急性县官知道上当了，一边派人去抓那两个小偷，一边反怪老太婆来迟了。”大家听后大笑不止。林则徐聪明，知道父亲说这段故事的用意所在，舌头舐着小嘴唇，脸蛋红了下來，后悔不该性急打了妹妹。

第二天大清早天还蒙蒙亮，母亲把大姐给叫了起来，他在朦胧睡意中听到母亲说：“丽玉命，听说三伯父又病了，真是又穷又多事，今早他们就揭不开锅了。二叔公前几天从家乡捎来一袋番薯钱^①，你先送去抵急。”姐姐答应一声“好”，提起袋子刚走出两步，母亲把她喊回来，说：“这一包衣服带去，借给三伯到当铺典一些钱看病撮药。”停一停，又把姐姐喊住，叮咛说：“三伯问起我们，你千万别说我们一天只吃两餐。好，你走吧，

^①即地瓜片。

要记住依妈说的话。”林则徐在床铺上听得一清二楚，想道，我家依妈多好，自己没吃，还接济三伯。想着想着鼻子一酸流出眼泪来。

这一天中午，林则徐放学回来。家里坐着一个生客，打扮很考究，象是个员外。林则徐很有礼貌地鞠个躬问道：“伯伯，你找谁？”客人笑笑地答道：“宾日先生是你的爹爹吗？”林则徐说：“是！我爹马上也回来了。”话声未了，林宾日到家，刚跨进门槛，客人凑上去作揖道：“在下唐保，在此久候多时！”林宾日还揖道“先生贵干？”引客人进小厅，宾主坐下，林则徐递茶毕，坐在旁边看书。客人说：“久闻林先生文誉，多年执鞭，桃李满天下。”客人唐保说了不少逢迎好话，林宾日心下纳罕，有点不耐烦地说：“先生有事，只便直言，勿须客套！”唐保从袖内取出一包沉甸甸的东西，双手递给宾日道：“一百两纹银，敬献林先生，请笑纳！”宾日连忙推还给唐保，说：“无功不受禄，不敢随意接受！”唐保将银子又推过来说：“不！不！在下意欲劳驾林先生在今秋荐取童生之时，请保送小子唐奉一名，事成之后，另行重谢！”说着，将银子强塞在林宾日怀里：“不要见外！不要见外！”边说边想溜走。林宾日气乎乎地将银子塞还唐保，拂袖进内，口里斥道：“岂有此理！”唐保碰了一鼻子灰，脸红得跟猪肝一样，捧着银子狼狈走了。林则徐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自言自语道：“我家依爹跟依妈一样好，人穷志不穷！”

第三回 父子观灯所见所闻

乾隆八十四岁（乾隆五十九年）那一年，林则徐十岁了。这

一年元宵之夜，林则徐用过节餐，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跟着父亲一起来到南街观赏花灯赛会。大街两厢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一盏纸灯，五彩缤纷，耀眼夺目。突然，东街方向传来一声爆竹轰鸣，霎时冲天而起的焰火把漆黑的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五颜六色的焰火，有如天女散花，有如火龙窜天，有如梨花飘扬，有如金菊怒放，有如孔雀开屏，漂亮极了。一声雷响，“鸡母鸡仔”齐鸣^①不仅把节日的夜空打扮得如花似锦，而且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彩色的人流才涌向东街，突然几个孩童奔走相告：“花灯赛会队伍来啦！”彩色的人潮又退了回来。林宾日把林则徐托上肩膀，随着人潮退至东街口，收住脚步，站在人群中，踮起脚尖，翘首迎接着赛会队伍到来。锣鼓声声鞭炮阵阵，彩牌灯为导引，十番伏领队。伏队民间艺人，穿着节日服饰，双双对对拉着琴，吹着笙，打着手鼓，敲着大小不一的锣钹，和谐而有节奏地边走边演奏。十番伏这一悠久的福州民间音乐，博得人们的阵阵掌声。林则徐坐在父亲肩膀上，微笑着也拍起小手掌。林宾日抬头喊道：“要扶牢，别跌下来。”十番○队伍过后，一只高大的纸扎巨象花灯载在板车上缓缓而过。大象背上驮着一只花瓶，瓶的正面写着“太平景象”，背后写着“万象回春”。象灯过后，便是舞龙灯，打狮马，踩高跷，陆地行舟，边表演边行进。接着有四部板车鱼贯而过，上面分别搁着四台怪式花灯，引起看灯人们的种种议论。站在林宾日左边的后生仔发出感叹：“头一部车载着纸扎的五个道士，象是很象的，就是帽子都戴歪了，多难看！”站在后生仔背后的一个壮汉说：“你懂得什么，做道士在东家三餐两点心，吃饱发热了，所以帽子戴歪歪的拿来通风！”后生仔又说：“热了，何以不打扇子？”右边的一个老头说：“兄弟你莫争，我讲给你听。五道冠不正，一批大奸官，长泰十

^①焰火品名，在空中爆炸，先是一声巨响，接着鞭炮连鸣，伴随着一阵焰火。



八命，受贿银堆山！”后生仔问道：“这批奸官是谁？”壮汉说：“这还不懂？粮道、兵备道、盐道。”后生仔道：“我懂了，就是守道、巡道等等大老爷！”老头嘘一声喝道：“后生仔不要多话！”争论嘎然停止。后生仔过片刻又说：“第二部车载着双狮拼命抢金钱，我看，制灯人制错了。”壮年汉子说：“何以见得？”后生仔道：“只有刘海钓金钱，双狮抢球，就是没有看过双狮抢钱的！”老头耐不住又说：“布司和按司，懂吗？”后生仔兴奋地道：“啊，原来是双司抢钱，巧呀妙呀，说到我们百姓心里去啦。”后生仔指着前面又说：“来啦，又来一部车啦，上面装着两台大阁楼，藕丝纱糊的，精巧玲珑，可就是舍不得花钱，连烛火都不点，黑暗暗的一片，太煞风景了。”壮汉寻思片刻说：“哦，我猜中了，两台指的莫非就是总督制台和巡抚抚台吗？”后生仔说：“言道有理呀！两台黑暗，讽刺得太痛快啦，入骨三分！”最后一部车过来，也是一台阁楼，同样精巧玲珑，可烛火却点得大放光明，好看极了。唉，阁楼边坐着一尊老虎，威风凛凛！这到底又指谁呢？壮汉说：“啊，这一车花灯，有点深奥，一时猜不出。”老头又耐不住冷笑两声道：“虎，就是知府；烛，就是亮、光明，烛，不就是祝吗？”后生仔恍然大悟道：“依伯解释得再有理不过了，就是府尊大人祝光明老爷！”壮汉道：“福州全城的官都是坏的，嘿嘿，就剩下这么一个好知府了……”壮汉正说到这里，突然，前面人声沸腾，人群大乱。只见一批军士从东街奔来，如虎似狼扑向赛会队伍。抓呀，打呀，喊呀，横冲直撞。立时把队伍冲散了。观灯男女老幼东奔西走，大啼小叫，有的老人小孩跌倒，当场踩伤踩死；有的妇女裙破衣碎，坏人趁机揩油；有的钱袋被扒走；有的钗环被拔掉。有个老依婆大喊大骂道：“什么花灯赛会，原来还是一场闹灯会，官家做愆做这绝事！”林宾日见状大惊，驮着林则徐往

第四回 同窗结伴瞻仰李祠

却说，元宵之夜闹灯会大乱，林宾日驮着林则徐没命地逃奔到家。正月大寒天，他却跑得额上沁汗，放下林则徐，便坐在竹凳上出大气。陈相公娘上前问道：“官人何以如此仓皇而归？”十岁的林则徐，睁大双眼，抢着对他母亲说：“不知何故，东街口出动官兵，冲散赛会队伍，抓人打人，搞得全街大乱。还好依爹跑得快，把我驮了回来，慢一步，我这个矮仔恐怕也得被人踩倒街上。”林则徐的几个姐妹在旁听着，个个都睁大眼睛，惊异而又好奇。大姐听完林则徐的话，半笑不笑地抚摸着林则徐的脑袋瓜，说：“你也承认自己是矮仔吗？”经大姐这么一提，弄得全家人哈哈大笑，林则徐歪着头，倔强地一笑也不笑。林宾日取过水烟袋，点上烟“喳喳”抽两口，沉重地说：“什么康乾盛世，完全败在这批贪官污吏的手上！”陈相公娘不安地问着：“究竟

珑的台阁，没有点灯，黑暗一片。”林宾日念完最后一句：“唯有祝光明！”林则徐道：“对，又是一个台阁，既玲珑剔透，又点着红烛，通红明亮，赞扬福州府祝光明大人！”林则徐跟成人一个模样侃侃而谈：“依奶，你看这位制灯的人多么聪明，多么勇敢，挖苦得那一批贪官污吏会热又无汗。依爹，你刚才在东街口也听到议论吧，老百姓心中都是有数的，当官的哪一个好，哪一个歹，瞒不过百姓的，这批奸官该打！该杀！该除！”说到激昂处，他的小拳头也在桌子上敲得砰砰响。林宾日夫妇看到林则徐那个认真的劲头，沉重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陈相公娘道：“我命，别再动肝火了！”几个姐妹有的笑了，有的在议论，吱吱喳喳满屋里都是声音。

长泰十八命案，是轰动省城的一起大案，福建长泰县林、薛两大族，因为开田争水发生两族械斗。事态开头本可阻遏，由于按察使钱士椿向一方勒索了一千四百两银子，有意偏袒一方，借故不予处理，因而酿成十八条命案。案发后，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受贿五千两白银，福建巡抚林蒲霖受贿金脸盆一个，布司老爷受贿纹银一千两，粮道、臬道、盐道等通城大小官员均受了不等贿赂，贪赃枉法，造成十八命沉冤，全省百姓敢怒不敢言。不知何人吃了豹子的胆，利用元宵闹灯会，借灯公开讽刺、举发。因而百姓欢喜，官府动怒。

事过三天，林则徐正在吃早饭，林宾日从屋外匆匆进来，没头没脑地对他说：“你今天不要上学了，跟依爹去一个地方，快点吃饭！”林则徐不知底细，想问个究竟，宾日又匆匆进内屋了。

原来借灯举发该案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则徐父亲的世交好友林希五带头干的。触怒了伍拉纳、钱士椿等人，并非等闲。这些奸官立即找一个借口，将林希五逮走，不问情由，却匆匆把他

充军到新疆去。林宾日带林则徐出去，就是前往西门祭酒岭送林希五西行的。林宾日和林希五一见面，两人就抱头痛哭，林则徐见父亲这么好的朋友，无罪办罪，愤愤不平也在一旁垂泪。林希五平常到林家，不是买一块肉包，就是带几粒果子给林则徐吃，他喜欢林则徐勤读书、肯学肯问。今天见十岁的孩子也来送行，心中难受，含着眼泪把林则徐抱了起来，在胖乎乎的小脸蛋上吻着，偎着，嘴里喃喃细语道：“只指望贤侄早长成人，为国分忧！”林则徐举着小拳头说：“林伯伯，我长大了，要当官就要当好官，决不当奸官！伍拉纳、蒲霖、钱士椿这些人太坏了，做了坏事，还不准林伯伯说话，岂有此理！”林希五见小小年纪的林则徐，居然大模大样骂起伍拉纳等人，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不禁破涕而笑。他告别林宾日父子，拂袖动身西行而去。

林希五敢于为百姓申张正义，不惧权贵的高大形象，给林则徐树立了又一个学习的楷模。送行归来后，他更加奋发读书，一心都想将来当个好官，为国分忧，为民办事。

一晃又两年，林则徐十二岁，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学政见他文才出众，选他进孔庙充俗生。春秋祭祀时，能够为孔子唱歌跳舞，在当时也是无上光荣的。在县试时，他做了一篇文章，名为《仁亲以为宝》，文中有这么几句话：“表里河山，天下有失而复得之国；墓门拱木，自古无死而复生之人。”“君臣之合本人为，自古原无独私之国；父子之情本天性，天下更无可代之心。”小小年纪，敢在僵化的八股文中表露个人不同见解。提出“死无复生之人”，在他幼小心灵中早看到了历史是在不断前进的。“国无独私之国”，国家不是一人之国家，早就有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萌芽。

次年，他参加了府试。试毕，主考官发现少年则徐和一位老年童生均列全科最优，难分泾渭，究竟谁该排头名呢？只好找他

地？”梁章钜说：“听说，李纲祠就在越王山下，我们不妨前往一谒如何？”林则徐兴奋地说：“这个提议，我完全赞成，明天多叫几个同学一起去，大家看如何？”大伙一致赞成。梁章钜说：“这个地方我常去，明天我当向导。”廖鸿荃说：“据说，李纲的墓，在怀安桐口乡。”梁章钜说：“没错，明天先进谒祠堂，然后再去看墓，好吗？”众答：“好！”

翌日，一大早大家都到林则徐家里集中。片刻，十多个同学会齐，由梁章钜带路，直奔越王山下，看了李纲祠堂后，再去桐口看李纲坟墓。两个去处，都因年久失修，破败荒凉。林则徐看后，喟然叹道：“太对不起这位忠肝烈胆的名臣了！”默思片刻后说：“我倡议，我辈如有出仕之日，定当到这里隆重祭奠一番，坟墓、祠堂都要好好重修一新，以表我辈对先烈的敬仰，诸位意下如何？”梁章钜第一个赞同，其余同学并无异议。

回家的路上，李纲的形象一直在林则徐脑海中活动，久久不息。

第五回 鹿鸣宴上双喜临门

这天林则徐起得特别早。窗外星光闪烁，月色朦胧。墙角的蟋蟀，时断时续发出“唧唧唧”的鸣声。林则徐在整理书籍，准备参加当天的乡试。林宾日边穿长衫边从隔壁房间过来，一见林则徐就说：“命，不要慌，该带的东西要带全，免得应考时候，

手边缺这缺那。应考之时，更不得半点心急和恐慌；先仔细看清题目，要反复推敲领会题意后方可下笔；打腹稿很关键，字一定要写得端正，不能潦草马虎。交卷前有时间最好要再看一遍……”

林宾日滔滔不绝交代这交代那，嗓门越讲越大。林则徐连忙止住说：“依爹，小声一点，弟弟还在睡哩！”林则徐边整理东西边说：“爹交代的话，我早就记牢了，请你放心好了。”林宾日压低嗓门说：“从昨天到今天，我说过三遍，我是噜苏了一点，不过为父是为你好！”林则徐微笑着说：“依爹，孩儿并没有说你噜苏，多讲几遍，提醒我注意，这有何不可？”林宾日捋着短髭，满意地点点头，随手翻看检查林则徐已整理过准备带走的東西。陈相公娘端着一大碗太平面进来，放在桌上，对林则徐说：

“命，依奶煮一碗太平面，你就当做早饭吃下，两个蛋要全吃了。”林宾日笑着说：“你奶想得周到，吃了太平面，再吃鹿鸣宴，彩头好！”林则徐只好依着父母的意思，匆匆吃过蛋面。此时，天已亮了。他提起书包，动身走到房门口，林宾日把他喊住，将一串光饼塞进书包，说：“光饼带去当点心，考试时间长，别饿坏了。”说完，又拍拍打打他的书包，说：“走，快走，为父送你到贡院前。”林则徐不让父亲送，林宾日执意要送。陈安人站在门口，望着父子俩走远了，才回进屋里，帮大女儿煮早饭去。

林宾日送儿子进考场后归来，陈相公娘招呼他一块吃早饭。林宾日边吃早饭边对陈相公娘说：“石麟^①儿此番应考，我看有九成能上！”陈相公娘说：“你怎见得？”林宾日满怀信心地说：“麟儿在鳌峰书院六年，熟读典籍，研习八股，下了一番苦功。我看文章不负有心人！”陈相公娘听这么说，开头很满意频频点头，后来一想，微蹙眉头，说：“麟儿是悉心读过典籍，不

^①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

过妾身也看见他带了好多其他杂书回家来看，会不会分了心？”林宾日说：“无妨！麟儿进了鳌峰书院，正好比蜜蜂飞进了百花园，终日手不释卷，博览群籍。他通读了应该读的许多典籍外，对诸子百家的书。史书和名家诗文集，照读不误。”陈相公娘说：“就是吧，妾身还看见他看佛经，看医书哩！”林宾日说：“麟儿兴趣真广，连书法碑帖都研究得津津有味。”陈相公娘担忧地说：“一个人精力哪有这么多，妾身就怕麟儿贪多嚼不烂哩！”林宾日摆摆手说：“为夫当初曾经担忧他分了心。后来，看见他写下了不少读书心得，收益不浅，我才放了心。”陈相公娘欣慰地说：“依官人如此说来，麟儿读了许多杂书，不但没有影响主课，而且还有好处哩！”林宾日扒了最后一口饭后，放下筷子说：“他在不断增长学识中，对典籍的内容体会理解更深了，依此类推，他也一定记得更牢了。我想，此番乡试，定当榜上有名！”陈相公娘微笑地说：“但愿如此！”

紧张的乡试结束了，林则徐在家等候发榜。

不出林宾日所料，林则徐榜上有名，高中第二十九名举人。

这一天，左营司小屋突然热闹起来，亲戚朋友纷纷来祝贺。林宾日对他妻子说：“麟儿高中，一喜临门，择日不如碰日，麟儿的婚事，不如就在鹿鸣宴上办了吧，一举两得，双喜临门，不是更好吗？”陈相公娘欣喜地说：“官人言道有理，不知郑亲家肯否？官人你还是到朱紫坊走一遭，跟亲家商量商量，你说好吗？”林宾日答应就走，由陈安人通知林则徐做好做新郎准备。没半响，林宾日喜冲冲回来，冲着他妻子高兴地说：“郑亲家一听说麟儿高中，一家欢天喜地，他也想择今日完婚，不意我家却先提了出来，郑亲家当然满口答应。他已命众家丁分头准备去了，妆奁家具随后送来。连我家的十桌酒席，郑亲家也包了下来。厨工、盘碗、鼎灶、椅桌、茶担、酒席、彩结幔天、花轿京鼓，

不须片刻，就全到我家了。快、快、快叫麟儿打扮一番，当新郎骑马接亲去。”林宾日好象瓮中倒橄榄一样，说得上气不接下气。陈相公娘也欢喜得合不拢嘴，当即找林则徐去。林则徐的几个姐妹弟弟，更是眉飞色舞，脚勤手快，洗扫庭院的，整理房屋的，布置洞房的，贴红结花的，忙得不亦乐乎，进进出出，嘻嘻哈哈，鸡飞鹅叫，锅瓢奏乐，三椽小屋装不下这许多喜气。

片刻，妆奁红杠一杠接一杠送来了，喜筵器具和酒菜也陆续送上门来了。这时候，林宾日夫妇真是应接不暇。

林则徐全新打扮，骑着骏马，领着京鼓、花轿，一路喜气洋洋，到郑府接亲去了。

二十岁的林则徐，风华正茂，今天既中举又完亲，真是：门前喜气三千丈；秋日融融桂花香。

三椽小屋容纳不下纷至沓来的客人。林宾日只好借用隔壁罗家大院，十桌酒席全安置在那儿。当天上午，远亲近戚都来了，三叔公、四婶婆、依舅、舅母、姑爹、姑妈，林宾日父子分头殷勤接待。

林则徐的忘年之交挚友陈寿祺，午后第一个登门作贺。林则徐无限高兴，激动地抓住陈寿祺的手：“陈兄，请进，请进！”把他迎到罗家花厅，茶烟相待。林则徐在鳌峰书院读书的时候，通过父亲拜识了他。当时陈已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学者，对汉学、宋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特别是对当时具有维新思想萌芽的《今文遗说》有更深的研究。由于他两人对时政的见解、对学术的探讨都有不谋而合的看法，结识不久，过从便十分密切了。虽然陈比林大十四岁，但是，两人却成了忘年之交。

听说林希五今天刚从新疆释放回来，林宾日无限欢喜，当即派人去邀请。希五听说则徐中举、结婚，更是喜不自胜，立刻应邀到来。林希五刚到门口，林宾日父子闻说从里屋赶出来迎接。父子俩站在希五面前，半天认不出来了：头发全白，人瘦背驼；

老态龙钟。宾日饱含眼泪：“希五兄，把你折磨到这个样，要是在陌路相遇，我完全不敢相认啦！”希五今年才六十开外，经过这几年流放生活的折磨，显得格外苍老。林则徐睁大眼睛上下打量，当年豪放的英姿不见了。希五流放后，朝廷派钦差来闽，重新审理长泰十八命的案件，杀了福建巡抚林蒲霖。伍拉纳、钱士椿等人虽然也撤职查办了，可就是不给林希五平反，原因在于希五不满的不单是上述的几个贪官污吏，而是针对着整个时政。林宾日父子，今天把他当作上宾接待，希五感到慰藉。他扶着拐杖，抖着白胡子，一句一句缓慢地对林则徐说：“当年西门祭酒岭告别的时候，你才十岁，完全是个‘侬仔哥’^①，现在却变成一表人材的翩翩少年！”他咳嗽两声后又说：“贤侄，今已长大成人啦，为国分忧的日子到罗！”人变，诙谐梗直的性格一点没变，说得林家父子全笑了。

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在游光绛、杨庆琛、廖鸿荃等人陪伴下，亲到林家喝喜酒。林则徐见师长、同学们光临，分外高兴。举行婚礼的时候，林则徐一定要拉着郑光策登堂上座，以三父八母的辈份跪拜一番。郑光策见自己的得意门生中举成名，当然大喜过望，欣然接受了这个大礼。

婚礼完毕，鞭炮声声。新郎新娘送入洞房，欢乐的喜宴开始了。不料，洞房花烛夜，却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六回 郑府避雨缔结良缘

婚宴席散，林宾日父子分头送完宾客，鼓楼传来三漏钟声，

^①孩子。

林宾日进内厢安歇不题。林则徐却温文尔雅地步进洞房，新科举人面对着二八佳人真是新婚燕尔，琴瑟和鸣。他轻轻掀起新娘的红罗头巾，对早已心心相印的郑淑卿，倏地微笑着说：“夫人，你看为夫布置的新房如何？”郑淑卿深情地望了林则徐一眼，见他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模样，觉得很好笑，故意找一句话刺他一刺。她朝四下一望，亲昵地笑两声说：“只是房间太狭小了。”林则徐风趣地答道：“你我两人住这么大间还嫌小？”郑淑卿瞟一眼说：“你家的洞房还不如我家的茅厕大。”说完抿着嘴，爱笑不笑地低下头去。林则徐听到这句话，心中一凉，脸色一沉，“啊”一声，默默呆了半晌。为了不使新娘过分难堪，他勉强陪着一道匆匆饮过合欢酒，然后托故退出洞房。这一夜，他就负气不回新房，自个儿坐在小书房里苦读通宵。

次日，新婚夫妇拜见公婆后，回到洞房，林则徐余气未消，要想走开的时候，郑淑卿娇声道：“夫君，请坐。”林则徐随便坐在床沿，毫无表情地望着贴在窗门上的大红喜字。郑淑卿知道他还在生她的气，走上前轻声细语地说：“夫君，昨晚依家①随口戏言，何以当真？”林则徐仰着头，还是默不作声地坐着。郑淑卿又说：“你我认识六载，平时无所不谈，亲亲热热，心心相印，到今天何以倒生疏了起来？妾身的心事，夫君还没有摸透？”林则徐仍然默不作声，傻坐着。郑淑卿说：“家严出于爱君之才，不但不收分文礼金，反而解囊相助，千方百计玉成你我婚事，难道夫君连这一点也看不出么？”接着又说：“如果依家重富轻贫，不会到这里来的！”说着说着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经郑淑卿这么轻一句重一句的诉说，林则徐的心软了，眼前不禁出现了六年前的一幕幕：

那是他十四岁那年春天的事。

①依家，福州方言，“我”的谦称。

一天上午，林则徐奉舅舅之命，送一篇文章去给鳌峰书院山长郑光策批改。福州的春天孩儿脸，上刻放晴下刻降雨。林则徐经过朱紫坊，突然阴云密布，滴滴嗒嗒下起大雨。他没带雨具，只好在一家大户门前飞檐下歇脚。闲着无事，顺手打开舅舅的新作来看。孝廉公的文章真出色，文理通顺，词藻纷披。林则徐先是默读，继则吟哦，读到妙处，他竟放声朗诵。不意惊动了大户的主人郑大谟。郑踱着方步到门口，开门见是一个小孩，摇头晃脑，朗读手中文章。郑站在背后，拍一拍林则徐的肩膀，问道：“小弟弟，你读的是什么文章？”林则徐回过头一望，见是一个员外模样的人，不敢怠慢，恭敬地答道：“回先生的话，学生读的是家舅的文章。”郑大谟又问：“你舅舅名叫什么？”林则徐道：“陈大煜。”郑大谟说：“就是孝廉公陈大煜？”“对！”郑大谟睁大眼睛问道：“哦，那你便是林宾日先生的公子林则徐罗！”林则徐谦虚地俯首道：“学生便是。”原来，林则徐十三岁应府试考取第一名，早已载誉榕城。郑大谟从河南永城知县卸任归来后，就由高湖乡搬进城内朱紫坊，虽然深居简出，但对文坛新事还是时有所闻的。林则徐名字他早已知晓。百闻不如一见，郑见他小小年纪，却举止不凡，彬彬有礼，口齿伶俐，心下赞赏道：“真是一表人材，林宾日有此麟儿，果然福分不浅！”郑大谟放下架子，笑容满脸，邀请后生上大厅分宾主入座，款茶相待。郑大谟是一个相当健谈的人。他为了观察林则徐的学问才华，故意从《诗经》谈到《左传》，又从《左传》谈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郑大谟说：“大学之道是什么？”林则徐迅速答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郑大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学所讲的宗旨，在于阐明光辉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首先应当爱民，爱国爱民才能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郑大谟暗自称奇，小小年纪对深奥的《四书》、

《五经》却能解释得如此头头是道。因而，脱口又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这几句话，谁说的？”林则徐不假思索地道：“这是老子说的。”郑大漠问：“什么意思？”林则徐答道：“真实的话不漂亮，漂亮话就不真实。好人的嘴不巧，巧嘴的不是好人。真懂的不卖弄，卖弄的不是真懂。”郑大漠紧接着又说：“大知闲闲，小知闲闲……”停下来，故意让则徐去接后来的话。林则徐头脑灵，立即接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这是庄子在《齐物论》中说的话。”此时，郑大漠对林则徐的学问大为钦羨，心中赞道：“此子非池中物！”这时候，雨住了，远处传来几声雄鸡啼明之声。郑大漠灵机一动，对林则徐说：“听说，你小的时候，很会咏诗作对子，有这回事吗？”林则徐腴腆地说：“学生一时狂妄！”郑大漠说：“你不用客气，我且出一联。”顿一顿道：“金鸡唱晓。”林则徐转眼一想，对上：“丹凤朝阳。”郑大漠赞道：“敏才敏才！”十分客气地亲自送林则徐出门。

过几天，郑大漠通过陈大煜找林宾日为女儿说媒。林宾日诉说家贫如洗无法筹礼定亲，言下之意，有高攀不得之虑。郑大漠看中的是林则徐这个人才，岂会贪图财礼？不但不娶林家出一分钱，还倒贴上几百两银子。这样的好女家，哪里去找？林宾日当然满口答应了下来。前后不到半个月，林则徐便与郑淑卿订婚了。书议婚，雨为媒，结下了美满良缘。真是：好石磨刀不用水，好仔讨亲不花钱。

想到这儿，林则徐的气全消了，莞尔一笑，用手帕拭去淑卿粉脸上的泪水，淑卿温柔地依偎在他身旁，夫妇从此缱绻绸缪共度岁月。

过两个月，有一个晚上，林则徐从同学游光绛处回来，他告诉爱妻说，明年朝廷又要开科会试了，自己打算赴京应考。郑氏

林则徐道：“我这一走，不两载也得一年，举头望明月，低首思故乡，心上同样也放不下你呀！”郑氏垂泪道：“依妾身之见，我们同上京城，一路上夫君也有人照应！”林则徐正色道：“谈何容易，一人上京，路费尚要发愁，二人同走，盘缠从何而来？”郑氏道：“无妨，依家身边有一点积蓄，二百两银子，来回够花吗？”她说完，打开娘家办来的大红皮箱，取出一大包沉甸甸的银子，交给林则徐。

当晚夫妻谈妥了上京之事，次日林则徐报与父母知道，遂定下了动身日期。

嘉庆九年十二月，林则徐夫妇动身赴京，在福建浦城度岁。一路上，穿州过府，饱览祖国壮丽河山，开拓了眼界，激发了爱国情怀，小夫妻俩吟诗作赋互为唱和。次年四月抵京，林则徐及时参加了会试。发榜那一天，他兴冲冲出去，扫兴而归。郑夫人见状，知道名落孙山，连忙抚慰道：“夫君，不用发愁，胜败乃

没有那么沉重，但总有一点不愉快的感觉。此时，全家人口已过十二人，单靠林宾日的收入和几个姐妹做纸花女红维持家计，感到十分吃力。郑淑卿从娘家带来的一些钱，上京一趟，已告囊空。亲朋戚友见林则徐中举，本也愿意无偿馈赠，不过林宾日清高，一律婉言辞谢，不收分文。生活一日困难一日，林宾日只好典了左营司的房屋，把家搬到屏山麓北库巷内，与梁章钜结邻。林宾日辞了罗家教馆，到闽北教斋，无非为了挣一些银两罢了。林则徐觉得自己也应当为父亲分担一些家庭生活重担，主动与爱妻淑卿商议，设馆办个私塾，把新居小书房腾挪出来充书斋，收了十来个学童，由他和妻子轮流课教。他取“未曾一番寒彻骨，梅花何能扑鼻香”的意思，把书斋命名为“补梅书屋”，屋内墙上自撰一联：“师友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身书。”林则徐为了准备二度赴京会试，除课教外，将所有时间都泡在攻读上。这一时期，他读的书不少于在鳌峰书院的黄金时代。正如他自撰的对联：“家小楼台无地起，案余灯火有天知”，他常常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书史，作文写字，通宵达旦。

第二年三月，林宾日在闽北教斋不景气，学童交不起束脩，人数越来越少，影响了他的收入，只好辞斋南返。林则徐将家中私塾让给父亲去教，他有举人的衔头，很快就被富户人家请去当家庭教师了。

林宾日虽是穷教员，而性格颇为倜傥。这一年他联络了意气相投的赵在田、林芳春、林雨化、陈焯、谢曦等人，成立了一文社“真率会”，反对复古，主张革新，赤诚相见，真率明志。真率会有二十条不同凡响的社规：谈论古今时事，禁口不讲之乎者也；说家常，提倡如何教诲子孙，决不涉及男婚女嫁琐事；在礼节上主张“一揖即罢”，反对繁文缛节，等等。月必数集，集必竟日，活动地点经常在林雨化家。林则徐虽然没有参加这个文

社，但他经常陪着父亲去参加活动。

林雨化是谁呢？便是前面提过的林希五。他是闽县人，举人出身，当过福建宁德县学教谕。前番在闹灯会上借灯举发伍拉纳、钱士椿等人劣迹，因而流放新疆，他释归虽多年，仍然耿直敢言，不减当年锐气。他博学多才，见闻广泛，抨击时弊，很有见地。林则徐从小崇拜，至今不衰。林则徐喜欢到真率会来活动，主要一点，就是爱听林希五对时政的种种评述。他的独特见解，处处都闪耀着“经世致用”的新兴思想。在这位老人面前，林则徐又学了不少学问。这天，他又陪着父亲到林希五家里参加真率会雅集。会后，临别时林希五捧出一叠书稿，递给林宾日父子说：“你父子两人回家后抽空看看，抛砖引玉，听听你们的高见。”林则徐连忙接过手，翻开一看，高兴地说：“林伯伯，你的文集出来了，好极了！”回头对林宾日说：“依爹，让孩儿先读，好吗？”一股急不可耐、先睹为快的欲望流露无遗，林希五的心情，好比伯牙遇子期一样无限慰藉，连忙说：“贤侄，你先看可以，不过看完后，要给文集写个后序，答应不答应？”林则徐谦虚地说：“林伯伯，则徐学浅识薄，佛头著粪，不胜惶恐。”林希五说：“好啦，贤侄的内才瞒得了别人瞒不了伯伯，不用推让啦！”林宾日在旁道：“林伯伯不是外人，你写好让老人家斧正，不是更好吗？”林则徐推辞不了，答应为文集写后序。

十天后，林则徐看完了《林希五文集》，深受感动，在补梅书屋内借着那一股奔腾的感情，埋头书写后序。文中写道：“先生耿直独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毁来。身处冷官，触怒权贵。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扼腕也。观集中《辨惑》一首，指陈道义，炳若日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今人不平则鸣，大率类此。……徐幼时即闻先生事，逮

先生以恩宥旋籍，徐年方冠，心敬慕之，欲修一见，然犹恐先生岩岩独立，绝不与后生小子以可炙之路。及以父执礼进谒，乃知先生处已若虚，诲人不倦如是也。即先生之文，间有自发悲愤，然皆平心言事，绝未尝以进奸雄，退处士，崇势利，羞贫贱者为过激之论。其余传记之作，亦皆恬谈有法，不蹈畸异，文之和平，又如此也。……徐闻先生患难时，手不释卷，并于狱中著大学中庸要义等书。遭遣后行集若干卷，其帙尚未获见，要皆粹然儒者之言，婉乎风人之旨，可知丈夫不得志于时，则以其事传之来学。”序文既写了林则徐自幼仰慕林希五的为人，又透露了林则徐对康、乾盛世日趋衰败的时政愤慨不已之情。

林则徐写完“后序”，正在补梅书屋中轻声吟诵，突然传来了一封书柬。

第八回 愤世嫉俗幸遇知音

林则徐打开书信一看，大喜过望，原来是房永清聘他前往厦门海防同知衙门为书廩，并附有汀（长汀）、漳（漳州）、龙（龙海）道的百龄府台书信。从此，按月将有固定薪水收入，好比久旱逢甘雨，林则徐当然高兴。

第二天早上，郑夫人煮了一碗太平面，让则徐吃饱登程。父母送到巷口，再三叮咛，保重身体，勤寄家书。

林则徐到达厦门，房永清十分器重，当晚就备了一席家宴为

林则徐洗尘。席上，房永清高兴地对林则徐说：“前几个月在真率会上与你结识，真是有幸。当时见你言谈伶俐，觉得你学识渊博，是一个难得的人材。而今能把你请来衙中帮忙，太使人高兴了！今晚林先生可要多饮几杯！”林则徐听到此，连忙说：“过奖了！过奖了！”接着房永清又说：“你对海防同知的情况大概还不知道吧？我给你介绍介绍。”顿一顿，他又接下去了，说：“早在明朝，海澄月港大兴，朝廷就建立了海防同知这个衙门，专门管理海口商贩、洋船出入，监收兵饷，听断地方词讼等职权。后来，海防事业由月港转到厦门，国朝康熙二十五年，这个衙门也从海澄县搬来鹭岛，职权上增加了台湾运米进内地的课税事项。”林则徐第一次听到这些新鲜事，停杯桌前，痴然入神。房永清站了起来，举杯道：“林先生满饮此杯！”林则徐恭敬作揖应饮答谢。房永清接着说：“厦门贩洋船只，始于国朝雍正五年，盛于乾隆初年。时有各省洋船载货入口者，均须征税。吕宋等夷船也开始在鹭岛开辟港口，一时货物聚集骤增，故而关课充盈。现在厦门港口，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家，洋船商船千余号。”林则徐兴致勃勃地问道：“厦门港口海运都和哪一些地方有往来？海运如此兴盛，定当获利不少吧？”房永清答道：“厦门港口往来，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后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至于获利上，少则数倍，多至数十倍不等，不过骤富骤贫，容易起落。”

宴罢，林则徐回归住处，面对新境，心血如潮，决心做好事业，以报知遇之恩。

这一天，晴朗蓝空，万里无云，海风过处，冷气袭人。林则徐闲来无事，步上厦门街看看街景。走到鹭江码头，这里虽然风和日丽，江天一色，然而来往行人多为衣衫褴褛，愁眉不展，骨

瘦如柴。林则徐伫立码头，暗自寻思道：“此地百姓够穷啊，看了真叫人伤心。他们为什么这样穷？好象比福州百姓还要穷哩！”正想到此，前面一个汉子拎着包袱，急急忙忙走着，后面跟着一个妇女嘴里喊道：“短命鬼，还不赶快回来，昨天输了钱，今天又把冬衣拖去典当，赶去死，赶去花会①场压注！”汉子快步如飞，妇女半缠脚，哪能赶得上，林则徐望着他们走远了，摇摇头叹息道：“原来这里也跟福州一样盛行压花会，咳！赌博害人不浅。”林则徐叹息一声，正要举步往前迈，一阵小孩子的吵闹声在脚旁响了起来，原来有三个八、九岁的孩子蹲在地上掷骰子赌钱，赌着、赌着，吵了起来。林则徐怒冲冲喝道：“小孩子也学会赌钱，真大胆！”小孩们见陌生大人干预，怕挨打，一哄而起，掉头便跑。林则徐惊叹着：“少见！少见！连八、九岁的孩童也敢在大街上赌博。”林则徐踱步至渡口，上了渡船，要到对岸鼓浪屿一游。他刚上船，有个颇有姿色的年轻妇女忽地站了起来要投江，旁边两个无赖恶少模样的闷棍者②，一个抓住妇女的衣领，一个抓住妇女的头发，把她摔在船板上。年长的恶少上前“哗叭”掴了两巴掌，年少的用一只脚踩着妇女，口里骂道：“贱货，你想死，没那么容易，少爷是花钱买的。贱货，等我们俩玩够了，把你卖到妓院的时候，要死要活听便！”妇女又挨打，又挨踩，不禁嘤嘤哭泣起来。林则徐不忍目睹，对两个恶少怒道：“你们也太仗胆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作践良家妇女，是何道理？”二恶少见林则徐是衙门文职打扮，一时不敢怠慢造次。年长的忙欠身道：“先生有所不知，这个妇女是瓮菜河街上一个鸦片鬼的妻子，鸦片鬼无钱抽鸦片，自愿卖了老婆。我

①一种大规模赌博，计三十六字，压中者，一两赔三十六两，具有极大吸引力，群害无穷。

②流氓歹徒。

们俩花了一百两纹银把她买下的，怎能让她去死？”年少的把脚移开，可更加小心翼翼地看住妇女。众人叽叽喳喳议论着。林则徐拿不出一百两银子，也只好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坐着叹息不已。

林则徐回到衙门，已是掌灯时分，经过值班房，一股奇异的香气扑鼻，房内灯火昏昏，里面传出衙役牛七和马六的对话声。牛七说：“今天我又敲到了一千文钱……”马六连忙小声地说：

“嘘！喊什么？注意路上讲话，草中有人。”马六说后，打开房门，林则徐早已躲在一支大木柱背后。马六朝四下一望，没人，放心地关上房门进去了。林则徐蹑着脚尖靠近纸窗，用舌头舔破一个小孔，朝里一望，只见牛七、马六横卧床铺上，每人都拿着一杆鸦片枪，装上鸦片膏丸，朝着五更鸡小油灯，“嗒——嗒——”闭着眼睛抽着，抽着。登时，屋内，烟雾弥漫，香气袭人。林则徐见他们在偷抽鸦片，本想破门而入当面制止。突然，又听牛七道：“六哥，我还好有这一千文钱，今天才有烟抽，不然，我只好站在床边看你淌口水哩。”马六道：“我今天财运也不错，光是陈家一案，就被我索取了两千文。”林则徐心下甚是恼火，一个小小衙役，竟敢如此胡作非为，到处敲榨勒索，无奈自己还是寄人篱下的，只好忍气吞声，回到住处。

次日傍晚，林则徐得便将牛七、马六之事向房永清禀报。房永清摇摇头说：“不瞞先生，这些下人，正不压邪，换一批坏一批，简直是无计可施！”林则徐道：“不一定换人，惩办惩办，能弃邪归正，善莫大焉吧！”房永清叹道：“惩办也是无济于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外夷贩运鸦片到鹭岛，始则以进口药材为名义，后便花钱到处行贿，买通关卡，广开销路。光去年一年，仅英夷走私鸦片在鹭岛便高达四千三百零六箱，历史上破天荒的。”林则徐忿然拍案道：“朝廷不是早有禁令吗？抓他一批走私犯！”房永清心平气和地道：“法令早就有了，谁去执行呢？”

林则徐道：“大人是个海防同知，是个堂堂皇皇的执法者！”房永清面有难色地道：“厦门各大衙门如何？省里、京里的达官贵人的大小亲戚，在厦门任显职的也不乏其人，他们能执法吗？看来，都是我行我素的。光我们同知小衙门执法，能当葱当蒜吗？”经房永清这么一说，林则徐的心早已冷了半截，半晌说不出话来，辞过房永清，回房安歇。

三漏已过，林则徐还是辗转床第。窗外传来歌仔戏的大广弦声、板胡乐声。琴声，悠扬而沉重，接着坤角唱道：“哎呀……自悲自悔自心伤……”无限悲切哀怨，听了令人伤心。林则徐到厦门仅数月，不知何故却爱上了歌仔戏，常去看高台戏。对具有浓厚乡土气息歌仔戏音乐更是喜之不胜。今晚躺在床上心事重重，歌仔戏乐声传来，他全神贯注侧耳倾听，唱戏人接着唱道：

“别开利藪恣狼贪，令甲空劳禁再三，谁解诘奸从左右，可怜流毒遍东南，纸窗痴立蝇俱醉，粉壁潜窥鼠也酣，牵得丝成身自缚，半床僵卧冷春蚕。”原来这是一首抽鸦片人的自悔诗，尽意刻划鸦片毒害之甚。林则徐听到“令甲空劳禁再三”便体会到房永清之苦衷。“可怜流毒遍东南”之句，又触动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心头隐隐作痛。“我要走了，不忍目睹！”他决意明日辞退返榕。

次早，梳洗完毕，进内厢向房永清陈情辞退。房永清手捧一封飞札笑微微对林则徐说：“林先生，人各有志，强留不住，本官赞同你走。何时动身？”林则徐道：“蒙大人一向错爱，容日后图报，晚生拟明早就走。”房永清道：“好，明早启程，一旬便能安抵榕城。”房永清从袖内取出一包银子递给林则徐道：

“先生，此百两银子，权充数月月资，盼笑纳。”林则徐接银在手，作揖称谢不已。房永清又说：“先生到达省垣，要先到巡抚衙门禀到。”林则徐诧异道：“大人，此话怎说？”房永清递飞

札道：“此乃巡抚大人飞札，你拿去看吧！”林则徐接札慌忙打开一看，打结的眉头逐渐舒展开了……

第九回 奉召归里除夕试笔

却说，林则徐看了飞札，见是巡抚大人张师诚指名召他，自是暗中欢喜。他不禁向房永清问道：“张大人召晚生何干？”房永清道：“本官也不清楚。不过本官已在日前给递信人带回一纸荐书，张大人看到后，自当有个好安置。”林则徐更为感激，再三作揖告别，登程归榕。

且说，前个月一天早上，福建巡抚衙内大院，一株腊梅迎着北风怒放，巡抚张师诚坐在太师椅上向阳取暖欣赏梅花，抽过早烟，叫左右取来各地公文审阅。张师诚看公文，有一个习惯，喜欢反复端详，品赏书法。因为他爱才如渴，喜交文豪书家风流雅士。这天，他翻阅中发现厦门海防同知一纸公文，小楷书法，清秀工整，连忙命人抽调厦门海防同知几个月的所有公文，逐篇过目，发现文笔书法全出一人之手，而且文理通顺，结构严谨，书写娟秀，耐人寻味。他手不忍释，读完拍案而起，喊道：“来人啦！”一名听差来到，张师诚命他驰马奔赴厦门，查明办理公牍文件的是谁。过十二天，公差回来向张巡抚禀道：“大人，厦门海防同知近来文书案卷都是一个名叫林则徐的书写的。他是福州城一名年轻的新科举人。”张巡抚听后，无比高兴，当晚进餐开

怀多饮了几杯陈年绍兴鸡老。

张师诚，字心友，号兰渚，浙江归安人。他是乾隆枢直的旧臣，尽识先朝掌政及兵刑诸大政，掌握有一套丰富的吏治经验。为官较为清廉，爱才如渴。那年（嘉庆十一年）十月，他从江西巡抚调任福建巡抚。一到福建不久，就跟福州的知名学者陈寿祺有了往来，陈成了他家常客。昨晚陈登门来访，张师诚得便查询了林则徐底细。寿祺与林乃忘年之交，当然极力推荐。翌日清早，张师诚亲手写了一纸召书，指名调林来榕，派人赶赴厦门办理。房永清接到张师诚的飞札，知道林则徐非池中之物，今天有了出头之日，他当然也格外高兴，随手写了回信，把林则徐极力赞扬一番。

大年除夕的福州，稀疏的鞭炮声此起彼落，铅色的天空，落着濛濛细雨，纸炮的硝烟味，油炸鱼肉和卤货的香味，在空气中混杂。“十二月灯马，没脚也会走路。”街上来往的行人，尽是忙忙碌碌，有的手提鸡鸭年货，有的肩背包袱行囊；有的打赤脚，有的穿木拖鞋；穿着畚家服饰的北岭村姑，挑着空菜担急急归去；衣衫褴褛的船民提着锡酒壶忙忙上街沽酒。这一切都把福州街头巷尾融进了年关的风俗画卷中。

林则徐从台江码头登岸，撑着闽清竹骨纸伞，撩起长衫，在码头石板路上走着。过中亭街，这里虽然鱼市已退，可到处都是鱼腥味道，林则徐闻着不但不感到讨厌，反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他紧步快走往家里赶，脑海中不断涌现一幕幕家中的情景：爱妻淑卿帮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姐妹几个不是在杀鸡宰鸭、切葱洗菜，就是在洗蟹、洗蚶；半年不见的十岁的弟弟霏霖也长高了；父亲这时候肯定又在门口贴春联了。边想边走，擦黑时分不觉来到了北库巷口。在暮色茫茫中，林则徐一眼便望见家门前父亲的背影，花白的长辫子垂在微驮的背上，他果然在那儿张贴春联。林则徐

紧走两步到了林宾日背后，亲切地喊道：“依爹！”林宾日转过身来，见是爱儿突然归来，惊喜万分，连忙接过包袱，高兴地说：“命，你特意赶回来过年？”父子手牵手进屋。林则徐道：“依爹，孩儿有公事回来。”接着便问起母亲、姐妹几个人。屋内的婆媳两人听说林则徐回来，忙从厨下跑了出来。林则徐母亲道：“仔，回来啦，一家大团圆，太好了！”林则徐向父母施礼后说：“孩儿此刻就得动身到巡抚衙门禀到！”林宾日道：“何事如此紧急，待年过后再去有何不可？”林则徐将奉命回来的情由一说，一家人都十分惊诧，你看我，我看你，一时无言。林宾日说：“命，你速去速回。”林宾日多时没见到心爱的儿子，急忙跟儿子出来，走了一段路，父子俩再三猜测张大人召去何干，总是摸不透底细。走到巷口，林宾日叮嘱说：“不管有事无事，你一定要赶回家守岁过年。你爱吃的蚶，掰好等着你。”林则徐说：“依爹，没事马上回来。”林宾日回到家门口，婆媳俩仍在门首痴立着。

林则徐到抚衙，只见门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官民同庆节日。门首两列四个守衙兵弁，腰扎红带，背着朴刀，十分威严。林则徐交上聘召书，门房走出一个差役，从弁兵手上接去召书，进内厢通报。

过片刻，差役出来将林则徐引至内花厅。林则徐在一张铺有红布垫的瓷陶鼓椅上坐下，听差进去了。

大约一筒烟时间，张师诚出来接见。

张师诚已是四十五岁的人。阔额高鼻，两眼炯炯有神，胸前飘拂着一络青须。听差指着林则徐道：“大人，他便是厦门来的林则徐。”林则徐慌忙站了起来道：“晚生林则徐拜见张大人。”则徐快要下跪的时候，张师诚赶紧上前扶住，拉到公座椅旁，分宾主坐下。差役递茶毕，张师诚抽着旱烟，不紧不慢地查问林则

徐的举业和家况，然后和颜悦色地说：“不远千里请你到衙门来，要烦你代拟一份向皇上拜年的贺启。”林则徐谦虚地说：“不嫌晚生才疏学浅，愿效微力！”张师诚命人摆下文房四宝，让则徐伏案挥毫，他自己却进内安歇。

不及一个时辰，洋洋千言的贺年奏启写就了，侍候一旁的差役忙将草稿送呈张大人。几个差役端上酒菜，请林则徐饮酒过年。林则徐再三推辞，其中一个年长的差役说：“张大人之命，小人们不敢违拗，请林举人给我等赏脸。”林则徐听了只好坐下饮酒吃菜。

酒菜刚用过，仆人出来说：“大人有命，请林举人重拟一份。”林则徐接过草稿一看，没有修改一个字。心想：张大人不满意此稿，必有原因。本想问个明白，又有诸多不便，只好坐下重新构思。又花了一个多时辰，第二篇别具风格，与上一篇迥然不同的贺启写了出来。林则徐格外慎重地从头到尾修饰一遍，才小心地递给仆人，再次送进内厢。

大约又过了半个时辰，仆人将林则徐的第二稿送了出来，关照说：“大人细看了，颇为满意，作了一些修改，大人吩咐你用楷书重抄一遍，赶着明早派人送京。”林则徐听了，高兴地接过稿子从头到尾一巡，发觉仅稀稀疏疏有几处小修小改。年轻的林则徐第一次受到大人物的赏识，心里甜美的滋味，非笔墨所能描述。他正襟危坐，展纸挥毫，用娟秀而工整的宫体小楷，写了一张又一张。四更响过，第一遍晓鸡高唱，张师诚迈着稳健的方步，从内厢踱了出来，接过贺启，眼前一亮，果然是一手好书法！再加上文章词藻蕴华，美丽坚实，琅琅上口，张师诚喜不自胜，捋着青须，一口气读完贺启，带着赞赏的口吻对林则徐说：“写得不错。你现在回家去过年，正月初四来此，就留在本衙任职。”林则徐喜出望外，谢过巡抚大人，乐孜孜地奔回家去。

林宾日守望在门口，从初更等到三更，屋里屋外进进出出，心急犹如火燎。四更鼓响后，突从小巷口闪现灯笼火把的亮光。越走越近，灯笼上的红字逐渐明显，林宾日一看，认出是巡抚衙门的府灯。他以为巡抚派人送儿子回来，连忙迎上去。不见儿子，林宾日正感到纳闷，一位年长的府丁对他说：“林先生，张大人将令郎留下写文章，今晚回不来，你们一家人不用再等了。这些年货、银两是张大人派我们送来的，请一一点收。”说完，府丁一挥手，年货、银两全送进了林家。林宾日兴高采烈，手忙脚乱。

待林则徐回家，天已蒙蒙亮。父母妻子和几个姐弟妹，统统迎了出来，合家欢喜。林宾日将张大人昨夜四更送银、送年货的事一说，林则徐心头感激，不觉流下了两行热泪。

林则徐的母亲，高兴地在家门口放了鞭炮，既是迎新春，又是迎儿子得遇贵人喜归。小巷子突然热闹了起来。

鞭炮声刚落地，陈大煜从门外进来。林则徐迎上：“舅舅！”陈大煜趋前一步双手抓着林则徐肩膀不让下拜，却无比高兴地说：“昨晚舅舅来过了，听说甥儿被张大人请去，不知何事深夜未归，放心不下，今早又跑来啦！”林则徐欣喜地说：“舅舅上坐！”林宾日、陈文华又忙着摆宴开席，让陈大煜、林则徐和合家大小共进节日盛餐。

第十回 修葺李墓宣讲前贤

正月初四春节开假，林则徐到巡抚衙门候命，被张师诚留在身

边，大凡重要奏折文稿公牍等都由他起草，成了一名重要随员。这时候林则徐虽然仍是一个举子，但受巡抚大人的知遇，也就有了一些议政的机会，更加奋发尽职。林则徐越是出力，便越发挥他的非凡才华，张师诚当然益加器重。除了起草重要文稿，张师诚尽量减轻他的杂务负担，让他有时间继续攻读，鼓励他再次赴京会试。

嘉庆十三年十月底，林则徐离闽北上，二度参加会试。然而，会试结束，又是名落孙山。他四月中旬离京南返，六月抵闽。张师诚一如既往，热情地留他在衙内任职。爱妻郑淑卿不因林则徐二度不第而有丝毫怨言。相反晚上回家，郑淑卿有时还沽一些酒，为他解一日辛苦，叙叙谈谈恩恩爱爱，伉俪之情愈来愈坚。其父林宾日更是一番善言抚慰，鼓励他立志攻读三度再考。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又过了一年。

翌年开正后，这天无事，林则徐到学友游光绛家。光绛高兴地说：“世兄，自从延入巡抚幕府，多时不见，今天到来，真是稀客，稀客！”林则徐施揖后入座，说：“公务缠身，未克造访，望海函，海函！”光绛道：“世兄到此，有何贵干？”林则徐品茶后说：“不瞒学兄，当初你我梁兄等人在瞻仰李祠时，大家曾发下誓言，有朝一日，力之所及，将李祠、李墓重修一番，以表我等心愿。用前贤策已，不无好处，你说不是吗？”游光绛道：“你不讲，我倒有一点儿忘了，这两处应该进行一番修葺。不过梁兄进京多年尚未归来，你、我和在裕的同窗，多是一些未得志的寒士，物力有限。据愚弟看，不如先修李墓。兄台意下如何？”林则徐欣喜道：“你、我所见略同。至于物力方面，我可得便向张大人提议，由巡抚衙门发一些银两，我们同窗再自愿募捐些须，不是更好吗？”游光绛拍案赞道：“还是世兄有办法，就依此行事吧！弟负责同学联络，兄负责张大人处说项。”二人议妥即分头进行。

林则徐找张师诚，提到修葺李纲墓的事，张师诚本是敬贤之人，哪有不允之理？一下子就拨银一百两交林则徐负责督办。游光绛联络书友，一概踊跃捐赠，一两二两也集资百两左右，共计二百两。工料费估算一百八十两便够了。有钱好办事，仅十来天便告竣工。墓碑请澳门桥边石铺蒋亨源名手铸造。

正月二十日这天，游光绛约了杨庆琛、廖鸿荃等九位旧时鳌峰书友，集中林则徐家，准备前往李纲墓祭扫。林则徐的得意小门生张狮仔和弟弟霏霖也同往。福州初春仍然寒气袭人，可是这天一早却艳阳当空。走在西郊的路上，脚踢露珠，小草点头频频，粉蝶翩翩，绕着行人上下飞舞；诗情画意在林则徐胸中荡漾。张狮仔和霏霖年纪都只在十三岁上下，来到郊野，更感到新鲜有趣，沿途不是摘花就是扑蝶，蹦蹦跳跳，嘻嘻哈哈。游光绛带着香烛纸箔和林则徐并肩同行，谈锋健旺，林则徐愉快地答对着。

林则徐一行人等，当天上午巳时到达福州西门远郊怀安镇桐口乡大嘉山。李纲新墓呈现山麓。大家环绕新墓查检一番。此墓修得不错，既雄伟又朴实，比起过去残缺荒凉的旧墓好得多，林则徐稍感宽慰，心想，总算替前贤办了一件好事。墓前石桌上陈列着三牲水酒。林则徐点燃香烛，游光绛任司仪，大家依次拈香施礼，三跪九叩。而后由林霏霖、张狮仔在墓埕下烧化纸箔。祭奠毕，大伙正在收拾酒菜，墓埕下烧纸箔的两个小孩，霏霖与狮仔吵了起来。原来这两个小孩正在争论岳飞和李纲谁本领大的问题。林则徐微笑着上前调解。但是，他们还在争论不休。最后，还是游光绛说：“你们不要再争吵了！”小孩见陌生的游光绛说话，果然停止争论，睁着四只大眼睛盯着光绛，静待着他的下文。游光绛接着说：“你们的老师，”回头望着霏霖说：“你的大哥，对李纲、岳飞都十分有研究，不妨请他评评看！”张狮仔仰

头望着林则徐，恳求地说：“老师，你评评看谁能耐大？”霏霖也望着他哥哥说：“哥哥就请你说说吧！我看还是李纲有能耐！”张狮仔不甘示弱地说：“我看，还是岳飞厉害！”林则徐说：“你们各执一词，有何根据？”霏霖抢先说：“因为李纲是宰相，官比岳飞大。”张狮仔说：“岳飞是兵马大元帅，官也不小。”林则徐等人听得都笑了起来。林则徐连忙解释道：“以官大官小为据，错了。关于岳飞，有本《岳飞精忠传》也许你们都看过了，知道的事可能多了一些；至于李纲，因为你们没有看关于他的书，可能知道得不多。”杨庆琛说：“林兄，你对李纲的一生，十分了解，不妨对孩子们说说吧！”廖鸿荃在旁也说：

“你对孩子说说，我们听听也有好处！”杨庆琛又说：“温故而知新，用前贤的业绩，既训导了小孩，又策励了我们自己，一举两得，不是很好吗？”游光绛说：“今天用讲故事来纪念前贤，何等有深意！”其余的人异口同声都要求林则徐讲李纲的故事。林则徐推诿不了，只好说：“我懂得也不全，遗漏的请大家补充。”一听说讲故事，孩子们都十分高兴，特别是张狮仔，手舞足蹈后，搬了一块石头，坐在林则徐身旁，仰着头，睁大双眼一眨也不眨地等着听故事。林则徐讲的故事，对他有特殊的吸引力。原来，他家住在北库巷口，父母烧油蛎饼为生，无法供狮仔读书。有一天，狮仔卖蛎饼路过补梅书屋门口，见林则徐在讲文天祥的故事，被吸引住了，站在门口听了一个多钟头。后来，天天都到这里，不是听故事，就是听讲课。林则徐见他好学，便征得他父母点头，免收束脩，让狮仔到书斋来念书。张狮仔聪明勤奋，很快便成为林则徐的得意小门生。

林则徐坐在幕手旁讲李纲故事了。大伙围绕着他席地而坐，静静听着。林则徐说——

“宋朝李纲，福建邵武人。他自幼胆略过人，十四岁那年，

其父在延安任上，夏人入寇，围城甚急，李纲却骑马绕城巡视，一点也不害怕敌人的箭射。三十岁，他进士及第，授镇江教授，后不久即升迁至监察御史。因耿直触犯权贵，屡次降职。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人大举南侵，兵临汴京城下。当时金兵围困已三天三夜了，燃眉之急在于解围。宋徽宗在御前议事厅把情况摆出后，几十个大小官员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只有太常寺卿小官李纲站了起来，奏道：‘上策莫如亲征，中策莫如坚守，下策为避敌之计。’他当场刺臂流血，书写数语，呈献徽宗。徽宗见字大为不悦，心想‘大胆李纲，竟要我让位给皇太子！’他本想发作，斩李纲，转而又想：‘如今局势已是朝不保夕，皇帝没什么好当，不如趁机让位给皇太子，自己倒可以去炼丹学道求长生不老。’就这样东宫太子桓在危急中即位，是为钦宗。

“后来，钦宗委李纲为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李纲一面加强防御，一面联络各地勤王之师。然而宰相李邦彦趁着宋将姚平仲夜袭金营兵败机会，到处散布抗战必败论，撺掇钦宗。钦宗中计，将李纲撤职，改派奸臣右丞蔡懋代李纲之职，起用临阵脱逃放弃黄河防地的梁方平守城。这两个家伙一上台，便解散民勇，废弃炮火，收起弓箭，向金兵曲意求和。”

张狮子霍地站了起来，挥着小拳头骂道：“奸臣误国，可恶可恨！”林沛霖说：“奸臣当道，国必灭亡！”接着，林则徐说：“次日，金兵攻城，汴京危在旦夕。不期而集的数十万军民，在太学生陈东率领下，请愿于宣德门，上书乞罢李邦彦、梁方平，要求立即恢复起用李纲。钦宗不得不接受陈东请愿。李纲复职，当日便下令逮捕梁方平，同时下令重振旗鼓，与各地勤王师配合，主动出击。众志成城，万众争先杀敌。金兵抵挡不了，只得北撤，汴京被困三十三日始解围。”廖鸿荃道：“一将登台，万难遂解，李纲真了不得！”游光绛道：“强将手下无弱兵，此言果然不虚！”

张狮子激昂地说：“如果往后我去当兵，就要在象李纲这样的强将手下当兵！”林则徐接着说：“从此以后，爱国忠贞的李纲，不知遭到了多少次的罢黜，三浮三沉，历尽沧桑。后来，他在高宗赵构手下当了七十七天右相，还是被奸臣诬陷下台。绍兴八年，高宗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一面将岳飞得胜之军，用十三道金牌召回，一面派秦桧向金人乞和，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罢职为民的李纲闻知此事，上疏极力反对投降。李纲又一次用血书提醒高宗权衡利害，废除《绍兴和议》，号召天下，抗敌到底。但是高宗只要自己能保持儿皇帝地位就心满意足了，甘愿卖国为奴。高宗知道李纲德高望重，想用高官显爵收买李纲。李纲不甘与卖国昏君为伍，托病拒绝，回到福州。他痛心国事，积愤成疾，不久逝世了。”林则徐说到这里流下两行热泪。张狮子，林霏霖也跟着哭了。游光绛等人无不气愤填膺，怒骂昏君奸佞。

最后，林则徐等人在李纲墓前种下两棵小松树，纪念前贤，决心仿效前贤，振兴华夏！”

第十一回 三度进京会试告捷

翌日林则徐将修葺李坟的经过详情，一一向张师诚禀报。张赞许林办事快速周到，甚为满意。

张师诚执着地相信自己的眼力，认为林则徐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鱼跃龙门终有期。他减少了林则徐的许多负担，让林腾出

更多时间，努力攻读。第二年十一月，张师诚借赴京覲见的机会，带林则徐同行上京。

嘉庆十六年春末，正是榕城梅雨季节。俗话说：“惊蛰未到先响雷，七七四十九天不见日。”这年雷响得特别早，出正以来细雨濛濛没有间歇过，正如福州人说的：“天都要下塌了。”北库巷林则徐家里几间旧屋，多年失修，不是床头漏雨，就是厨房湿透。林则徐赴京，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弟弟霈霖到将乐书院教馆。男人全外出，家中留下的都是花木兰，无法上屋顶整修瓦片，只好用缸缸钵钵，东一个西一个盛接雨漏。这天，丽玉等都到纸花坊送货取料，留在家中的婆媳俩正在忙着清理积水，忽然间外头锣声响，鞭炮叭叭，人声嘈杂。婆媳吓了一跳，外头出了什么事？慌忙出去。小小厅堂已挤满了人，张狮仔也杂在人群中。他见师娘和师老太出来，忙对报录人说：“年老的是我师老太，年轻的是我师娘。”三个报录人上前作揖报喜：“老太太、夫人，贵府老爷在京会试，连登黄甲，特来报捷！”一个报录人在厅堂墙壁上张贴捷报。郑淑卿喜出望外，拉着婆婆上前观看。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讳则徐，在京会试中式第七十四名，复试一等，殿试二甲四名，朝考第五名，赐进士出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连登黄甲。”婆媳俩看完捷报，连忙接待三个报录人喝茶，抽烟，吃点心，发了赏钱。

婆媳俩接送报录人行将结束，一个打扮阔绰的年轻管家，手捧大红帖，进小厅堂，高喊道：“我家万老爷，特来祝贺！”陈文华心下纳闷：我家从来没有万姓的亲朋戚友，哪来这个万老爷？正想着，三十岁上下的万老爷下轿进来了。他对陈文华作揖鞠躬道：“会母，晚辈万春隆特来祝贺！”郑淑卿早已闪入内厢，陈文华只得客气地让座献茶。陈文华道：“万先生仙居……”不待陈文华说完，万春隆却自报家门道：“小侄万春隆家居北门夹

道坊，先父万金利开设酒库店肆，小侄继承父业。世兄林则徐既同桑梓，又是小侄的总角之交。因店务繁忙，一向有失亲近。故而，会母对小侄生疏了。”说完，对管家摆手示意。管家取出一红包，递给陈文华道：“一百两纹银，是我家老爷送给老太的贺仪，请收下。”陈文华呆在那里，不敢去接。万春隆微笑道：“会母请勿嫌弃，此乃小侄一点心意。世兄进士及第，也是亲朋戚友的荣耀，有喜当贺，些须纹银一定要收。”说着，将红包强塞在陈文华手里。万春隆回头坐下，朝屋里上下一看，微微摇头说：“会母，华居实在太破损了，到处漏雨，你老住不得，如不弃嫌，明日可搬到九彩园敝居一住，您看好吗？”陈文华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所答，只好寒暄一番应付应付。纹银退还，万春隆坚决不收，推来推去。后来碍于情面，陈文华只得暂时收下。送走万春隆，又陆续来了不少贺客，有的文华认识，有的根本不认识，送东西的，送钱的，弄的陈文华一人应接不暇。

晚上，郑大漠、陈大煜他们也来了。陈文华将午后贺客盈门之事说了后，又道：“林家决不收纳意外之财，这些贺银和礼物，有烦你们明日分还给原主，好吗？”郑大漠说：“全退人家，未免太煞风景，这会引来不必要的误会，认为我们看不起他们。”陈大煜道：“姐姐，郑亲家讲得有一定道理。我看贺银退掉，一些礼物就收了吧。”陈文华道：“那么，明日就麻烦你跑半日。”陈文华至内屋取出所有贺银，原封不动交给陈大煜。陈文华说：“弟弟，你明日要先到夹道坊万春隆酒库对老板婉言致谢，叫他收回银子，并告诉他，我们暂时不搬家，不用费心了。”陈大煜点收好贺银，问明各家名姓地址，告辞走了。郑大漠对女儿说：“淑卿仔，你苦日子已熬出头了，这几天不妨随父回家玩玩好吗？”郑淑卿道：“爹，女儿要照顾婆婆，一时走不开。”郑大漠笑道：“我儿孝顺婆婆，为父不为难你了。”陈文华说：“亲

家翁，淑卿媳妇，是我命我心肝，一时我们离不开的，待则徐回来后一起去拜望你老人家。”郑大漠笑道：“好呀，你们婆媳亲热，倒把我孤老丢掉啦！”郑淑卿撒娇道：“爹，你不要说笑啦！”逗得屋里林则徐的几个姐妹都笑了。

话分两头，二十七岁的林则徐在京会试，金榜题名，步上仕途，何等得意。这天上午，他到天桥市场，购买了一套新衣，穿上去更显得潇洒英俊。健步走过繁华的长安街，美好的憧憬，好象车水马龙一样在他的脑海中翻腾。

他步进了翰林院庶常馆，向值日官报了到。

第二天，他到庶常馆乞假回乡接眷，得到批准。第三天，他便登上归途。

春风得意马蹄疾，不日，他又见到了碧翠的闽江，见到了家乡的洪山桥。

第十二回 夜泊溪口山歌动情

林则徐长途跋涉，回到榕城。一进家门，便见其父，他紧走两步趋前跪下，喊道：“依爹，孩儿回来了！”说完两行热泪簌簌而下。林宾日突见儿子发迹回来，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鼻子一酸，咽喉一硬，热泪也夺眶而出，父子抱头哭泣。林则徐有今日，当然忘不了父亲养育课教之恩。林宾日自己功名无望，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爱儿身上，今日总算遂了心愿。此情此景，父子

见面，当然悲喜交集。父子坐定，林则徐问道：“依爹，何时归来？”林宾日答道：“你的信到家后，你奶立即去信告诉为父，你近日会回来。我便连忙带你弟弟一起归榕，是昨天才到的。”

全家为林则徐接风洗尘，办了家宴，舅舅陈大煜也请到了。

席间谈笑风生。郑夫人在厨下忙着烹饪，没有上席。林则徐对姐妹弟们有手足深情，尽把好吃的菜肴往他们碗里夹，互相推让不已。母亲停筷对则徐说：“兄弟姐妹之间，你爱我，我敬你，这是好的，也是你做大哥的表率。”顿一顿又说：“不过，你小的时候脾气还没有改。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在筷子头上让来让去。现在你出仕了，心眼要放在朝廷大事上，好的菜尽管吃，姐弟们各人自有各人的福份，用不着你费神。”舅舅也含笑插话：“甥儿出仕了，全家看你这朵五色祥云。传在儒，行则徐，这是你爹替你命名的深意，今后可不能忘啦！”父亲对则徐说：

“你奶和舅舅的希望全托付在你身上，徐嗣曾大人的为人你要学着。我们家养了两只白鹤，”他停了一下，手指霏霖：“一鹤倚侧！”又指则徐：“一鹤冲天。能否冲天，全看你有否凌云之志啊！”林则徐在席间听了这些话，脑海里展现出一幅鹤鸣九皋图卷。正默想间，郑夫人端菜上来，他连忙站起接菜。

翌日一大早，林则徐先到巡抚衙门拜访张师诚。谢他知遇之恩，谢他多年良师兼益友的深情厚义，谢他提携，谢他相帮。张师诚证实了自己眼力不差，更是喜形于色，留林则徐在后衙痛饮半天。

晚上，林则徐夫妇同往朱紫坊拜望岳丈。郑大谟早就备了家宴，为乘龙快婿荣归洗尘。

时间过得真快，林则徐四月初离京，九月半到福州。回家后一直忙着向亲友告别，不觉得就到深秋十月了。他又要动身北上了。这天天还没亮，林则徐夫妇带着简单的行李，含泪告别家里人，在福州西郊洪山桥码头登舟。东南风徐徐而过，鼓帆前进。

无火照世界？什么无花喷喷香？”男答：“你哥敢称山歌王，井底无风四季凉，东山月光照世界，炊饭无花喷喷香。”林则徐翘着拇指说：“男答得更好！”女又挑战了：“哥你敢称山歌王，谁人命苦黄连尝？十月唱来诗十段，段段目汁流卖完^①。”男的不甘示弱：“妹你敢称山歌仙，谁家无罪受熬煎？十段唱出十姐妹，段对段来篇对篇。”林则徐道：“十月对十段，两人又对开了。”郑淑卿道：“静下来，听！”男的引吭高唱：“长年^②命苦黄连尝，元宵未散先出门，肩背包袱和雨具，白雪霏霏离家园。”林则徐道：“这首山歌叫做《长年诗》，从小就听我妈唱过，种田打长工的，确是命最苦。”女换新腔唱道：“贫家姐妹最支离^③，大姐出嫁八角池，穷人不跟富人讲，辛酸不在路头啼。”郑淑卿道：“这首山歌叫做《十个大姐》，我六岁的时候，在闽清舅舅家，舅母教我唱。十个大姐，有的嫁古田，有的嫁福清，家里都很穷，揭不起锅盖，眼泪流下当饭汤。想一想乡村贫穷女界，我也会流眼泪的。”林则徐见爱妻在旁抽泣，连忙温言慰道：“夫人，不必伤心。为夫也是穷苦过来的，晓得天下穷苦百姓的苦楚。所以说，我们置身的境地，非天上人间，更不是世外桃源。为夫此去，正如林希五老前辈说的，为国分忧的时候到了。”

第十三回 京都数载拜师结友

林则徐挈眷赴京，一路上餐风宿露昼行夜宿。路途周折延

①即眼泪流不尽的意思。

②即长工的意思。

③即处境凄凉的意思。

宕，到次年五月上旬，才安抵北京，暂寓莆阳馆，后又移居粉坊琉璃街。

这天，林则徐从庶常馆出来，便到满文老师成格家里，把前夜向教习陈希曾、赵在田学的课文重温请教了一番。接着，他便运用满文翻译了司马光的《谏院题名记》和韩愈《师说》等课业。学问不负有心人，他译得很好，成格甚是满意，捋着灰白的胡须说：“贤契，我收了汉人学生何止两个三个，象你这样潜心研习的还是第一个。只要你肯下功夫，为师懂得的都会授教于你。”林则徐欠身答道：“谢老师不吝赐教！”于是，他便利用翰林可以终年不上衙门的机会，抓紧学习多种知识，立志做一个放眼看国内全局的第一人。

成格答应他倾心相教，林则徐好比海绵吸水一样，终日泡在老师家中，大凡朝廷掌故、政事、时务和满文典籍等等莫不勤于钻研。大学士曹振鏞、工部侍郎沈维矫以及知名学者周石芳、陈玉芳也都成了林则徐的老师。

已经夜深了，他读完了当天的邸报，忙又提笔对远在杭州当闽浙总督的恩师张师诚写信。信中对老师敞怀表白：我与恩师虽远隔云天，然而，学子天天还是牢记老师的教诲，一日三复铭心，以求无负。眼下学生虽然踏上了仕途，毕竟有如弱鸟栖息在高巢上面，登高望远，想做的事很多，可就是将来如何，不敢设想。翰林散馆这一关怎么过，如今心中也是无数的。……学生滞留京都诚有不能奋飞之憾！林则徐便是如此毫无保留地向张师诚坦率陈情。师生之间，披肝沥胆，情溢纸外。

翌日清晨，蒋立鏞、程恩泽一行八人结伴来访。林则徐才记起这一天是同年燕集日期，连忙命家属打扫清理房间。

同年燕集就是同科进士的文公酒宴。今天来访的八人都是辛未年同登龙虎榜的在京士子。这些初出茅庐的官场新进，没有经

历过宦海浮沉，一般说来心地都比较纯正，多少存有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

寒风凛冽，天色灰暗，林则徐寓所窗前雪花飞舞，把屋子映照得格外明亮。蒋立镛、程恩泽、吴毓英、吴廷珍、程霁采、周凯、李象鹄、周天爵八人围住一张圆桌边啜饮香茗，边吟诗作对。午饭后，继续畅叙咏吟，诗来词往。黄昏时节，酒菜登席。今天轮到林则徐作东，他先向众人敬酒一盅，接着便即席高吟：

“雪丝烟柳欲清明，一川桑柘晚霞晴；尧鼓舜木祈年熟，道义渊海庆升平。”他多么盼望有一个升平世界呀！

第二年秋天，林则徐经过散馆考试，已授为国史馆协修。仲秋节夜晚，他参加同年燕集归来，秉烛写了一首诗。次日，想找同乡书友梁章钜推敲，他刚吃过早饭，梁章钜不请自到，林则徐好生欢喜，正欲进内取诗，梁章钜说：“林兄，不用着忙，今天带你去宣南诗社，在那儿可让你吟个痛快。”说完，二人匆匆走了。

宣南诗社，原名消寒诗会，嘉庆九年由小京官陶澍、顾莛等人发起成立的。开始的时候，咏吟的只是闲情逸致的诗作，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为古代文人寿庆作贺，或为成员之间送别饯行留纪，或春秋佳日咏花赏月，或隆冬岁暮向炉消寒。人员也仅限于同科进士。后来，参加的人多了，打破了同科进士的局限。社名也因集聚多在宣武门以南而改称“宣南诗社”。许多享有盛名的学者都相继加入活动，吟咏的内容也冲破了消寒取暖玩花赏月文酒唱酬的范围。

梁章钜在嘉庆七年来京考中了进士，现仍是一名小京官。他热衷诗社活动，这天宴集轮到他当东道主。林则徐跨进章钜家门，小厅堂已是高朋满座。经过互荐，他结识了陶澍、李兰卿、顾莛、董国华、龚自珍、魏源、潘增沂等当时名儒。

酒宴开始，肴登数味，酒过三巡，潘增沂第一个起立，举杯



在手：“列位畅饮一盅！”众人各一杯。潘增沂对时政有所感地唱道：“江南米价随潮长，天上诗愁落叶多；旦晚若为根本计，小儒议论即淫歌。”董国华也有同感，即席唱和道：“连雨浪浪唤奈何，漏痕无计可牵萝。……眼前突兀成虚想，破屋徒为老壮歌。”魏源是个性格爽直的汉子，不满意潘、董对时政所作的不关痛痒的议论，他霍地站起，高擎酒杯，一饮而干，亮开嗓子，高唱板歌：“数开科，数开捐，开科遴材为得士，开捐输粟为助边。……开科开捐两无益，何不大开直言之科筹国计，再开边材之科练边事？高骨招骏人才出，纵不拔十得五终得一。”他直接埋怨朝廷腐败，不懂得开发人才，不懂得举将为国，他感叹《战国策》中千金买骨的故事不为当局注意。龚自珍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情怀，步魏源之后咏道：“……鄙夫较量愚智间，何如一意求精诚，仁者不怵愚，痴之万死，勇者不贪智，慧之一生，寄言后世艰难子，白日青天奋臂行。”林则徐本想将昨晚写的诗也拿到会上一念。见魏、龚之诗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切中时弊，听了会叫人奋臂而行；对照之下，自己的诗便不敢拿出去了。梁章钜几次催他，林则徐只是笑笑而已，始终没有在会上吟唱。

梁章钜家的诗会进入高潮，大家正在兴高采烈论古谈今之际，外报吏部有事召林入见。林则徐别过诗友，匆匆往紫禁城而去。

第十四回 赣滇考闱清榜扬名

却说，林则徐匆匆进紫禁城，吏部下谕派他去南昌任江西乡

试副主考官。他举仕以来显示身手的时候到了。

昼行夜宿，不觉到了南昌。省城早已派四人抬的官轿在接官亭迎迓。林则徐辞谢坐轿，却乘一匹白马缓辔而行，迎接他的官员询问林则徐的管家林中：“林管家，大人要在何处下榻？是在巡抚邸第还是在知府衙门？”林中答道：“我家老爷途中早已嘱咐小人，直达贡院下榻。”

行至贡院前，林则徐下马过登瀛桥进天衢坊，前面现出贡院大厦，风火高墙，飞檐碧瓦，甚是壮观。左右偏门上各镶石匾，左写“明经取士”，右写“为国求贤”，进入院内即现一座巍峨的明远楼。楼上正中高悬乾隆帝御赐金匾：“旁求俊义”。两厢朱红柱联，也是御书的，左写“立政待英才，惧乃攸司，知人则哲”；右写“与贤共天位，勛才多士，观国之光。”明远楼后面便是贡院大堂，堂前两列数十间为东西文场。进二道门，中为洗心亭，东西为五经考官房，东为监临公所，西为提调监试公署。接着东厢还有一字排开的四个房间，房门上面分别写着“对读”“受卷”“弥封”“内供给”等办公名称。西边也有两所：一是誊录房，一是巡绰房。进三道门，为正副主考官住房，名为抡才堂，又叫做奎宿堂。

林则徐便在奎宿堂下榻。这是个幽静的去处，小庭院种着一棵桂树，飘散着阵阵清香。林则徐伫立树下，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甜空气，自言自语：“此番来赣，决不负朝廷浩荡之恩。”到赣数日，应付了各处衙门酬礼，第五天，他取得正主考官吴其彦的同意，宣布正式坐堂办事。当天黄昏，就封了奎宿堂，宣告考场人员与外界隔离。他出了考题，传匠进刻，当晚子夜，刊刻结束。此时，外场封门炮声才响，他却提前半日到达了。深夜，他陪着帘官们监印考卷通宵达旦。次日黎明，他将印好的七千张考卷亲自送到考场，由监临接去分发。接着，又续印四千张考卷，分发

完毕后，他才上床休息。如此反复劳瘁了十七天。

八月最后一天，审阅荐卷结束，举出了魁卷与殿卷。正欲发刻之时，他想起父亲叮嘱他要体会为父长期盼望功名却辗转无成之苦，提醒他看卷要特别审慎，无论荐卷的与未荐卷均要亲审，以免埋没人才。他又花了七天时间，复查了全部荐卷与未荐卷，调阅了二、三荐卷，认真查对。正在此时，正主考官一日三次催他结卷。林则徐觉得其中有异：他们何以穷催草草结卷呢？他不顾上峰压力，仍坚持全部复查，终于发现有人抄袭。于是，已付刻的选卷追回作废，重新开选，正主考官无可奈何，不得不依了林则徐。

复查时，他从大量落选的试卷中又发现了一名优异的文才，使当地负有才名的秀才周仲墀得到举荐。那些作弊之辈，均受到惩处，正主考官险些败露劣迹。

林则徐在结卷的当日深夜，站在奎宿堂前桂树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甜空气……

清贫绩学者均受选拔，地方上纷纷赞誉这场乡试为“清榜”。

林则徐办完江西乡试后，回京复命，得到朝廷赏识，委派清秘堂，负责撰拟诏旨的秘录要职。过一年，他又受命二度主持乡试，派往云南担任乡试正主考官。

赴任路上，沿途山川花木，名胜驿站，无不使他见景生情，兴起诗萌，佳句如泉。策马走在桂林山水之间，他尽情歌唱：

“……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眼前直觉群山小，罗列儿孙未得名。”诗里行间洋溢着“敢与诸天接”、“直觉群山小”的抱负。“飞瀑正拖千嶂雨，斜阳先放一峰晴。”神州南疆如此壮丽的山山水水，怎么不教他“云绕马蹄飞”的欢快心情油然而生呢？

这天他跨入河南汤阴县。这里是一代忠臣岳飞的家乡，他特意策马前往拜谒。岳王祠建在汤阴县城西南隅。祠坐北朝南，殿廊宽敞，亭台迂回。首当其冲是施全祠，内有施全铜像。秦桧、王氏等五个奸臣铸像跪在祠前请罪。铸像身上沾满鼻涕痰涎，锈点斑斑，这就是谗害忠良祸国殃民的可耻下场。林则徐怒从心头起，不禁也向秦桧跪像吐了两口口水。拂袖而进，一座精忠坊现在眼前，木构多层斗栱，多彩多姿，格外醒目。山门东侧有乾隆帝御书碑。林则徐拾级而上，古柏竞翠，碑碣林立，目不暇接。御碑亭后面，便是正殿和寝殿。正殿轩昂宽敞，岳飞塑像庄严地供奉正中。寝殿保存有岳飞手迹……林则徐走到岳像面前，深深施了三揖，景仰的心情从他的深沉多思的眼神里流露出来。当晚便在祠内过夜。睡到夜半，他压抑不住心潮澎湃，披衣起床，挥毫写下《汤阴谒岳忠武庙》一诗：

不为君王忌两官，权臣敢挠将臣功。黄龙未饮心徒赤，白马难遮血已红。尺土临安高枕计，大军河朔撼山空。灵旗古土归来后，祠墓犹严草木风。

诗句道出了他对岳飞的景仰，表达了他对祸国殃民的汉奸秦桧之流的莫大愤慨与谴责！

路过辰州地界，知县张鸿箴亲自到途中迎接。林则徐盛情难却，就在县衙小住两天。张鸿箴对林则徐在江西主持乡试，赢得“清榜”声誉甚是钦敬。林则徐谦虚地说：“清榜”两字林某不敢当，主持公道，为国求贤，这是我们应该为朝廷做的事！”临走那一天，林则徐特撰联为赠，表示答谢。联写道：“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君清。”勉励张鸿箴为官要象五溪秋水一样清。

行至裕州地界，山洪暴发。当地百姓听说林则徐的人马受阻，便众擎成墙，安然护他过去。此事铭刻肺腑，更加坚定了他要当好清官报答黎庶的信念。

一路上餐风宿露，披荆斩棘，好容易到达贵州任上。想到路途上的情景，想到黎民百姓对自己的满腔希望，他更加忠于职守，严格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士子。至于那些“倨诡浮薄”的无用之材，不管如何有钱有势，通过什么渠道疏通，他概斥勿录，使当地权贵对这位铁面无私的主考官无计可施。而云南士子倒感兴奋，交口赞誉道：“自庄跻启域，汉武置群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林则徐为官“公正廉明”的名声，传扬遐迩。

第十五回 除弊非易退归故里

嘉庆二十五年二月一日，林则徐自云南返京复命。嘉庆帝见他是一个干练人材，很高兴，亲自接见，并恩委他为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州县，考察官吏。

深春时节，他离开了京城。

这一天他到达了澎湖群岛。林则徐一行刚刚歇下，就有一个陌生的人找林中：“林大管家，小的是本地一个花农，听说你家老爷喜爱玫瑰，特意送上一盆，请代为转呈。”林中端详此人，不象个劳动的人。进去禀报后，林则徐随即出来，佯装走路不慎，一脚踢翻了花盆。盆破土散，里头滚出一包小东西，林则徐

随手拣起解开，顿时现出一只金老鼠和一张纸条。掂掂金老鼠足有半斤重，抖开纸条一看，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献赠。”林则徐不动声色，问来人：“张保是你的什么人？”“是我家老爷，这些礼物，是他派小的特意送来。”林则徐说：“你还有什么话说吗？”那人忙答：“没啦！没啦！”林则徐挥手说：“没了，你就走吧！”那人诺诺而退。林则徐愤然入内。

张保何许人？为何要给我送礼？林则徐苦苦地思索，他断定其中必有文章。经过林则徐一番调查，得知张保原系海洋大盗，投诚之后，既未立过什么军功，且盗匪习气犹存，吸食鸦片，弛于纪律，扰害百姓。可是，此人却凭着不义之财到处行贿，从而得到层层保举。短短十年间，跃升到二品显职，现为新提升的澎湖协副将，占据海防要冲。林则徐嫉恶如仇，将张保的金老鼠没收上交国库。同时，不顾物忌，逆“滥保市恩”的恶势力，连夜缮折具奏，派人飞速入京，要求嘉庆帝根除卖官鬻爵的弊害。

嘉庆帝接到这份奏折，一方面赏识林则徐的忠诚，一方面深感朝政日非。为了挽回颓败的政局，他采纳了林则徐的建议，撤消了张保协副将之职，惩办了一批受贿官员。

不久，林则徐离开了澎湖群岛，前往河南。到了河南，他发现各地不肖分子，乘国家在治理河工的机会，大搞垛料投机倒把活动^①，他又及时奏请朝廷，敕河南大吏严稽查禁料贩囤积居奇，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使垛料恢复了平价收买。此举不仅及时解决了解封南岸等地的河工之需，加速了工程进度，同时，也为朝廷节约了一大笔浪价开支。

林则徐向嘉庆帝奏报河工种种弊端，嘉庆帝很生气，一纸诏书指责前任河南巡抚琦善督修河工不善，以致弊端丛生，贻误工程，洪水为害，将他褫职议处。琦善的褫职，虽然与林则徐无

^①垛料是治河堵口主要工材。

直接关系，但琦善却怀恨在心，从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八月底，朝廷委派林则徐为杭嘉湖兵备道，统管杭州、嘉兴、湖州一带军政大权。他立即走马上任，赶往杭城。

杭嘉湖三府，原是鱼米之乡，富夸天下。由于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巧取豪夺，这里同样经济凋敝，百姓穷困，灾年频连，风潮四起。

这时嘉庆帝病逝，旻宁继位为道光帝。新帝登基，锐意图治，想当个中兴的君主。旻宁起用了林则徐座师曹振鏞入值军机处，鼓励属臣敢于言事。朝政更张，激励了林则徐。他在同乡浙省巡抚陈若霖的支持下，在杭嘉湖任上初试了他的民治锋芒。

这天，他从湖州安赈灾民归来，正在伏案修改整治海堰计划图样，林中匆匆进报：“老爷，杭城大观楼楼主已访察明白。”林则徐放下图纸，忙问：“此人姓甚名谁？”林中道：“姓唐名鸣。”林则徐愤怒地说：“此人好生大胆，敢在杭城开设如此大户的烟花赌场，真是目无王法，给我抓！”“老爷，唐鸣观音坐石岩——靠山过硬，不可造次！”林则徐问道：“靠山是谁？”林中答道：“听说是朝中首席军机！”林则徐拍案道：“管他是谁，只要是犯了王法，我就要按罪论处。”说完，他便派遣兵弁抓捕了唐鸣，查封了大观楼，抄出大量鸦片、烟具、赌具，遣散了几十名娼妓，花会场的财物、银钱尽行没官。惩办了唐鸣这个地头蛇，同时又参革了几个徇庇官吏。唐鸣一抓，树倒猢猻散，杭城的乌烟瘴气顿时一扫而清。

林则徐在巡抚衙后厅正与陈若霖议论如何处置唐鸣的时候，谁知刑部一纸公函将唐鸣开释了。林则徐气坏了，要上书辩驳。陈若霖岁数毕竟比他大，宦海阅历也比他丰富，好劝歹劝，才将他一腔怒火压了下来。

没几天，杭城出现了种种谣言，攻击林则徐到处与人为敌，目的是打击同僚，抬高自己，冀图升迁。林中将这些非议，告诉

林则徐，劝他还是息事宁人。

林则徐憋着一肚子气，在林中等四管家劝说下到西湖玩游山水，以舒不平之气。连日来他游览了理安寺，烟霞洞，虎跑泉，六和塔等名胜。

这一天，他来到了林和靖墓前，不禁心生仰慕之情。林和靖是北京诗人，一生没有做过官，喜好赏梅养鹤。林则徐情不自禁吟着和靖的名诗：

众芳摇落独鲜妍，占断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飞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从林和靖墓地回来，林则徐感慨万千，他想到朝政是非，他羡慕林和靖无官一身轻，当晚秉烛给在京的宣南诗社社友程恩泽写诗，诗道：

知交期我深，自待敢不厚，同调二三子，素心话杯酒。读书希致身，黽勉勤职守，首祈吏民安，余泽逮亲友。酌水矢冰檠，罗材喜薪樵。暇乘总宜船，一玩苏堤柳。明灯照离筵，昔语犹在口。诮谓当官来，前忌失八九，笋与红去衢，尘牍塞虚牖。才拙奈务丛，支左不绌右，谯诃恐不免，报称复何有？绝想禽鱼嬉，粹形牛马走，云霄有故人，下视真埃垢。旧侣联驂骝，今途判箕斗，三叹作吏难，因风报琼玖。

第二天诗寄出去了，林则徐正伏案理事。家丁林兴送了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给他。林则徐启函展诵，原来是座师曹振鏞寄来

的手书。信中告诉林则徐凡事谨慎为要，有人诬告到军机处来，说林则徐排斥异己，收买民心，冀图不轨。血气方刚的林则徐，看完信气得在后院走来走去。他喃喃自语道：“除弊非易作吏难！”心想：“我要在杭嘉湖除弊，既不图升，又不图私，完全是为了挽回颓局。”他想到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四那一天，天理教林靖结伙攻进紫禁城的情景，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官逼民变的结果。贪官污吏、劣绅恶棍不加清除，地方不宁，恐怕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林清造反。辛辛苦苦图治，反而招惹是非，心中苦闷，谁人得知？他只好长叹三声，决定退归故里。

道光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乘父病告急之机，加上自己气病了，干脆辞官。在当日晨交篆而午登舟，同妻子一道搀扶着刚到杭城不久的母亲返回福州。

第十六回 不忍目睹再度出山

林则徐归来不久，父病痊愈。

这天清早，林则徐正在书房练字，突然家院传报岳丈郑大漠老爷到，林则徐偕同郑夫人整衣出迎。“岳父大人！”林则徐深深一躬，将大漠迎上厅堂入座。“爹爹，女儿叩安！”郑夫人跪下问候。郑大漠扶起女儿，紧蹙双眉，对女婿女儿说：“气煞老夫也！”女儿一听父亲这口气，知道又是为她的两个兄弟抽鸦片事气恼，连忙劝说：“爹爹，你年纪这么大了，别再为他们生

气，慢慢规劝自会戒绝。”郑大漠拍案，气呼呼地说：“养子不肖，被人讥笑！他兄弟俩抽鸦片越发无法无天了，分给他们的住房，一个整座卖掉，一个拆卸零售。房子卖光了，便卖老婆孩子了！如此丢脸的事，竟落到我书香门第，怎不教为父气恼啊！”林则徐夫妇苦劝安慰一番，郑大漠吃过午饭，无心留下，又匆匆回到高湖乡下去了。

岳父一走，林则徐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两个鸦片鬼的内弟正蓬头垢面地流落街头行乞的惨象。回榕之后，他耳闻目睹，无穷的烟患真是痛心疾首。坊间三叔公的独生子武举人，原是个膂力过人、武艺高强的壮汉，抽上鸦片仅三年，却呜乎哀哉死了。多少亲朋戚友，被鸦片害得家破人亡！前天广州朋友来信说：广东海洋蛟门之外老万山之内的一带海洋，名叫零丁洋。最近几年已经成为英国走私鸦片的大本营，那里有终岁停泊收藏外船运来之鸦片的“趸船”；有“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又称“扒龙”；有“包庇走私”的“巡船”；有负责在内地行销的“小窑口”。由于零丁洋大肆走私鸦片，英国走私运入的鸦片烟已高达五千九百五十九箱。

林则徐前前后后一想，越想越愤慨：烟毒不除，中国必亡！他忧国爱民，动摇了弃官归隐当个林和靖式的田园诗人的念头。一夜辗转床第，反复思量，终于下了决心，再度出山，为国为民南北驱驰。

临行前夕，忘年之交陈寿祺为他写了《赠行诗》三首。诗中陈寿祺对林则徐寄予无穷希望。诗道：“……如君复几人，渊岳纳肠胃，公卿交口荐，雅故洽兰味，我独勗千秋，匪争时誉诽。至尊资股肱，上殿吐奇气，许身稷离伦，志士何所讳。”

林则徐连夜写了答诗。他不负陈寿祺的希望，在答诗中

明确表示，决不作“有欲刚则无”“色厉实内荏”“骄昼而乞昏”的贪官污吏利禄之徒，自勉要作一个“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的有远见、有抱负、肯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清官。

道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则徐携眷束装北上。

第十七回 整刷吏治民瘼为怀

林则徐北上，路经杭州，由于郑夫人生病，遂将妻子安顿在西湖王庄朋友家里。这天他要启程继续北上，杭城士民纷纷前来惜别欢送，有的馈送旅途礼品，有的赠诗赠词，赞扬他在杭嘉湖三府的施政功绩。黎庶百姓真情厚意使林则徐十分感动，他觉得此番再度出山做对了。他想：多好的百姓啊，自己只为他们做了一点好事，可他们却时时记在心里。

四月初，林则徐抵京。十三日赴吏部验到。二十六日经座师曹振鏞的引荐，得到道光帝首次召见。金銮殿上，旻宁当着众大臣的面，夸奖林则徐一番。然后对他说：“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至于一些蜚言流语，都是查无实据的，不要去理他。朕此番仍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顿一顿又说：“汝还是照从前那样做就好了。”林则徐谢恩后，徐徐退出金銮殿，万千思绪在胸中激荡。

道光二年五月出京至第二年二月，半年多一点时间，朝廷授他江苏淮海道，尚未赴任，又署他浙江盐运使，接着又提升他为江苏按察使，主持一省司法大权。三调三升，说明清廷已把林则徐破格纳入了重用之才。

林则徐到南京接任按察使。察院师爷捧出一大迭案卷，林则徐逐篇看过。一连看三天，才看出一个头绪：京控大案三十多起，省审、奏交，咨交之案，旁及抗粮风潮和抢盗奸杀事件不下百起。

第二天一早，急骤的堂鼓响了。林则徐升堂问案。跪在案前的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这小孩是为他二哥李平无辜被王知府问成奸嫂杀兄之罪而喊冤的。林则徐饬令提审有关人犯。经过反复盘问查证各犯前后口供，林则徐对坐在一旁的苏州王知府说：

“府台，你看此案如何审定？”王知府躬身答道：“府县两堂，李平均已供认不讳，奸嫂杀兄，人证物证俱全，理应按律问斩！”李平突然哭喊着：“大人，冤枉呀！”林则徐察到端倪，灵机一动，敲响惊堂木，喝道：“大胆李平，不准你凭空翻案！”说完，宣布李平嫂无罪开释，李平拘监听审，小孩李和逐出衙门。

李和站在衙门口，抹着眼泪骂道：“人家都说林则徐在我们这里替老百姓做好事，是个清官。今天判我二哥这一案，完全是个糊涂官，奸官！”李和的四伯怕惹事，忙拖李和回家。

林中接受密命，一路跟踪李和嫂，一路暗筹计策，决定乘隙窥探究竟。

与李和嫂房间一板之隔处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小暗弄，林中瞅准了，就躲在那里。三鼓过后，房门轻轻响动，有人闯入。李和嫂忙把灯火吹灭，二人蹑手蹑脚上床，在被窝里一男一女悄声谈话，男说：“林则徐是个精明的人，他怎么会让你回来？”女答：“他相信了王知府的话。”男说：“送王知府的黄白之物，

算是用在节骨眼上了。”二人轻声地嘻嘻哈哈互为庆幸，正欲作乐，突然听到：“来人捉奸呀！”透过板缝，林中听得清楚看得真切，说时迟，那时快，他带着早就埋伏着的四名捕快，踢开门奔入李和嫂房内，从床上将这一对男女赤条条抓了起来。

这一对奸夫淫妇被送到了察院，林则徐立时升堂。面对着威严的清官，他们无计可施，只好老老实实地招供了。

原来，李和之嫂长期与人通奸，怕事发，跟奸夫合谋杀害亲夫李恭。李恭的二弟李平发觉，正要当场抓获杀人凶手，嫂嫂却把死者的血往他身上抹。她一边掩护奸夫逃脱，一边抱着李平不放，大喊大叫：“李平奸嫂杀兄啦！”四邻赶到，见李平和嫂嫂扭抱在一起，以为是李平干坏事，全都围上抓住李平送往县衙究办。事后，奸夫花了一大笔钱，买通知县、知府，对李平严刑拷打。忍受不了酷刑，李平只得屈打成招……。冤情大白，李平获释出狱，他当街大讲特讲林则徐如何明察秋毫。他高兴地说：“要不是遇上林青天，我哥哥可能就要坏了性命了！”案破了，李平获释出狱，与此同时林则徐也参革了受赃枉法的府、县两人。杭州百姓知道了，无不拍手称颂，传诵他办案公正，为官清廉。

案后，林则徐在改革民刑司法上，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筒化解审手续，杜绝各级办案人员的敲诈勒索。规定司法长官，“一切鞫牒，皆出亲裁，不肯稍为假手。”并且下令各府县招收专业法医，提倡州县长官要学验尸知识，要求“凡有检验，必须亲自在场，细辨尸伤轻重，”不靠听唱报。强调严办诬告，力拿讼师，打击武断乡曲的土豪劣绅。四个月後，他清理大部分积案，积匪纷纷落网，地方遂日趋清静。

道光三年八月，江苏连日倾盆大雨，长江水发，全省临江濒

湖的三十多个州县，田舍荡没，大闹水灾。

松江县濒临死亡的饥馑村民，成群结队纷纷冲击官府，要求豁免钱粮租赋并发放赈米。民众来势汹汹，吓坏了江苏巡抚韩文绮。他正要连夜调兵前往松江弹压，林则徐闻讯，急赴巡抚衙门，求见韩文绮。

韩文绮捻着短髭，一边在后花厅踱着方步打转，一边对林则徐说：“据林兄如此说来，官府只能站着让灾民造反不成？”林则徐解释道：“不派兵弹压，并不等于放任自流。我们要采取相应行动！”韩文绮道：“什么叫做相应行动？”林则徐道：“就是根据灾情，做出措置！”韩文绮停步坐在公座椅上，装着洗耳恭听的样子，对林则徐说：“林兄，有何良策，可一一道来！”林则徐当场建议实行“禁雍积（严禁粮食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活动）；广劝募（广泛发动富绅殷户开仓施赈）；招徕商贾，免关税（免去关税，鼓励外来米商售粮灾区）；蠲征缓赋（重灾区免去本年田赋，轻灾区暂缓征粮）；查贫民，赋饿者（普查灾情，及时施赋）。”韩文绮听了林则徐这一救灾良策，点点头，表示赞同。但是，想到此事说得容易做起来难，韩文绮犹豫了起来。他口里喃喃说着：“如此急务，不知派谁去稳妥？”林则徐知道下面情况，如果没有一个得力的人，弄不好这一救灾良策反成为某些人的发财之道，便自告奋勇说：“大人不用犯愁，让卑职去松江一带抚赈！”韩文绮当然高兴，正式委以重托。

林则徐微服带着林中、林兴，日夜兼程赶到松江，破例在一个破庙里与灾民同住。两个家院四出奔走，协助主人了解灾情。

锣声传响，施粥开始。林则徐混杂在灾民中排队受粥，每人只分到一小碗稀粥，没喝两口，便吐出几颗沙粒。灾民议论纷纷。林则徐乘势带他们找赈粥官。那个蓄着二撇须的胥吏，声色俱厉地吆喝道：“你们吵闹什么？有稀粥度命算好了，难道你们还想

吃大米干饭？没那样好的命！”林则徐拨开人群上前责问胥吏：“官府赐给灾民一人一餐多少粮食？”胥吏白了林则徐一眼，见他虽然白胖象个有福气的人，只是衣着破烂，跟灾民差不多，因而不放在眼里，傲慢地苛责道：“啊！好大的胆！竟敢过问官府之事！你是甚等样人？”林则徐说：“赈灾人人有责，有何动问不得？”胥吏蛮横地答道：“你不够大，问我就不答，其奈我何！”胥吏两手叉在胸前，仰脸朝天，傲气十足。林则徐打下胥吏双手，对众人说：“乡亲们，这个家伙竟敢乘危贪污赈粮，大家答应不答应？”众怒吼一声：“不答应！”胥吏忙着后退两步，贼眼死盯着林则徐，口里恨恨骂道：“你竟敢动手打老爷，你造反啦！”林则徐道：“官逼民反，其责在你！”指着胥吏的鼻子，边逼进边说：“官府发放灾民的口粮，规定每人一餐五两。父老乡亲看看这一碗稀粥花几两米？”众答：“还不一两！”大伙轰了起来，二撇须胥吏着慌了，指着林则徐讷讷嚷道：“你你你敢聚众滋事？！”边说边想溜脱，林则徐大喝一声：“给我跪下！”胥吏弄懵了，老百姓竟敢叫当官的下跪，此人癫了吗？他正晕头转向之际，外报：“知县老爷到！”胥吏此时不但不跪，反而强硬起来，抓住林则徐不放，嘴里念叨道：“咳！这一下你跑不了，我家老爷到啦！”林则徐甩掉胥吏的手，又猛喝一声：“跪下！”胥吏正傻站着，人群分开，县老爷下轿，在林中、林兴的带引下叩见了林则徐。这一下，胥吏才软了双腿，跪在县老爷身旁。林则徐当着知县的面，宣布了胥吏的罪恶，命胥吏补足每人五两米再煮稀粥重新施赈，胥吏唯唯诺诺照办。知县等人陪林则徐回衙议赈。

第二天，这个胥吏杖徒充军，并将其罪恶昭示全灾区，警告了一批贪官污吏！

林则徐一边抚慰灾民，一边发动他们围圩补种，自觅生路。

林则徐这一政绩，传到京都，道光帝好生高兴，旨召他上京述职。

第十八回 金殿褒奖勉为良臣

林则徐接到上谕赴京述职，十一月初到京，初八日寅刻入朝递折，卯时召见。

金銮殿前，红灯高照，五公大臣，分等列队，八旗侍卫，八字排开，个个如同木雕泥塑。肃穆的气氛伴着紫红灯光，显得更加庄重，天上紫微星眨着冷眼，寒气更为刺骨，人人都在上牙打下牙地微颤着身体，究竟是紧张还是天冷，一时也分不清。

圣乐声起，从殿后拥出两支官灯小队，宫娥艳妆浓抹，异香袭人。大臣们知道皇上要升殿了，嚯地一声全俯伏在太和殿的丹墀之上。鸿臚卿一声高赞，皇上升殿就位，百官连忙叩头三呼“万岁”。林则徐怀着兴奋的心情，随两班文武大臣行完君臣觐见礼后，肃立一旁静候。

军机大臣和各部依序奏事完毕，道光帝宣召林则徐答对。“林卿家！”“微臣在！”“江南灾务情形如何？”林则徐面对道光帝，垂手立在一旁，欠身将江苏水灾前后情形陈奏一遍。旻宁听完，严肃的脸上微展笑容：“很好，汝系翰林出身，文章学问本好，此数年在外办事亦好。但刑名关系甚重，总须慎之又慎，准情酌理，不可稍存成见。”林则徐深深一躬答道：“微臣谨遵皇

命！”接着道光帝又询及总督精神如何？巡抚办事如何？林则徐一一奏对。最后，道光帝嘱咐道：“汝须与总督、巡抚和衷共济。明日下午养心殿见孤。”林则徐叩谢皇恩，退出金銮殿，离东华门回寓所。

次日下午，道光帝又驾养心殿召见。这一天，旻宁很高兴，亲手把匍匐在地的林则徐扶起，年轻的皇上开口问道：“林卿家，江苏南北民情案件如何？”侍立在侧的林则徐照例欠身将四个月以来如何整刷法治，清理积案的过程奏了一遍。道光帝点点头赞许地说：“不错，汝是精明之人。”旻宁从侍监手上接过参汤微啐一口，又说：“不过，不要自恃精明，仍须依照书本办事，所以律例是不可废的。”旻宁虽然年轻，排起无上之尊的架子，操着慢条斯理的训喻口吻，林则徐仿佛觉得他比自己年长得多，恭恭敬敬地聆听教谕。旻宁又说：“地方上应办之事，总是不分畛域，或会办，或专办，期于有益。”接着他又滔滔训海着林则徐：“又用度务宜节俭，官职愈升愈大，仍当与做诸生未中时一样。”沉吟半晌，才又拖着腔调说：“古人云，‘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又云，‘世禄之家，鲜克由礼’。汝明日做了总督、巡抚，廉俸自比现在多，但若不能节省，亦不敷用。好好谨守立品，勉为良臣！”旻宁说到这里，嘎然而止。林则徐知道皇上的话已说完了，连忙下跪叩首：“谢主教训，没齿不忘！”道光帝挥手说：“现在地方有灾，公事不少，须赶紧回去。”林则徐再次俯伏叩谢后，徐徐退出养心殿。

紫禁城的石板大道，被阳光照耀得仿佛格外明亮，林则徐数着石板走，激动的心情胜过当年恩遇张师诚。他知道自己为国为民分忧的机会更多了，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林则徐恩宠诏对后，接任江宁布政使，全面负责江苏赈灾事宜。

江宁、震泽一带灾民，纷纷对为富不仁者沿门“坐讨”或“并家抢食”。林则徐出了两张告示：一张劝谕官吏豪绅捐赈平糶，严禁牙行囤积居奇；一张晓谕灾民严禁借荒滋扰。

告示一出，豪绅殷富不但没有听从布政使劝告，反而暗里相互勾结起来阻捐。特别是有些在京做官的权贵之家，根本不把林则徐放在眼里，公开诬蔑林则徐劝捐谓之“勒派”。林则徐毫不畏缩地正面揭露说：“你们把‘劝’说成‘勒’，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们这样攻击，无非是要撤除赈灾和募捐的决定；你们只顾肥自己的腰包而不顾百姓的生死，未免太残忍了吧！”针尖对麦芒，林则徐一点也不退让。

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不久林则徐侦知，丁忧在家的户部尚书潘世恩囤积白米万余石，于是他决定向潘开刀。

这天清早，林则徐带着四个家丁奔潘府而来。潘世恩虽然官居显职，但对钦命的林则徐也不敢怠慢，闻讯连忙开起堂门迎接。林则徐入座后，一边品茶，一边对潘说：“潘大人，卑职到府非为别事，为饥民请命劝捐。”潘世恩紧皱双眉道：“不瞒布政使，遭此灾荒年景，潘某岂能一家独饱？所存米谷早已被大亲小戚，三朋四友借得精光，粮仓空空如也！”“粮仓空空如也，如此则无捐可劝啦？”“潘某怎敢讳言？”林则徐正色道：“据外间传闻，潘大人府上囤积万石大米！”潘世恩吃了一惊，暗思林则徐好生厉害，被他晓了底细，麻烦不少。不过，潘世恩一时还不愿折服在布政使手上，连忙色厉内荏假装镇静地说：“潘某如有万石之贮不施于民，上难对朝廷，下愧见黎庶，潘某却陷于狗矢不如也！”林则徐瞟潘一眼，微笑着说：“潘大人，先不忙誓言旦旦，府上如有万石之贮，该作如何打算？”潘世恩拍着胸膛：“果有万石之贮，潘某宁可一粒不遗，全施于民！”他打量林则徐只是一布政使，谅不敢轻举妄动抄尚书大臣的家，所以才

如此放胆许诺。林则徐站起身，整整服饰后说：“潘府无捐可劝，那么粮仓之内……”潘世恩也站了起来，准备送客，听林则徐这么一说，慌忙答道：“空空如也！”林则徐加重语气说：“确是空空如也？”“确是空空如也！”林则徐突然话头一转，对潘说：“好，潘大人既然空着粮仓，请暂借本司公用，谅不至推辞吧？！”潘世恩又一次大吃一惊，心想林则徐够厉害的，又要一枪，令人防不胜防。此时，潘只好随口吱吱唔唔地答道：“布政司要……借，潘某怎好推辞！”潘世恩原想应付搪塞，料不到林则徐却喝令四个家丁取出布政司封条将六个粮仓全封死了。潘世恩被这突如其来的一着吓了一跳，但他强装镇静，干笑两声送走林则徐。

次日，林则徐亲率一批衙役，拆封打开潘府六个粮仓。一看，里头金灿灿、白花花全堆满了粮食。林则徐在潘世恩面前笑着说：“潘大人，昨日发誓，今天总不至于食言吧！”潘世恩被问得满脸通红，“嗯”了一声，拂袖进入内厢。林则徐喝令：“开仓施赈！”

江苏各地豪绅殷富闻知此事，知道拗不过林则徐，自动纷纷捐赈平糶。

潘世恩完全折服于林则徐的足智多谋和他那一股为国为民的热忱。不打不相识，从此之后，他反而跟林则徐亲近起来，成为同僚好友。

第十九回 水利工程大显身手

林则徐向潘世恩开刀后，江宁一带灾民得到各大户散仓施赈

或平糶米谷，饥饉缓解。为招徕外省米商，林则徐又给他们豁免关税和种种方便，一时川、湖米船麇集，彼此争售，粮价不限自跌。在赈灾和生产自救上，他又采取了资送、留养、收孩、瘞棺、捐衣、养佃、当牛、借种等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惠泽了无数灾民，田间垌亩恢复了盎然生意。市镇坊巷众口昂昂，咸称：“林青天活我生路也！”因而，江浙吏绅孙玉庭等联名推举他总办两省七府水利。

道光帝看完举荐林则徐为总办两省七府水利的奏书，欣然颌首，对旁边的曹振鏞说：“果不出孤之所料，林则徐确是干练之才，经他手办之事无不迎刃而解。”曹振鏞点点头说：“陛下眼力超人！”旻宁听到赞美，心头甜丝丝的，当即恩准林则徐为江浙七府水利的三品大臣。

林则徐奉旨到任，就仆仆风尘舟马来往于吴淞、黄浦和浏河之间，捧着图纸，查勘水道，研究疏浚方案。一天晚上，他找来几个久办水利的老官员议叙工程着手事宜。一个留有白胡子的老官员说：“秋高季燥是疏浚河道最好的时候。”另一个老官员也说：“眼前正值秋季，最好就动工，但是河工费用一时筹划不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林则徐问：“费用何以筹划不来？”又一个老官员答道：“我们这里明文规定，河工费用必须按受益的州县分别摊派。时间紧迫，派款难以收齐。”林则徐沉思后说：“有无其他办法？”白胡子官员说：“动不动千两万两，巨款支出谈何容易呀！”林则徐当场大胆提出向藩库借款垫用，众人不约而同伸出舌头摇摇脑袋说：“我们哪有这个胆量？”

次日，林则徐拜访苏抚衙。巡抚韩文绮见林则徐来访，知道必有重要事宜，忙迎入花厅，从人看茶伺候。坐定后，韩问：“林兄现在是个水利大师，是个大忙人，哪有余闲看望老夫来？”林则徐放下茶杯，拱一拱手，躬身道：“不瞒抚台大人，晚生此番

来访，确有要事求教，不知大人……”韩文绮自从松江救灾之后，对林则徐甚是器重，闻说有要事求教于己，不待林则徐说完，便抢着说：“我们都是老相识了，有话只便直言，只要老夫做得到的，自应鼎力！”林则徐便不客气地说：“晚生拟向大人商借库银七万五千两。”韩文绮吃了一惊，忙笑道：“林兄莫非跟老夫取笑吧！借此巨款何用？”林则徐解释道：“韩大人是个前辈，晚生决不敢怠慢。借此巨款，却是为了赶着秋季疏浚河工急用，待派款收齐之时如数归还。”韩文绮犯难地说：“哎呀，动用库银，责重如山，一时派款收不齐，我这顶乌纱帽就有风吹草动之虑啊！”林则徐从袖内取出字据，双手递交韩文绮。字据上写道：“窃照三江水道淤塞，上年雨水成灾，积水未消，皆由各河淤塞使然，必须值此秋高季燥之时予以疏浚，俾资宣泄，旱涝有备。疏浚费用一时筹划不齐，亟须向江宁、江苏两番库商借纹银一十五万两，以应本年挑浚工需，燃眉之急，仰恳审批。窃林则徐负责按期收齐派款，如数归还番库。如有失责，愿革职受惩，恐口无凭，特具此甘结。”韩文绮看完林则徐甘结，一时为他忠于河工疲于奔命精神所感动，只得答应借给他七万五千两库银。江宁方面也只好如数暂垫。

挑浚河工赶着秋季及时动工了，几个水利老官员感奋万分。他们虽然年事已高，还是心甘情愿地跟着林则徐奔走督工，勤于职守。工程进度神速。正值高峰阶段，谁想林则徐的母亲于九月二十日在福州逝世。林则徐含着汪汪泪水，告别众河工，回乡奔丧。

翌年三月，道光帝下了特旨，命林则徐“夺情”赴高家堰十三堡黄河决口督修堤工。五月中旬，他到达了高家堰。朝廷尚未正式分派他职责，他便带着四名家丁逐段查勘工地。他身穿孝服，不加顶戴，赤脚奔走，于泥泞工地上一丝不苟督修工程，



连河工也看不出他竟是个三品大臣。就这样，他六月九日接旨负责督修山盱工段，到九月份就顺利竣工了。

在这期间，林则徐派人赶到三江，收回受益各州县分摊挑浚河工的派款，如期归还了江宁、江苏两番库银一十五万两。韩文绮捋着短髭，微笑着对林则徐说：“林兄，果然言之必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说完哈哈大笑不已。林则徐收回甘结字据，他深深作揖道：“让晚生代三江父老向韩大人致谢！”韩文绮拍着林则徐肩膀深情地说：“林兄为人，韩某赏识了！”

道光七年底，林则徐丁父忧在榕赋闲。此时，他全家早已迁到西门文藻山居住，离福州西湖很近。他经常读书于西湖荷亭桂斋。湖光山色，使他流连忘返。

福州西湖，西晋时严高所凿，湖宽四十里，可灌溉稻田数千顷，为闽都一大水利。清季乾嘉以来四十余载失修，加上沿湖豪富推土入湖，扩占为田，湖身渐趋湮没，仅存七里之宽。擅长水利、关心百姓的林则徐见家乡西湖如此现状，岂有不闻不问之理。

这天，他徒步来到总督府衙门，求见闽浙总督孙尔准，刚好福建巡抚韩克钧也在场。孙、韩二人见林则徐来访，喜出望外，热情接待。孙尔准道：“林兄，有何见教？”林则徐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专为动议修浚福州西湖一事而来。”韩克钧道：“动议修浚西湖，正合吾意。”林则徐道：“西湖乃闽都一大水利，一旦修浚完毕，受益田亩计逾千顷，稻田受益，五谷丰登，对官府钱粮收入是大有裨益的！”孙尔准笑道：“老兄乃朝廷三品河工大臣，果真三句话不离本行。这项动议，造福桑梓，难怪韩大人一听说便同意。”韩克钧说：“就这样议定了，请大人配同海防同知陆我嵩和闽县知县陈铎负责动工。孙大人，你高见如何？”孙尔准满口答应。韩克钧立即派人请陆我嵩和陈铎来衙，共商修浚事宜。

岁将暮，湖水干涸，浚湖工程开始。

林则徐找私交好友刘家镇，跟他商借西湖宛在堂为浚湖办事所。原来，宛在堂是明朝正德年间，由当时著名诗人傅汝舟建造的，作为他的个人别墅，招徕诗朋词友到此隐居，过着陶渊明式的田园诗人生活。“宛在堂”三字就是从傅汝舟自己的得意诗句“孤山宛在水中央”中摘取的。不久，宛在堂被洪水冲塌。清朝康熙年间，始修建起来改为湖心亭。乾隆十三年复名为“宛在堂”，作为诗祠，供祀闽中历史上十大诗人的神位。并在此经常举行唱咏雅集。过不久，宛在堂又被特大洪患冲圮。到道光四年，福州百万富翁刘家镇，他是嘉庆戊寅科举人，志趣音韵学，崇拜闽中历史十大诗人，特别是傅汝舟、叶向高、谢肇淛、曹学佺等人。他独资买下了这块废址，仿照宛在堂历史原貌，重新再建。建成后，仍称“宛在堂”，仍以诗祠问世。不过，他都增祀了陈鸿、赵珣、黄任等四诗人。恢复诗会活动，林则徐回乡后，也有几次被邀参加。

为了便于工程督修，林则徐制两艘小舟，每天清早，他便从文藻河斡家里乘小舟直达西湖。另一小舟，固定停泊湖滨，迎送办事人员。

翌年五月，洪汛期间，暂停修浚。汛期一过，复工。九月初，浚湖告毕。全工程挖取土方一万五千余方，全湖平均深度在五尺上下。为防止日后有人占湖，沿湖砌石岸七百八十余丈。为使水土不再流失，堤旁种上千株梅树，这给西湖增添了不少秀色。沿湖受益田亩达千顷以上。

林则徐是个倜傥诗人，浚湖完工庆典，却放在宛在堂举行。刘家镇欢喜不迭，忙着差人四出張罗。

此后林则徐把督工二舟，改装为画舫，送给刘家镇，作为宛在堂雅集泛舟湖上唱咏之用。刘家镇当然高兴，并要求林则徐为二舟题匾取名。林则徐用诗意浓厚的句子，一名“伫月”，一名

“绿筠”，同时还撰写一联，制两副长幅竹匾，每舟各挂一对。联云：“新涨柏桥摇橹过，杂花生树倚窗看。”

道光十年五月，林则徐服满抵京。八月十七日，接旨放湖北布政使。八月二十一日，由于陶澍的奏荐，第三次调任江宁布政使；上任不久，又改调河南布政使。道光帝以林则徐“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兼优，办事细心可靠，”于次年年底擢升他为东河河道总督。

河道总督也是最易中饱的一大肥缺，林则徐上疏退辞。道光帝却把亲自点派的道理谕告他，目的要他务除河工积习，厘剔弊端：“一切勉力为之……朕有厚望于汝也，慎勉毋忽！”兴利除弊原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最大抱负，如今有皇上作“靠山”，他当然欣然接受了。

山东、河南两省境内的黄河、运河的治理均属东河河道总督职守范围。他一到任，不避朔风如剑，冰雪如刀，立马河边，带着几个随从，终日奔走于每个工汛地段，上紧催办，认真督修，细心查验。为了便于掌握情况统一指挥，根据东河主要形势，他亲自绘制了一幅《黄河万里图》挂在工地临时公堂之上，哪里平坦，哪里险峻，他一看就知道，大小官吏和公差，再也无法敷衍搪塞，不良风气立刻克服掉许多。

有一天，他到巨嘉汛工段查验，发现河床挖得东深西浅，不符合工程要求，当场追究责任。一查，发现这个地段的主簿徐恂督工不认真，跑去喝酒，让河工放任自流，因此降低了工程质量。为了革除旧的习惯，林则徐破除情面，当场参去徐恂职务，限期重修翻工。那些不称职者闻知此事，惶惶恐恐，质量有问题，不待查验，连忙自行翻工。

又过了几天，他到兰仪厅蔡家楼汛地查验料垛。林则徐知道料垛既是修堤第一要件，又是河工贪污中饱的第一弊端。所以，

他心绪如潮，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感恩知遇，担心的是江苏近年多灾多难，民间颠沛，漕征不齐，何以胜任？然而，君命不可违，六月底卸河道总督任，七月五日便走马接任巡抚。林则徐一跨进江苏省界，就受到数万人众出境欢迎，可见他的官声清名早已深入人心。

到了巡抚衙门，刚刚安顿就绪，外头就匆匆跑进一个差役，打一千，高声禀道：“林大人，有事相报，羊山洋窜泊一艘英国海船。”林则徐听到报警，正在沉吟之际，旁边闪出一个老师爷，对林则徐说：“林大人，卑职在此任职多年，过去外夷船从我省过境，停泊数天，是常有之事。虽然朝廷明令不准，可是番仔是惹不得的。望大人还是睁一眼闭一眼，不予理睬算了。”道光以后满清已经开始腐败，看见外国人敬畏三分，特别是当大官的，简直将外国人当做干爹一样，巴结都来不及，谁敢顶撞。这位老师爷是前任巡抚留下的，知道林则徐是一个忠直的老实人，怕他得罪外国人吃亏，所以好心好意劝告。林则徐会意，点点头，对老师爷笑笑说：“蒙老师爷善意关照，林某十分感谢。可是，英国海船未经许可，随意窜泊羊山洋，到底要干什么？林某身为封疆大臣，不能不管。”说完下令差役：“速速前往查明来报！”差役一走，他立即又派林中去彻底查探。

林中骑快马，赶往羊山洋，立马岸边，见从洋面驶进一艘小船，一靠岸就从船上跳下一个中国人，是伙伙打扮，连忙知道他是中国厨下雇工上岸采买蔬菜的。林中牵着马，与这位厨工并肩走着，满脸含笑，口称：“大哥，仙乡何处？贵姓大名？”这位厨工见问，转过脸来对林中上下打个照面，见林中是个官府打扮的公人，如此客气对待自己，心中甚感愉快，微笑点头答道：

“在下姓陈名春，澳门人，在英国海船上当厨工。”林中拉过他说：“陈春哥，你现在意欲何往？”陈春道：“大哥你……”林

中连忙取出腰牌给陈春看：“我是巡抚衙门公人林中，今有一事相求，不知大哥肯不肯相帮？”陈春端详一下腰牌，知道林中是为公事而来的，笑呵呵地答道：“林大哥，你我都是中国人，何论彼此，只要小弟能做到的，不嫌萍水相逢，我当尽力而为！”林中大为高兴，知道陈春是一个爱国者，便亲热地握住他的手，二人走到一个僻静处，坐在一棵大树下，谈开了。

这艘英国海船，名叫阿美士德号。船主胡夏米，英国人，原名林德赛，是英国鸦片经销大商人。此人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任职，受这个公司派遣，化名胡夏米，乘“阿美士德”号船，于二月底从澳门出发，以经商传教为掩护，从事间谍侦察活动，测量中国沿海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的港湾水道，刺探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为今后侵华提供资料。林中把从陈春口中得到的情报，一五一十禀告林则徐知道。林则徐火了，拍案怒道：“这个胡夏米好生大胆，竟敢偷鸡摸狗犯我国朝，将他赶走！”差役此时也回来了，向林则徐报告：“林大人，这艘海船名叫阿美士德号，船主胡夏米，他不肯离开羊山洋面，说是船上缺水缺粮，请求补给。”林则徐拍案道：“不行！要胡夏米明日离境。至于补给淡水粮食，本台即遣舟送往，你速去速回！”差役一声“得令”走了。林则徐派舟送去粮水，按官价售给。仅两个时辰，这个差役又回来了，对林则徐报说：“林大人，胡夏米按官价接受了粮水补给，还是赖着不想走！”林则徐问：“为什么不走？”差役答道：“他说有要事要找大人面商，请求面见！”林则徐沉思：“这仔马很刁^①，找我当面商量，商量什么？还不是耍花样让其自由登岸？！哼！你有鬼画符我也有神仙法！”林则徐心定意决，传令：“前往羊山洋！”

走前，林则徐草草写一道命令，派人飞飨苏松镇总兵兼江南

^①此人刁钻狡猾。

水师提督关天培，同时，又写了奏折，派千里马火速进京向朝廷报告。诸事安排得当，林则徐带随从，望羊山洋洋面奔去。

林则徐看见“阿美士德”英国海船，伏在洋面好象豺狼一样，在远处张牙舞爪，气得肝蓝肺翻，下令官舟加速靠拢。不上一筒烟，中国巡逻船靠近“阿美士德”号，林中第一个跳上去。此时船舱内走出两个人，头行的人长得有点特别，七爷形，有米九高；橄榄核头，两头尖；乌狮^①棕色头发，头发脚一卷一卷，真象狗仔挂的铜铃；眼珠深陷一线虾米目；石膏鼻，比仓山梅坞顶^②还要陡；二撇须，一共只廿三条；高矮肩，直式脚，西装革履喇叭裤，从甲板那边摆过来。林中即上前一步，道：“哪个是船主？”跟在胡夏米后面的是中国翻译，向前介绍：“这位便是船主胡夏米先生。”林中对翻译说：“江苏巡抚林大人到！”胡夏米听说巡抚到，心想：“就是了，早就料到，巡抚一定会亲自来迎接的，大英帝国的臣民，在中国官员眼中也是见官大三级的！”胡夏米得意洋洋下巡逻船迎接林则徐。

林则徐等人随胡夏米上了大船，双方叙礼毕，分宾主坐下。林则徐开门见山对胡夏米说：“天朝国法綦严，定例不准抛泊，务于即日开行，不得逗留！”胡夏米对翻译说：“他说什么？我听不懂！”翻译重新翻译一遍，最后说：“林大人要你马上离开！”胡夏米吓了一跳，心想：“哎呀，我走过几个地方，都没碰到这么傲慢的人，他们看见我都是弯腰曲背，前呼后拥请我上岸到行台饮宴，一吃就是几天。这个巡抚可真有点难对付啊！”胡夏米心中不愉快，两手叉胸，头仰天，嘴不开，脸部毫无表情，就象刚从棺材底倒出来一样，横横地站在那里。翻译看这样子，赶紧用英语对胡夏米说：“胡先生，这位巡抚大人，姓林名则

^①哈叭狗。

^②福州的一个地名。

徐，不同一般，他铁面无私，对权贵不阿谀，对强权不屈服，连当今皇上也尊重他三分，不可造次。”林则徐听不懂翻译说什么，见胡夏米的气焰有些收敛，又气又好笑，对翻译说：“贵船要求淡水粮食补给，本台均已照办，你等谅可离开了吧？”林则徐又一次催促胡夏米开船。胡夏米现在才知道林则徐是四川榨菜，不是新疆哈密瓜，连忙一百八十度转弯，哭丧着脸，弯腰曲背向林则徐要求：“船上水手多人得病，请求林大人让他们上岸住院就医！”林则徐心想：“什么上岸住院就医，不用借题，目的是要上岸活动，搜集我情报，我早就料算到你有这一手，不会上你的当。”因而笑笑地对胡夏米说：“病人现在何处？让本台诊治诊治！”胡夏米听说林则徐会看病，吓了一跳，答不出话来，从林则徐头相到脚，堂堂巡抚大人难道也有学看病的？不相信。后来定神一想，是了，或许林则徐是为了探看虚实。因此，胡夏米大胆带林则徐进船舱。舱内有五个英国水手，看见林则徐进来，不约而同东倒西歪，有的斜躺在长凳上，有的伏在舱位上，有的托腹蹲在地上，有的倚在木柱边，这个“哼”，那个“哈”，这个喊爹娘，那个喊耶苏，出尽洋相。林则徐卷起衣袖，不慌不忙上前，逐个摸摸头，按按脉搏，瞧瞧舌苔，知道这些家伙全是装假病，他对胡夏米说：“勿妨，贵船水手不服中国洋面水土，得了一些说不出名的病……”胡夏米一拍手，点点头笑了，他暗中想：“我早就料到，林则徐根本不会看病，没病会看出病来，太傻了！”他暗自高兴，认为林则徐就要中他的计谋了，高兴地说：“林大人诊得对极了，这几个水手不服中国水土，得了莫名其妙的病，头胀肚子晕，会吃不会做，不得了，不得了！林大人，他们可怜，让他们上岸住院，您看好吗？”胡夏米说完对林则徐装出一副笑脸。林则徐瞧他那一副的滑稽相，想笑又不敢笑出来，心想，“什么肚子也会晕，简直是胡说八道。”胡夏米如意算盘打错

了，只听林则徐说一声：“不用上岸啦，让本台就地给他们医治！”说着取出一个小包包，打开，拔出一根足有三寸多长、闪闪发光的银针，正在用火消毒的时候，几个装病的水手都紧张起来了。这是什么针这么长，莫非是兽医用的？所以一个个摇头毛孔松。林则徐又说：“如果针不见效，还可以用艾火灸。”翻译说完之后，装病的水手可吓坏了，针刺还不够，还用火灸！个个不约而同爬起来，拚命摇手叽叽喳喳不知在说什么。林则徐问翻译：“他们说什么？”翻译笑着说：“他们喊我病好了，不用扎针！”林则徐听了不禁也哈哈大笑起来。胡夏米看傻了眼。林则徐“出绝式”^①，想到这里，他恼羞成怒地说：“哎呀，哎呀，哎呀！人命关天呀！你不懂医术，怎么乱来？哪里拿的母猪针，随便乱扎，如果出了人命，你会赔得起吗？”林中在旁插嘴说：“我家老爷是科班出身的。中国读书人，琴棋书画，医卜星相，样样皆通，你怎么能说我家老爷不懂医道？”翻译传达后补充说：“林大人精通针灸。中国针灸能治百病的，针到病除，没问题，什么病都会好！”胡夏米啼不是，笑也不是，只好摊着双手，耸一耸肩膀，摇一摇头，怪声怪气地说：“堂堂一个巡抚大人，如此开玩笑，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林则徐沉下脸来，对胡夏米严肃地说：“胡先生，你不要再献乖露丑了，不要再在中国国土上赖下去了，你也别想在这里捞到什么情报。本抚台命令你等立即起锚离境，否则……”林则徐愤愤然不再往下说，拂袖离开大船，上了巡逻官船。胡夏米被林则徐揭穿了隐私，间谍活动破产了，走出船舱凝站在甲板上，举目四望，关天培数十艘水师船已从四面八方“阿美士德”号包抄过来，门门大炮好象都对准胡夏米的心窝。胡夏米吓昏了，当即下令起锚，悻悻离境。

^①绝妙花招。

林则徐登上水师帅船，与关天培握手言欢。这是他俩第一次跟外夷较量，第一次的告捷。

第二十一回 不顾前程单街上疏

不出林则徐当初所料，任巡抚第二年，江南又闹大水灾。江苏漕赋，江南历来都要负担十分之九。而这一片土地纵横不过三、四百里，每亩纳赋，所余无几，虽年丰还不敷日食，连续受灾，生计日蹙，农民断了口粮，鸠形鹄面，扶老携幼，纷纷逃荒。林则徐面临如此困境，连夜找两江总督陶澍商议救民良策。

总督府议事花厅的蜡烛已燃过半了，他俩还在侃侃而谈，决定联衔上疏，要求朝廷缓征江南漕赋，拨发赈银，以苏民困。林则徐就案前提笔拟草之时，突然接到谕旨。旨中严斥：“近来江苏等省几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同时还特别指出：“该督抚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只知博取声誉。”道光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吝啬皇帝，他明知江南近几年来多灾多难，民不聊生，故意先发制人，下达了这一道谕旨，钳住下属之口，不准言赈道缓，言下之意要各地官吏必须对百姓施行横征暴敛政策。陶澍、林则徐挨这当头一棒，一齐呆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联衔上疏一事，只好作罢。林则徐扫兴地拖着疲倦的身

子回到自己府衙寝室，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四鼓后上床，还是辗转反侧，一夜无眠。他想，要求皇上缓征，是不是就是为了个人博取声誉？如果不缓征，强行榨取，万民涂炭，后果严重，逼上梁山的图景指日可现。缓征究竟与谁有利？对黎民，对朝廷都是有利的，唯一不利之处可能就是自己的前程！想到这里，他又从床上跳了下来，穿戴完毕，准备再找陶澍联衔上疏。刚走到门口又退了回来，自言自语地说：“不能！不能！这不可能！陶澍虽然与自己肝胆相照，但事关前程，不能拖累人家。”他估计陶澍不会同意联衔上疏。第二天谈及此事，江苏省城所有命官要员无一敢联衔上疏请求缓征。晚上，林则徐回到书房，毅然摘下自己的顶戴搁在桌旁，挥笔单衔密疏道光帝。林则徐一气呵成，写出三千余言密奏。在誊清草稿之时，又作了字斟句酌的修改。待到奏书全写好，东方已经吐白了，四下金鸡唱晓，百鸟争鸣。林则徐仿佛打了一次胜仗，打开书房的窗门，舒了一口气。他松一松臂膀，步出书房，在小庭院下打起鹤拳……

奏书送去京都后，陶澍在复奏中也替林则徐说了不少实话，表示支持。

道光帝虽然爱财如命，但面临实际困境，再加上林则徐的奏书上筹国计，下恤民生，说得句句在理，也不好回驳，故而只好下旨答应缓征。

缓征玉旨下达后，江苏受益农民摆香火，供禄位感谢林青天救命之恩。巡抚衙门门首突然人山人海，香火缭绕，人声鼎沸，人人都要求见见林青天。林则徐命林中出来答话：“众位乡亲们，林大人说，缓征免赋，这是皇上的恩典，也是大伙的实际困难。你们还是回去抓紧灾后生产，自觅生路为要。林大人公务繁忙，你们不要再等了。林大人说，谢谢大家看重了！”这时人群中站出一个老汉，姓张名兰，他亮开嗓子道：“林大人公务在

身，不好出来见我们，大家会谅解的。不过，据说皇上恩典我们缓征免赋，完全是看了林大人的单衔密奏后受了感动而作出决定的。没有林青天的胆量，没有林大人的奏书，我们江苏百姓今天就难活下去了！所以，我们请求能否借林大人的单衔上疏奏书一抄，让子子孙孙记着林大人的恩德。”张老汉说完，得到众人异口同声的响应：“对，我们要看林大人给我们活路的奏书！”林中进内回报，林则徐不同意借奏书草稿。林中出来传达了林则徐意见，人们不肯散去。陶澍八抬大轿那边过来了，见抚衙门首人山人海，派人问了情由，他连忙下轿，对众人说：“众乡亲父老，北京朋友给老夫抄寄来了一份林大人的奏书，你们拿去抄吧！”说毕，从袖内取出奏书。张兰老汉即步向前双手接过道：“感谢陶大人，让小民抄完，即刻归还。”陶澍挥挥手，人群散了。陶澍站在轿旁，望着散去的百姓背影，拈须微笑自言自语道：“还是林则徐做得对！”

数天之后，江苏境内争相传抄的林则徐奏稿遍及城乡。有的印成传单张贴街头巷尾；有的用黄纸抄好放在林公禄位前，晨昏供奉；有的抄录成册当作珍贵礼物馈赠友好。

第二十二回 林公祈雨诸官捐赈

林则徐在江苏任上，头年闹了一场大水灾，第二年江宁（南京）一带夏秋之间又闹一场干旱。老百姓受苦，林则徐心中忧愁

自是与日俱增。他时时刻刻都在筹划如何发动捐赈，议事时三番两次都提到，只是无人响应，大小官吏紧皱眉头历诉难处，殷实富户更是一毛不拔。林则徐想叫他们见怜百姓主动捐赈，磨破了嘴皮还是无济于事。有一早，他忽然心生一计，喊进四个家院，命他们四出传谕府县等文武官员以及富绅首户，定次日午刻齐集雨花台山麓设坛祈雨。家院们被老爷弄得莫名其妙。家院林夏心直口快急着说：“老爷素来不信邪，怎么也要设坛祈雨？”林华说：“设坛还嫌不够，还要如此兴师动众哩！”林兴说：“老爷会不会被这些年的灾荒搅糊涂了？”林中毕竟年长，他坚定地说：“老爷此举，我看必有奥妙！”四人边议论边分头出发送信柬去了。

次日，仍然万里无云，一片晴空。雨花台设坛，好生热闹。午时，百官绅户齐集，林则徐也到了。他主持坛祭，拈香上供，叩三个头后，郑重宣布祈雨仪式开始。他念完祈文，然后命全体席地默坐，不许张盖，不许走动，以示虔诚。骄阳当空，恰是秋老虎季节，阳光当头照射，个个汗流浹背，服饰湿透。一刻二刻熬着过，三刻便吃不消了。有的喊头痛，有的喊嘴渴。此时，林则徐高声对大伙说：“我辈平日养尊处优，不识民间疾苦，今日愿与诸君共尝之。”他扫视众人一眼，那一张张晒红的脸，好象煮熟的螃蟹一样；一个个愁苦满脸的狼狈相，真够好笑。“好啦，诸君口渴也该喝些水啦，以免秋后中暑！”众人见林则徐如此戏弄他们，真是啼笑皆非。林则徐命林中抱来一大瓮热水，他领头喝了第一口，然后依次喝下去，人人都喝了一大口。有的人渴得难过，想多喝两口，林中阻道：“林大人交代，每人只准一口，谁都不准多吃多占！”想多喝的人也不敢多喝了。有一个大富绅，特别肥胖，脚下流的汗湿了一大滩，渴得直喘粗气。轮到他喝水，他抱着大瓮咕嘟咕嘟直往喉咙里灌。林中见状，连忙把大瓮抢了过来，狠狠骂道：“你今天也知道干渴苦人啦，江宁百

姓被旱灾弄得家破人亡，你们为何都不想想他们的苦，林大人劝捐，你们却一毛不拔。今天你口渴，我却也不让你多喝！”胖富绅抹一抹嘴，正在暗中庆幸自己多喝了两口，占了便宜。突然肚子里觉得有点难受。待到全体都喝过了。他竟然第一个带头吐了，把中午吃的好料：鸡、鱼、干贝、海参、龙虾、猪肚、猪肝、绍兴老酒全吐个精光，满地狼藉。因为胖子喝得最多，药性（水中放进催吐剂）也发作得特别猛。胖子一吐，起了条件反射，大家全呕吐了。林则徐吐完稀饭后站了起来，依次逐个检查过去，发现百官和绅户吐出来的全是珍馐佳肴。这时候，林则徐沉下脸，严肃地说：“诸君一听劝赈，个个叫苦连天，说如何如何吃不上饭，如何如何粮库空空。今天一吐，真相大白，诸君吃的是鸡鸭牛羊，山珍海味，现在，灾区老百姓连野菜都吃不上，劝大家慷慨解囊，而诸君不欲拔一毛而利天下，视民命如草芥，置黎庶生死于不顾。如此不仁不义，若让皇上知晓，将何得了！”说完，愤愤然拂袖打轿回衙。百官诸绅惶恐不已，怕林公弹劾，只好乖乖认捐，捐银骤增累万，米谷纷纷平糶。胖子富绅自认倒霉地说：“早听从林大人的劝捐，免得今天受苦，肚子里吐，家里粮仓也得吐出来。”垂头丧气地坐着二人抬平轿回家。

林则徐办完捐赈、平糶公务后，松了一口气，坐在书房里看书。抬头见到壁上自己在江苏任按察使时写下的两句堂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为自己近来公务缠身，未能微服出去听听老百姓对自己的意见而难受，心下就象欠了债一样。他传话四个家院。林中、林兴、林华、林夏闻说老爷叫唤，连忙鱼贯走入书房。林中带头打千喊道：“老爷，唤我等有何吩咐？”林则徐站了起来，很客气地招呼四人坐下。然后指着壁上堂联，对他们说：“这四个字的意思，你们懂吗？”又是林夏性急抢着说：

“我懂，老爷要听老百姓的议论。”林华说：“老百姓对老爷哪个不说好，我看……”林中没等林华说完便插进说：“老爷听老百姓的意见，都是为了要当好清官。”林则徐微笑着说：“林中说得不错，我们不要光听顺耳的话，还要听逆耳的话。最近，老爷我少出去，百姓的意见听不到，你们都在外面跑，听的话一定比我多，你们说说看？”林兴说：“前几天，我和林夏到乡下施赈，有两个老汉坐在田埂上谈话：‘林大人够好的啦，天天为我们灾民操心，不顾前程单街上疏，求皇上蠲免漕赋，用尽巧计劝捐平糶。没有林青天，我们就甭想活到今天。免赋缓征，劝捐平糶，都只能算是一时权宜之计。长久着想，还是要在生产自救上打算盘！’林夏说：‘这两位老汉说得不错。他们说：‘爹有奶有不如自己有，如果江苏境内的稻米，都象林大人家乡一样一年两熟，每亩多产一倍，即使再遇灾年，也不至于马上断炊？’”林则徐呵呵大笑不已，指着壁上堂联说：“我的不对地方，想不到的地方，这两位老汉给我指出来了！”林夏说：“他们并没有说老爷不对的地方！”林则徐和蔼地说：“他们批评我没有在生产自救上给找门路。如今，门路也给我提出来了。老爷我倒要跟你们四人商量一桩大事！”“什么大事？”四个家院面面相觑，十分惊讶。林则徐说：“你们四人会种田吗？”林夏一听老爷查问这种小事，抢先说：“我们四人都是乡下来的，怎么不会种田？林中哥是浦城人，他家种的浦城红大米才好吃呢！”林则徐拍一拍自己的脑袋，又笑着说：“我把你们都忘了，原来你们都是种田人。今天，我交给你们一件大事，要在衙门后院开辟水田一方，试种我们福建家乡两番黄粳米稻谷，一旦试种成功，也让这里百姓来种，让这儿也能一年两熟，你们看好吗？”林中、林兴、林华、林夏忽地都站了起来，齐声应答：“我们照办！”林中说：“老爷对江苏百姓如此操心，我们四人也要出力做点有益

百姓的事。”林则徐高兴地对林中说：“就派你当‘田头’，好好带领他们三人种好田。”四个家院又纷纷赞扬林则徐。林则徐挥挥手，让大家静下来，然后叮嘱说：“今后其他差役，你们都免了，专门种田。”四个家院领命而去。

四个家院出了书房，全到林中房间商议试种稻谷事宜。他们又叽叽喳喳谈开了。林夏说：“我对老爷可真是佩服倒地。你们都记得吧，九月间桃源县监生陈端等人，盗决龙窝汛于家湾十三堡黄河大堤，引水灌溉自己千顷田亩，一时堤决大水洗劫了淮扬一带，造成意外大灾。皇上飭令老爷限期捕获罪犯。一时没有抓到，皇上却怪罪老爷，一下子降了五级留任赎过。碰到这种倒霉事，如果是我林夏，我早就解甲归田了。可是老爷不但对处分不介意，而且还冒着大风险，单街上疏请求皇上缓征……”林中接着说：“我是替老爷捏一大把汗的，搞不好不仅丢了前程，而且得罪皇上还有杀身之祸。”林华说：“皇上准了老爷的请奏，老爷事后又在放赈上救灾上大忙了一阵子。”林兴说：“雨花台祈雨，百官诸绅顺捐。”林夏说：“想不到老爷会想出那么一条妙计，放赈不依靠胥吏，改派书院正在求取功名的书生，直接下到灾区散赈。书生一般心地都比较纯朴，也想在许派差事上有所建树，当然不仅不贪污，反而主动加赈，表示对灾民的体恤。”林兴说：“老爷这一着，真是不见经传不载书的！”

一年后，双季稻果然试种成功。林则徐配同陶澍力加推广。道光七年，宣南诗社诗友潘曾沂在他自己的家乡创建丰予义庄，第二年在义庄试行区田法成功，改进了农耕技术，并著有《区田书》。潘曾沂将印好的书，分别寄给林则徐和闽县陆我嵩。林则徐获得此书，手不释卷，当即加以推行。再说江苏有一个农业专家齐彦槐，他仿制西法水车龙尾车成功，林则徐得知，亲自前往现场观看，只见此龙尾掉河，尺水兴洪波，内无退让外

无漏，崇朝百亩如滂沱，一车当五人当十，用力甚少成功多。林则徐想，有了这工具旱涝就不愁田无禾了。于是立即请齐彦槐督工大量制作，以应双季稻田亩上水利之用。粮食不负有心人，当年果然丰收，百姓展容朝廷也嘉誉了。正是人人都说：“侯官中丞今大贤，讲求水利筹农田！”

第二十三回 禁烟争议朝野沸腾

道光十八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的第二年，闰四月二十七日，一天之内收到私人信件三十三封，有的从北京寄来，有的从江宁（南京）寄来，有的从天津寄来，也有的从广州寄来。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收到私人信件最多的一天。究竟出了什么事？各地如此急急忙忙纷纷来信呢？他拆看着一封封的来信，终于了解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原来京中有一个太常侍卿，名叫许乃济，曾在广东任过粤秀书院主讲和按察使道员等职。两年前，他写下一篇臭名昭著的奏折，题为《鸦片禁例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明目张胆宣扬鸦片无害论，毋须禁民间贩卖吸食，主张取消禁令，准鸦片进口照药材纳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甚至提议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这篇奏折是弛禁派的代表作。而这一年烟患愈加泛滥，受害者越来越多，激起许多爱国士大夫的愤慨不满。侍郎朱鹵、言官徐宝善、翰林何绍基、兵科给事中许球以及赴京应试的举人孔继铤等，在京都不约而同地集结成为一股爱国

禁烟的力量。闰四月初十日，他们会集在鸿胪寺卿黄爵滋家，详细议叙，由福建著名诗人、林则徐好友张际亮起草，用黄爵滋名义，向道光帝奏请严禁鸦片。

道光帝接到这份奏书，在勤政殿内徘徊思忖，苦恼了半天。他怕禁烟断了外税，减少收入，又怕烟毒贻害无穷，正在举棋不定之际，老军机大臣王鼎上殿见驾。旻宁问王说：“王卿家，你对禁烟之议有何见解？”王鼎奏道：“陛下，烟患不禁，国无宁日……”他正要往下说的时候，首席军机穆彰阿上殿。旻宁又问穆彰阿道：“穆卿家，你对弛禁鸦片如何看法？”穆彰阿望一眼王鼎，慢条斯理地奏道：“皇上英明，弛禁自有圣见，利弊自能权衡，可不象王军机说的那样轻松。”狡猾的穆彰阿微露弛禁意图，旻宁自然明白。一弛一禁，紫禁城内斗得难分难解。最后，旻宁把这道难题，下旨命各省督抚、将军广为议叙，妥筹章程上奏。

林则徐长子林汝舟，这年赴京应试，中了进士。恰值此时弛禁鸦片争议沸腾。林汝舟知道父亲是个严禁派，忙将黄爵滋的奏书和许乃济的奏书同时抄录两份投寄给他。林则徐得知儿子高中，自是一喜，又见两份奏书，更是如获至宝。目不暇接，一口气把这两份奏书全看了一遍，知道了京城里的大致情况。看了许乃济的奏书，简直要把林则徐气坏了，连连拍案呵责。在旁听候的林则徐连忙倒了一杯茶让林压火。后来，林则徐又看黄爵滋的奏书，大为振奋，时而抚掌称快，时而拍案叫绝。接着他又看了各地朋友寄来的书信，全是反对弛禁，主张严禁的。林则徐心潮澎湃，决定向皇上上疏，支持黄爵滋，反对许乃济。他正要展纸磨墨下笔时，又拿起许乃济的奏书仔细再看一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逐字逐句地看着，遏制不住满腔怒火，以他飞龙走蛟之笔，驳斥许文，极力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奏陈禁烟方策六

条：一、责成州县，尽缴烟具，并许核作州县功过之数；二、功令吸食者自新，并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逐步递加罪名，以杜因循观望；三、加重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并许限内缴具自首；四、以严予新近的原则，给予官吏失察处分；五、著令地保、牌头、甲长、收查烟土、烟膏、烟具；六、采用熬审之法，审断鸦片吸食者。林则徐写完六条方策后，同时附上多年历试历验的戒烟断瘾药丸方、饮方各两种，建议朝廷颁布各省，以资疗治。

五月初七日，林则徐将这个奏折发往北京。向道光帝表明了自己严禁立场。五月十四日，张际亮由北京至汉口找林则徐。在督署后衙他俩同榻长谈通宵。张际亮将北京的情况详细相告，禁弛两派正在难分难解地恶斗着，张际亮希望得到林则徐的配合与推动。林则徐早有此意，一语即合，答应将前几天发奏的六条方策先在自己任上实施，并且连夜与张际亮筹议，又写了一份奏折，折片名为《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不久即递送京都，进一步驳斥许乃济。林则徐得知张际亮参与黄爵滋严禁奏书的起草，心下甚为钦佩。

送走张际亮后，林则徐便与湖南巡抚钱宝琛，护湖北巡抚、布政使张岳崧熟商，飭属先访开馆、兴贩之人，严缉务获，一面发布禁烟告示，配制断瘾药丸，剴切禁戒吸食。

湖北汉阳知县郭觐辰，也是一个主张严禁者。林则徐严令一到，他便雷厉风行查禁。不到两个月，侦破烟案二十多起，缴获烟土烟膏一万二千余两。汉阳一动，江夏县也动了起来。

八月底，汉阳、江夏两县将缴获的一千两百六十四杆烟枪解送武昌督署，林则徐率同两司道府逐一验明，当众焚毁。缴获的烟土，拌以桐油，烧灰投江。不久，武昌、汉口两局又续缴烟枪七百余杆。钱宝琛来信汇报：“南省收缴烟枪亦有二千三百余

杆。”

湖广厉行禁烟后，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颺，并吸食者亦恐性命难保，相率改图。官衙门前领取断瘾药丸的人川流不息，城乡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一日，林则徐乘轿出外，路旁突然跪着许多老人与妇女，对林则徐叩头称谢，声泪俱下。有个年逾半百的妇女带着哭声说：“我家男人抽鸦片上瘾三十年了，差不多只剩皮包骨，奄奄一息，卧床不起。自从吃了林大人的断瘾药丸后，想不到真的断了瘾，最近吃一点补品，身体恢复健康了，已经能够起床做事情了。我真感谢林大人！”说完，泪如泉涌。林则徐下轿，抚慰他们一番，并请他们继续配合官府把烟禁到底。

九月底，林则徐向道光帝奏报了湖广查禁鸦片的详情，同时又一次抨击许乃济。他说：“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姑免众心之涣弛。”

第二十四回 八次召对任命钦差

这天旻宁很早便到勤政殿，约此见驾的穆彰阿和王鼎已候殿内，二人趋前向旻宁施了君臣大礼，然后由太监安排两张矮凳，两人分坐在道光帝左右。

旻宁开口说：“黄爵滋奏书发交各省将军和督抚叙议，已有多时了，复奏情况如何？”首席军机穆彰阿微露笑容说：“启奏

万岁，到今天为止，接到复奏有二十九件，其中反对黄爵滋严禁主张的占二十一件，赞成的只有八件。”旻宁又问道：“哪些人赞成？哪些人反对？”穆彰阿道：“反对的人，有盛京潘阳将军宝兴，吉林将军祥康，黑龙江将军哈丰阿，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江南河督麟庆等等，赞成严禁的只有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两江总督陶澍，两广总督邓廷桢，湖广总督林则徐……”穆彰阿要往下说的时候，旻宁打断话头，说：“林则徐的奏折，呈上孤家一阅。”穆彰阿说：“此奏书不在奴才处。”王鼎从袖内取出林的奏折呈上，说：“湖广总督林则徐奏书在此，望主圣览！”旻宁接过奏书，微声念道：“……密陈禁烟六策……”旻宁看完全文，打结的眉头舒展了，对王鼎说：“王卿家，你对林卿家的奏文有何见地？”王鼎躬身道：“皇上英明，微臣认为林则徐的奏文句句在理，均是当务之急，望主圣裁！”旻宁望着王鼎爬满皱纹的脸，心中油然生敬：这个老臣在自己父亲手里历任工部、户部、刑部侍郎，为人忠直憨厚。道光二年，旻宁开始重用他，先署河南巡抚，后便任他为军机大臣，接着又授户部尚书，拜东阁大学士。今天他听到王鼎对林则徐奏文的好评，正中下怀。这几天，他对鸦片的禁弛争议伤透了脑筋。王鼎对林则徐严禁主张表示明确态度，难免对自己产生了影响。见穆彰阿在旁，旻宁只好又问穆：“穆卿家，你对王卿家的看法，有何想法？”穆彰阿道：“奴才学薄识浅，对王军机的高见不敢妄加评论。”这是推诿话，也是反对的表示，旻宁一听便明白了，不再问下去，遂打发两人走了。

旻宁躺在养心殿安乐椅上，宫娥摇着椅子，轻轻地前后晃动，他正闭目养神，就是静不下心来，脑子里老是鸦片与银子的魔影在纠缠。这个时候，他感到在自己身旁少了象王鼎这样的人。最后，他舒了一口气，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传命下诏召林

则徐火速来京。

林则徐返京，震动都城。禁烟和反禁烟两派都在静候他入觐的结果。

太和殿上，肃穆的气氛令人生畏。众大臣参奏毕散去。旻宁单独召见林则徐。他捋着短髭微笑道：“林爱卿，此番召对，当知朕意？”林则徐拱手深揖道：“皇上召对，定然筹议禁烟事宜，微臣早作准备，面圣详陈！”旻宁点点头愉快地说：“不负朕望，甚好！”停一下又说：“寡人尝闻杜漏卮而裕国计，卿家，你看如何方能长保裕国之计？”林则徐胸有成竹地答道：

“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通，民弱无可救药。微臣以为朱罇侍郎所言极对。目下，鸦片流毒天下，为害甚巨，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不股栗？！置烟患而不顾，空谈裕国计，此乃许太常侍卿亡国灭种之谬论！”旻宁起先听林则徐对许乃济的“杜漏卮而裕国计”，驳得理由充分，后来又听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心中吃惊不已。旻宁想，无兵无饷，我还能当皇上吗？大清天下长治久安还不是一句空话？他心里暗骂许乃济滑头，用关税让我上当，让我当亡国之君。心想，决不饶恕此厮！他感激林则徐这一提醒，霍地离开宝座，走下来亲热地拍着林则徐的肩膀：“爱卿，明日申刻养心殿见孤。”则徐叩谢退出大殿，回东华门住处。

十一月十二日，林则徐在养心殿再次觐见道光，旻宁让他坐在加毡的凳子上。这一次召对，林则徐单刀直入地解除了道光“边衅”之忧。他奏道：“要杜绝烟毒就不要害怕外夷动武，有备无患何虑之有！”“无启边衅”，这是弛禁派头子琦善的谬论。前五天琦善从天津赶往安肃县拦途对他游说的就是这些话。林则徐今天当然不会让这一谬论混淆圣听的。

十八日，林则徐第八次被召见，这是最后一次召见。林则徐行了三跪九叩大礼，陛辞道光帝。林则徐走后，旻宁又下了一道诏谕，命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地方大吏必须与林则徐和衷共济，办好夷务。

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弛禁派头子穆彰阿、琦善等人感到气候不对，一时销声匿迹，然而他们决不因此作罢。严禁派取得暂时胜利，无不扬眉吐气。在京的一些志同者纷纷向林则徐祝贺话别。留京养病的林则徐座师工部侍郎沈维矫，对他此行极为关切，再三嘱咐珍重。林则徐慷慨地说：“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师生临别时相顾而泣。当时在京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的宣南诗社社友龚自珍，连夜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送行。文中恳切地提出不少建议，殷望禁绝鸦片马到功成，救国拯民，使十八行省迅速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他还建议林则徐带重兵前往广州，添置新式武器，以便作好对夷战争准备。他还打算追随林则徐南下，在禁烟中协力共济。林则徐深知此行得赴汤蹈火，不忍累及挚友，因而婉阻。

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刻开用钦差关防，林则徐焚香朝北九拜，发传牌起程，由正阳门出新仪门，在京故人都在普济堂送别。行前，他在京急办三事：一、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英大鸦片贩首犯查顿，密切监视，以观动静。二、起用旧属原湖南抚标游击马辰，特派他先赴海口代访夷情。三、修书令在广东出差的彭凤池不要回来，留在广州代查鸦片根株。途中，他又急书一份密札，派人飞送广东布政、按察两使。札令中强调禁绝鸦片必须先断夷人爪牙，故首先应严拿汉奸，要他们严格按照已查的汉奸名单，出其不意，带役拘拿，决不许一名漏网。同时，他还严厉警告地方官吏，不得徇庇，否则自陷其罪。

林则徐在南下途中，不顾辛劳，处处查访有关禁烟事宜，广

泛听取意见。路过安徽舒城时，听说当地有位士绅几年前在广东香山县任官期间，曾查获鸦片一万斤。林则徐就向他详细了解广东方面鸦片走私烟毒泛滥的情况，并跟他议论禁烟问题。离开安徽，林则徐一行又向着江西进发。顶着风寒，踏着冰雪，途中辞去了旧岁，迎来了新春。正月初二日，林则徐到达了南昌城。南昌城的学子听说林则徐到来，纷纷怀着钦佩的心情前来拜谒。这一切使林则徐深受感动，他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诗给学使吴其浚。

“眼看时事息肩难，欲挽颓波酌猛宽，集议休教同筑室，领军何必竟登坛。苍生果自防梟毒，丹笔奚劳融豸冠，凭仗儒宗主风教，请纾筹策逮粗官。”诗歌一吐胸臆，表达林则徐为防梟毒，敢于在豸冠头上动土，力挽颓波，中兴华夏的雄心壮志。

第二十五回 反禁烟派埋伏杀机

琦善料不到林则徐根本不听他的话，安肃县算白跑了一趟。他想，今天竟然被他当上了禁烟钦差大臣。他到广东，麻烦的事一定会跑到自己头上来，在伍绍荣那里吃的股份，如果砸了锅，那才算倒霉哩。琦善想起前次在治河中，虽然免职在先，林则徐向皇上奏报在后，不知怎的，总觉得被揭得不很心甘情愿。论起私人感情，林则徐过去跟他还不错。琦善千方百计想把林拖到弛禁派这一边，因此，林则徐赴京途中暂歇安宿县时，他不顾一个满族显贵大臣的身份，星夜赶往安肃县，游说林则徐。

琦善，满洲正黄旗人，博尔济吉特氏，字静庵，世袭侯爵。道光即位以来，由于他善灵机应变，表里不一，深得道光帝宠信，历任巡抚、将军、总督。目下，直隶总督大权在握，他的地位在满族中仅次于穆彰阿。今天得知林则徐被委为钦差大臣，怀着又恨又妒又怕的心理，连夜带着随从策马飞奔京都。到穆彰阿相府门口，天已大亮了。他不待通报，直闯内花厅。穆彰阿躺在丝绒铺垫的摇躺椅上，左右四丫环侍候在旁，有的端参汤，有的端小痰盂，有的拿鸦片枪，有的在捶腿。琦善一进门，自个儿拖一把矮凳坐在捶腿的丫环旁边，急切地说：“穆中堂，林则徐只不过是一个翰林出身的汉员，他何能何德竟然当上了钦差大臣？”穆彰阿抬起浮肿的眼皮朝琦善一觑说：“啊，你来啦！”唤左右看茶。然后又睁一睁昏昏欲睡的迷糊眼，对琦善慢条斯理地说：“怎么啦，你妒忌又有何用，人家皇上看中了他吧！”琦善抗辩说：“难道我们皇族都没有比他有能耐的？”穆彰阿笑一笑说：“等到皇上看出你比他有能耐的时候，委你当钦差大臣还不迟，今天你急什么？”琦善说：“已经火烧眉毛了，亏你还有心事说笑话！”穆彰阿睁大眼睛，问道：“何事，值得如此惊慌？”琦善焦虑地压低声音说：“他一到广州，我们就断送了一大笔外快！”穆彰阿松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什么事，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们在广州的人不会白吃饭的！”琦善拍一下自己大腿，霍地站了起来，抖一抖马蹄袖，对穆深深一揖，满脸堆笑地说：“还是宰相肚子能撑船，深谋远虑，能运筹帷幄。对，我们马上写一封信给邓廷桢。”穆彰阿瞟琦善一眼，漫不经心地说：“写给他做什么？”琦善说：“他是两广总督，广州方面大权都在他手里，同时又跟我们是一派的，主张弛禁，中堂写信给他，他必定言听计从！”穆彰阿不耐烦地从摇躺椅上爬了起来，来回踱着方步，含着瞧不起的眼色，对琦善说：“你还蒙在鼓里，人家早就

跑到林则徐那一边啦！”琦善惊愕地问：“什么？邓廷桢不再主张弛禁啦？”穆彰阿说：“林则徐还没到广州，他便先动起手来，拦截走私船，大抓烟贩子。”琦善自捶脑袋说：“我在天津真是耳目闭塞，这些大变化，怎么都不知道？”穆彰阿说：“不下本钱，倒想什么消息都灵通，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琦善又笑着献媚说：“我看，你有时候比皇上还灵通！”穆彰阿沉下脸说：“不许胡说！”琦善连忙改换口气说：“粤海关监督予瑩，不也是我们皇族的人吗？我们写信给他！”穆答：“不行，此人态度暧昧，而且平常跟林则徐私谊还是不错的。”琦善摊一摊手说：“七除八扣，我们在广州便没有什么得力的人啦！”穆彰阿走近琦善身旁，拍一拍他的肩膀说：“勿妨，还大有人在！”琦善焦急地问：“谁？”穆彰阿接过丫环手里的参汤，呷了一口说：“副都统奕湘，十三洋行总商伍绍荣，督标副将韩肇庆。”琦善竖起拇指说：“对，还是中堂高明，这里文武水陆里外都有我们的耳目，怕什么？我就不信林则徐有什么三头六臂的本领！”穆彰阿又饮了一口参汤，递杯给丫环，然后郑重其事地说：“不，我们不能低估林则徐，还是先发制人为好。”琦善附和着说：“对，先下手为强。中堂，我们写信吧！”穆彰阿命丫环送上文房四宝，由琦善代写，穆彰阿签字落款，分别写了三封信，一封给奕湘，一封给韩肇庆，一封给伍绍荣。穆彰阿逐封过目，改了一两个措词，装进上面标有首席军机大臣絨衔的大信封里，加上棉纸密封，铃上“机密”印章，接着穆彰阿向外一招手，喊道：“来人啦！”一个年轻亲信武弁进来，穆彰阿递信给他，郑重交代：“你驰千里马，日夜兼程赶往广州，按上面写的地址，分别投递，亲自交给收信人，不得有误！”武弁打一个干：“遵命！”遂到帐房领了路费，即刻乘骑上路。

奕湘、韩肇庆接到密信，立即秘密通知查顿外逃。伍绍荣接

到密信，当天下午，一个人闯入商馆。英国又一个鸦片巨商颠地拉着伍绍荣进会客厅。伍绍荣坐在沙发上，紧蹙双眉说：“颠地先生，大事不好，敝国皇上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不日就到广州禁烟。听说抓人的名单上第二名就是阁下。”颠地呷着可可茶，悠闲自在地说：“第二名是我，那么第一名又是谁？”“是查顿先生。”颠地耸一耸肩膀说：“噢，难怪他昨天夜里不辞而别先回国啦，他一走，首当其冲的不就是我吗？”

伍绍荣哭丧着脸对颠地说：“颠地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暂避锋芒为宜！”不等伍绍荣说完，颠地哈哈大笑起来，伍绍荣怔住问道：“先生，你笑什么？”颠地说：“我笑你忘记了林则徐也是个中国人！”伍绍荣弄得莫名其妙：“此话怎说？”颠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拍一拍巴掌，边迈着僵直的洋步边冷笑着说：“中国人嘛，不会不要钱的！”回过来，对伍绍荣又说：“中国还有一句俗语，有钱能使鬼推磨！”说毕，又是一连串轻蔑的哈哈大笑。伍绍荣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担心如果颠地不肯离开广州，落到林则徐手里，自己必然露馅。他奴颜婢膝地恳求着颠地：“先生所说的话，句句是至理名言。不过，眼下可不能太掉以轻心。林则徐毕竟不是韩肇庆，他在湖广任上所作所为先生也定有所闻，他是主张严禁的。他没有厉害的一手，皇上不会派他来广州的。先生，我恳求你，人不避，货船也得躲躲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望先生三思！”伍绍荣急得几乎要跪下来。颠地双手又在胸前，侧头欣赏着伍绍荣这副狼狈不堪的可怜模样。然后点点头，甩了一下手，满足地说：“好！伍先生，这一点，我依了你！”他对站在一旁侍候的乔治说：“通知我们的船队暂时驶出海口，再回到零丁洋去。”乔治答应一声“是”，匆匆走了。

伍绍荣拿出手帕，抹一抹头上的汗花，这个时候他的脸上才

露出笑影，讷讷地对颀地说：“这样，我们也好对付对付！”颀地傲慢地说：“什么叫对付，我们不懂，大英帝国的臣民没有当客人的习惯，伍先生你懂吗？”“我懂！我懂！”伍绍荣哈腰弯背地边说边退了出去。

第二十六回 法场风波国人扬眉

两个多月的水陆兼程，林则徐到达了广州。

广州的天字码头，岸旁一字排开的木棉树，开放着大朵大朵的红花，它们好象点燃的火炬，在热情迎接着远方来客。

林则徐的官船徐徐靠近码头。船上插着“湖广总督”“兵部尚书”的衙门牌在艳阳下闪着红光。岸上人众如山，车马轿子如龙。林则徐从官舱内出来，他头戴杂红色起花珊瑚顶戴，帽后插着双眼孔雀花翎，身着九蟒五爪锦袍，外套马褂，胸前绣着金线锦鸡，项上挂着耀眼朝珠，脚穿青面白底皂靴。国字形的脸上，笑容可掬，两道浓眉下，眼光炯炯有神，特别是他的浓黑短须，更增添了不少威仪。他刚刚离船登岸，两广总督邓廷桢便抢前一步紧紧握住他的手：“少穆兄，终于把你盼来啦！”林则徐激动地说：“嶧翁^①，我也把你想苦了！”广东巡抚怡良向前鞠躬，亲热地说：“林总督，好不容易盼到了你！”林则徐还礼道：“我们能今天相聚，皆出皇上隆恩！”水师提督关天培是林则徐的

^①邓廷桢，字嶧筠。

老搭档，上前打个大千，抖着银须，双眼饱含泪花，喊道：“大帅”！林则徐深情地将他扶起来：“军门！①”二人几乎拥抱起来。海关监督予莛礼貌地深深一揖：“钦差光临，幸甚！幸甚！”林则徐答：“有辱皇命，惭愧！惭愧！”诸官见毕，邓廷桢拱手嚷道：“请！”一时鼓乐大作，鞭炮轰鸣，官绅人众迅速闪开一条通道，林则徐在邓廷桢等人陪伴下，满面春风走向接官亭。

一些外国商人乘着帆船在码头附近观光，此时也各各散去了。

钦差行辕设在宽敞的越华书院里。当天，林则徐一一回拜了迎接他的所有官员，直到深夜才回到书院安寝。

第二天清早，行辕门口人头攒动，都在争看林钦差别开生面的两纸告示。一纸是林则徐亲笔手谕，上写：“本部堂奉命来粤，现驻扎省垣。公馆一切食用，均系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发给现钱，不准勒索赊欠。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系随时雇用，不必派轿伺候。如有借故影射扰累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各宜慎遵毋违。特示。”另一纸告示严肃地宣布：“所有随从人等，不许擅离左右，其派在行辕之书吏，即予公馆内给予伙食，不准借端出入；若文武各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为了集中力量禁烟，告示还特别指出：“所有民间词讼，除实系事关海口应收阅核批外，其与海口事件无关者，一概不应准理，毋得混行投递。至应收之呈，亦应俟到省数日后，择期牌示放告。”大众中，突然爆出一声响亮的叫喊：“好呀！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林青天！”喊话的是一位老当益壮的船民区春兴。旁边一个年轻汉子也激动地喊着：“我父仇可报啦！”他也是一个渔民，名叫江宾。去年，英国人要封他家的渔船搬运鸦片，他老爹不肯，英

①对提督的尊称。

国人一剑把老人家刺下海里淹死了。另一个壮年汉子名叫雷旺的当场挥手说：“林钦差出师了，英国番鬼休想再在广州呆下去了，鸦片必禁，中国必胜！”行辕门前，众议沸腾。

这一天，钦差行辕里来访者络绎不绝。邓总督，怡良巡抚，予莛监督和关天培提督均被林则徐留下共进午餐。

餐席上邓廷楨将英国鸦片流毒两广的情况具体相告，最后对林则徐说：“广州有一个鸦片大走私犯冯安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明天斩首。”林则徐问：“刑场设在何处？”“十三洋行广场之内。”林则徐暗自欢喜，正合心意。微笑道：“好，明日林某亲到广场。”

当天深夜，马辰到行台禀公谒见。林则徐一整天审理公务，十分疲劳，正要脱衣安歇，听说马辰来见，又重振衣冠，在厢房内接见。

林则徐屏退左右，马辰压低声音：“卖放查顿的人，已查明是副都统奕湘。”林则徐生气地说：“难怪我们还没到广州，查顿便逃跑了，原来是有内线的。奕湘真够大胆！”马辰凑近林则徐耳旁说：“他受命于北京穆中堂！”林则徐咬着嘴唇，点点头恨恨地说：“难怪他有恃无恐！”马辰又说：“邓大人，现在完全是站在严禁派这一边的，今年二月底，他突然采取行动，缉捕了两千名吸毒和贩毒人犯。”正在说话间，外报彭凤池求见。林则徐立即传见。彭凤池也是前来报告访情的：“大人南下途中，飞札广东布、按两司拘拿的汉奸毒贩王振高等十七名要犯，已全部落网。第二批捕犯苏光等四十名，大部也已拘拿到案。”林则徐当面嘉许二人办事认真迅速，各奖纹银壹百两，鼓励他们继续为禁烟出力。送走两人，已是子夜一点，他才上床安寝。

第二天清早，十三洋行广场上人山人海。一队清兵在阵阵催魂号声中，押解冯安刚到达法场。官轿里走出了广州典吏，刚刚

双手去扶：“本府来迟一步，手下无知，唐突冒犯！”颠地见唐保本来了，慢慢站起来，又开始神气了，他手指张家骏，向唐责问：“这个歹徒，胆敢一个人打了我们二十多人，触犯了我们大不列颠帝国的人权，应该可以算是犯了天条吧？对犯了天条的人，你们中国该处何罪？”在颠地责问下，吴保本奴颜婢膝地回答：“该死！该死！”颠地趁机道：“好，犯了天条该死，那么就让他死吧，你先砍了他吧！”吴保本料不到会提出这一苛求，嘴里“啧啧”，脸上现出为难神色，一边搓手，一边不断向颠地点头哈腰，口里讷讷道：“待本府带回衙门，再行从严惩办！”颠地傲慢地两手叉在胸前，晃头晃脑地说：“不！不！不！这件事要贵府当场理办！”群众轰动起来，吴保本低声向典吏查问了闹事的简单经过后，笑微微地对颠地说：“颠地先生，今天本府十分对不起你们，处决烟犯的刑场安排在贵地，事先没有讨教准许，如今本府当面道歉，刑场立即转移他处，先求双方暂时息事，先生尊意如何？”颠地用英国人惯使的傲慢口吻道：“不——不行！”接着又说：“不当场处死他，不足显示大不列颠帝国臣民的尊严！”区春兴听火了，一声怒孔：“放肆！英国鬼，你们在中国横行霸道够了！中国的尊严，也不容你们侮辱！”雷旺在人群中高喊：“我们请求知府大人，立即下令处决大烟犯冯安刚！”大伙同声高呼：“处决冯安刚！”吴保本向群众大喝一声：“刁民们，休得借端滋事，快快散去！官府大事，不容你们干预。”颠地又进一步逼迫吴保本处斩张家骏。吴保本咬一咬牙高声下令：“刽子手！”一个袒胸露背的壮汉，提刀走到公案前，打千道：“小人在！”吴保本下令，“午时三刻，处斩肇祸首恶张家骏！”汉子随即押张家骏强迫下跪，人群大乱，区春兴带头冲进去，劫持了张家骏。际此危急之时，外报：“钦差大臣到！”

走在前面的是两广总督邓廷楨，后面就是钦差大臣林则徐。

两顶八抬大桥，跟随成百人差班衙役，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一派威风。百姓见钦差到，自动闪开一条路。知府、典吏离看台俯伏埃尘，迎接钦差和总督大人。邓廷桢引林则徐上看斩台，坐上主位。邓问唐道：“唐知府，今天斩首冯安刚，法场为何这般混乱？”唐保本将前后经过回报钦差和两广总督。邓廷桢请示林则徐：“林兄，如何处置？”“邓兄，你拿主意吧！”这是林则徐进一步考验邓。邓廷桢敲响惊堂木下三条口谕：“第一条，把总张家骏无罪，松绑！第二条，驱逐英国人离开法场！第三条处斩冯安刚执刑！”

当天下午，群众在广场纷纷议论，一个名叫依梅的青年对另一青年：“雷佛，过几天有戏看！”“看什么戏？”雷佛说：“今天邓大人敢驱逐英国仔，全藉林钦差的威。听说，林钦差最不怕番仔，接下去我看禁鸦片会拿英国仔开刀，总会杀一两个人。”依梅说：“戏是有戏看，今天英国仔被驱逐，丢了脸，肯定也不甘罢休的。我看没这么便宜了事的。”两人正在与众人谈论着，突然间洋行屋顶升起了米字旗，旗升上去又降下来，降一半停在中间。依梅问：“雷佛，这做什么？为什么旗升一半挂在那里？”雷佛不加思索地回答：“好了，如今无事了……”“这怎么回事？”“这叫下半旗。”“下半旗什么意思？”“英国女王死了，下半旗志哀。”依梅惊讶地说：“下半旗都是国王死了？”雷佛十分自信地说：“当然是，上个星期我到教堂做礼拜，牧师先生就是这么解释的！”顿一顿，雷佛又说：“现在平安无事了，英国仔全部回国送葬，哪里还有心思在广州胡闹！”依梅深信地说：“当然罗，国丧，不回去不行的。”一个教士打扮的中年人从那边过来，接嘴说：“你们说错了，今天英国人下半旗，不是国丧，而是对我们的抗议！上午邓大人驱逐他们离法场，斩犯放在洋行门口，他们不肯罢休，下半旗抗议！”依梅听完不断点

头，转过来对雷梯说：“说什么女王死了，不通假通！”另外一个人说：“雷梯，就姓雷名精通了吧！”说得大伙哈哈大笑。

第二十七回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林则徐出至大门，挽着邓廷桢的手，两人谈笑风生地步入内花厅。林中看茶烟伺候，邓廷桢落座品茗，然后抽上一筒水烟，吐出一团团白雾，邓廷桢望着飘去的烟雾，对林则徐倾心地说：“少穆兄，广州烟毒已深，积重难返，不下重药，恐难成效！”林则徐爽朗地笑着说：“嶧翁，有你在，我林某心里踏实多了。只要你我同舟共济，再大的难事，我看也不必过虑！”邓廷桢见林则徐如此推重自己，激动得双眼饱含泪水，他说：“都怪我前一段偏信了许乃济的邪说，走了歪路，差点成了历史的罪人……”林则徐打断他的话：“嶧翁，往事不堪回首，算了，甭提它了。昨天，老哥在刑场下的三条口谕，真合我意，百姓鼓掌，全场喝彩，更使我高兴！”

邓廷桢江苏南京人，嘉庆进士，长期在浙、陕、鄂、赣等省任地方大吏。道光六年任安徽巡抚，兴利除弊，折平冤狱，政绩卓著。道光十五年升两广总督，翌年四月，许乃济弛禁奏书出笼。九月初，邓廷桢和粤抚祁埏、粤海关监督文祥三人上奏弛禁章程九条，支持许乃济弛禁主张。为什么邓会接受这个主张呢？原来在道光初年，许乃济任粤秀书院山长时结识了吴华，当时吴

任宜训道兼监粤秀书院，关系密切。道光十三年，吴华根据许乃济、何太青等人在广州讨论鸦片问题时的弛禁主张，写了《弭害篇》，该文泛滥岭南，然后，许乃济又根据《弭害篇》稍加润饰而上奏的。所以说，邓廷桢对弛禁主张印象十分深刻，特别是“……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眼前利益迷了他心窍。后来，邓廷桢亲眼见到鸦片在广州的无穷祸害，见到英夷的贪婪，再见到黄爵滋和林则徐的严禁主张的许多好处，才如梦初醒，连忙扭转过来，抛弃了弛禁的立场。因此，林则徐还没到广州，他便大干出手，抓捕了一大批烟犯。

林则徐深情地又说：“嶲翁，近几个月以来，你在羊城的所作所为瞒不了林某，中国如果能多出几个嶲翁，烟患何怕不消。”邓廷桢含有歉意地说：“邓某惭愧！”林则徐站起来，走着说：“嶲翁，我想办几件事……”邓廷桢迫不及待地说：“只要用得着老朽，执鞭驱马在所不辞。”林则徐坐了下来，从容不迫地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彻底消除烟患，必须摸清窑口、烟馆、烟贩、烟徒，还有外夷的一些详情。唯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邓廷桢虽然岁数比林则徐大十岁，但心里却佩服林的才能。今天听到这些说法，感到十分新鲜。他说：“你说得不错，摸不清对方的底，很难一网打尽。兄弟，你尽管把办法拿出来，我邓某一定全力以赴。”林则徐呷一口茶说：“我想举行一次乡试。”邓廷桢眨巴着眼睛说：“乡试一年一度，都在秋季举行，没时间，搞乡试，做什么？”林则徐解释着说：“这是模拟乡试。我们的宗旨让全省士子也来帮我们禁烟，请他们对禁烟的问题写出自己的看法；有何妙计方略，也可以让他们畅所欲言。另外，要士子举发他所知道的烟贩、烟馆、烟徒等等状况。我们便可以依据他们的举发，核实查办！”邓廷桢拍着桌子，感奋地

说：“妙！真妙！老兄，你真不愧诸葛再世！”林则徐诙谐地说：“我如果是诸葛，嶧翁便是刘备再世啦，我只能当帮手。”邓廷桢笑着说：“我说不过你。”林则徐又说：“我想把这个考试命名为《观风试》。兄长，你看如何？”邓廷桢抚掌说：“老弟，连这个名字都出得好，《观风试》，观天下之风也！”林则徐说：“考场就设在贡院里。”邓廷桢说：“便如此议决。”不日把这越华、越秀、羊城三个书院的学子六百四十五人召集举行《观风试》。

接着林则徐向邓廷桢提出要几名译员，准备翻一些外国书籍，从中了解外夷的情况。邓廷桢当场介绍了两个人，林则徐很满意，叫他们明天就到行辕着手办事。

最后林则徐向邓廷桢打听一个人。他问：“嶧翁，昨天广场打了颠地的那个名叫张家骏的把总，现在何处？”邓廷桢道：“他在广州府衙门当差。”林则徐说：“这个人爱国，胆略过人，不畏强暴，一人敢跟二十多人较量，难能可贵的。敢跟英夷较量，真是个好汉！我想收他在身边使用，老哥意下如何？”邓廷桢微笑道：“慧眼！慧眼！见宝取宝，好，我就成全你吧。我会通知唐知府，过两天把人送来。”

当天下午，邓廷桢介绍的通译袁德辉、梁进德先后都来了。林则徐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林则徐望着袁德辉问道：“你今年几岁啦？”袁德辉从座位上站起来作揖道：“回大人的话，学生才二十一岁。”林则徐又问：“仙乡何处？”袁德辉坐下答道：“学生澳门人，前年在澳门马礼逊学校毕业，学了一些英文。”林则徐照样客气地问了梁进德的情况。梁说：“我是广东顺德人，自幼跟随父亲梁亚发在美国宣教师布立治曼博士家中住了八年，从小就学会讲英语写英文。”袁德辉指着梁进德介绍道：“他的堂叔梁廷枏是广州有名的学问家，对西洋很有研究，

现任越华书院监院。”林则徐高兴地说：“你们都是有学问的，梁廷枏先生我一来就知道了，不过还没有会晤过，另日定当跟你们一块前去拜望。”梁进德谦虚地说：“林大人日理万机，敝堂叔不过一介寒儒，蒙大人如此厚爱，实属幸甚。学生得便，必告知叔父，大人忙不过来，千万不要轻移玉趾。”林则徐笑道：“下车伊始，乍来新到，忙了一些，过一段稍有余暇定去拜访。”袁德辉道：“拜访梁先生，这是林大人看重文才吧？”接着，林则徐把译书译报的宗旨说了一番，请他二人推荐译目。袁德辉推荐了《澳门新闻纸》。梁进德推荐了英国慕瑞写的《地理大全》。《澳门新闻纸》随时可以看到外夷时事；《地理大全》可以看到外夷诸国的疆土起止方位。此二项译目，对了解外情大有好处，林则徐一下子便点头赞成翻译，命袁、梁立即着手进行。

第二十八回 微行察访酒楼惩凶

安排好翻译之事，林则徐心想，今后对付洋人有办法了，很是高兴。这天他起了个大早，刷完牙，正想前往后花园散散步，消除消除几天来的劳顿，林中带着张家骏进来了。张家骏一见林则徐便双脚下跪行了全礼。林则徐双手扶他起来，两目老在家骏脸上打转，好象在寻找什么标志似的。果然鬓边的一颗小黑痣让他找到了，林则徐端详片刻后开口问家骏：“你是哪里人？”家

骏嗫嚅道：“福州人。”林则徐果断地喊道：“张狮子，你不是张狮子吗？你认得为师吗？”张家骏扑啦啦两眼流泪，又跪了下来：“我认得老师。老师奉旨代天巡狩，学生不敢相认。”林则徐扶起家骏，让他坐下谈。林则徐高兴地说：“二十多年不见了，你的大头大脸，浓眉粗眼，加上鬓边这颗黑痣，果然让为师认出来了。家里父母如何？何时流落广东？”张家骏把过去情况对林则徐谈了。

原来林则徐进京做官后，狮子父母相继亡过，十几岁的一个孤儿，生活无着，只好央人进福州将军衙当兵，遇着一个好心肠的把总，膝下无儿便收他为子。这个把总原是鼓山法济和尚的徒弟，精通武艺。他见狮子聪明伶俐，甚是怜爱，故将全套武艺相传。其中福州的地牛犬法一百零四步，狮子学得步步精通，运用灵活。所以一人能跟二十多个英国水手较量，并且彻底打败他们。后来那位把总死了，狮子又经人推荐，到广州府衙当兵，几年后提升为把总。林则徐问他：“你为何改名家骏？”张家骏说：“因狮子名字太土，怕人家瞧不起，故而改名。”林则徐拈着短须说：“家骏，只是家里的一匹骏马，气魄不够，还是狮子威风！”略一停又说：“不过，如今你已成丁了，不是狮子，是大狮，雄狮。但是千万不要当睡狮，要当醒狮，为师意欲将你名为张醒狮，你看好吗？”张家骏无限高兴，接受了老师的命名。林则徐微笑地说：“从此之后，我就叫你张醒狮，我已经和邓大人商量过，你就留在老师身旁听用。”张醒狮欢天喜地答应。林则徐对醒狮说：“明天为师带你微行察访，你去准备。”醒狮“喳”一声退下。

第二天，林则徐和张醒狮改换打扮。林则徐扮珠宝商人，张醒狮化装伙计跟随左右。二人悄悄从后衙出去了。张醒狮先到广州一年，路径熟悉，他前头引路。广州街面繁华热闹，三十六行

样样都有。将近吃午饭时刻，林则徐二人走进一家大酒楼。招牌贴金三字“可然亭”。看规模很派头，进出的都是官家和阔佬。林则徐登楼，顺便坐第一桌。酒保吴二走到桌前，打揖微笑道：“客官，换一位好吗？”张醒狮道：“这里空位，为什么要换？”吴二说：“客官，你可能是外地人，这里情况不熟。”林则徐问：“此话怎说？”吴二说：“客官，广州府少爷唐大雄，包了这一桌，今天来不来，在下不知。如果他来了，客官吃一半再搬动，你们又麻烦，我们还得受责。”林则徐听后心想，这个小子好跋扈。本想跟他碰一碰，转而又想自己微服出来是摸鸦片走私黑市的底，不爱节外生枝，与烟毒无关的暂时少管。张醒狮性格耿直，听说唐大雄这么“霸”，立即对吴二说：“他有钱吃馆子，我们也有钱吃馆子，谁先到第一桌就该让给谁？我们坐了就不搬。”吴二陪笑道：“客官，看我们的面上还是让让吧！”张醒狮道：“不让！”林则徐站起来：“我们还是到第三桌去吧。”吴二连忙笑呵呵地替林则徐移盏筷排到三桌。张醒狮只得无言服从。吴二道：“客官，吃什么菜？”林则徐：“爽口吧，一碗鱼汤，一碗豆腐汤，一盘炒猪肝，一盘炒鱼片，饭两包。”张醒狮补充说：“饭要十包。”吴二惊道：“饭吃这么多，酒呢？”林则徐微笑道：“在下不会喝酒。”吴二道：“客官，请去楼下，楼下是饭馆，楼上是酒家，在我们这里吃的是酒菜。”林则徐还未介意，张醒狮又恼火了：“伙计，你牌上都没写楼上喝酒楼下吃饭！”林则徐不予计较，笑笑说：“那么，把酒热来吧！”吴二传唤开：“鱼汤、豆腐汤……”

片刻，酒菜饭端在林则徐桌上。张醒狮握酒壶并给林则徐斟酒，刚刚喝几杯，有一个人慢慢从楼梯走上来，林则徐瞟目一观，此人年龄只有三十多，骨瘦如柴，头先行，脸色灰白，好象肺癆病鬼，落坐第五桌，手压桌面，有气无力地喊着：“二哥！”

二哥！”吴二过来，不好声气地说：“绍宗，你今天又来喝酒？两数未清呀，兄弟，再赊老板不肯。”名叫绍宗的痨鬼带哭声地说：“二哥做做人情吧，抽鸦片我没钱，只好到你这里难为你了。我的底班，二哥十分清楚，有机会总要算得清清楚楚，不至连累你。”吴二道：“你也太不争气，你父亲做这么多家产，到你手上败得这么快，真是造孽！”顿一顿又说：“你哥哥伍绍荣在广州还是第一户，为什么不向你哥那里借一些？”伍绍宗有气无力叹一声气道：“二哥，世事淡薄，人没亲，钱最亲，我哥铁公鸡一毛不拔。我落魄如此，他哪把我看做兄弟？二哥，你比我哥还亲，还让我欠两三数。”吴二摇头道：“我看，你这鸦片要戒呀！做人要争气！”伍绍宗：“二哥，烟没抽几口会断气，还争什么志气！酒可醉人！”吴二无可奈何地说：“老伍，今天是最后一次啦！”吴二下楼，酒温一壶，炒花生捧一碟仔放在绍宗面前，老伍对吴二千恩万谢后自斟自酌。林则徐明白了此人是鸦片鬼，他又是广州一等豪富伍总商的胞弟，所以特别留意听着。楼梯声音“嘭！嘭！嘭！”走上来一个后生仔，岁数只有二十多，官家公子装扮，头戴青缎通纱六瓣小帽，身穿灰绸镶边长衫，外套金钱花青缎马褂，白袜，人字口皂底国贡青鞋。后面尾接尾跟随四个家丁。林则徐见此人如此阔气，心想可能就是广州府少爷。果然，吴二满脸笑容迎他到第一桌落坐。吴二将桌布罩清楚，盂筷摆好，把菜牌搁在少爷面前：“请少爷拣菜！”阔少点十多碗，酒温一壶。吴二下楼备菜去，又有一个酒保捧一盘香茶过来，阔少饮茶等菜，眼瞟四方。

没多少时间，酒菜统统由吴二捧上来了。阔少也是自斟自酌，四个家丁站在背后守候。林则徐寻思：唐知府纵子如此，本身必定也是贪官污吏之辈，所以对唐大雄的行为也倍加注意。此时，唐大雄觑第五桌喊道：“伍绍宗，一个人喝酒太寂寞，搬过

来跟本少一块凑热闹。”伍绍宗见唐大雄唤他，喜不自胜，忙将花生、酒捧过来跟唐大雄合一桌。知府少爷为什么会跟这个鸦片鬼这么亲热？其中有文章。原来，伍绍宗妻子名叫李桂花，年轻貌美，外号活西施。伍绍宗抽鸦片破产，迫老婆酒楼卖唱。今天桂花感冒风寒，没出来卖唱。知府仔花花公子，早就垂涎三尺，千方百计想将伊谋过手做小老婆。唐大雄敬绍宗一杯酒后说：“今天何以不见尊嫂呀？”伍绍宗：“少爷，她感冒风寒，无法出来卖唱。”唐大雄：“没关系，你唤她出来，陪本少喝几杯热酒，可以解去感冒。只要陪本少喝酒，不用唱。你也可以趁便去鸦片馆再抽几口呢！”说后，取出一两银子放在伍绍宗桌前。鸦片鬼见钱眉开眼笑，接银过手，立即生龙活虎地跑回家去请李桂花。

果然不出一筒烟时间，伍绍宗扶李桂花上楼来了。唐大雄一见李氏心中发痒，忘了自己的身份，到楼梯边亲自接李氏入席，显得格外亲热。唐大雄倒一杯酒敬李氏：“嫂嫂，我听伍绍宗说，你玉体欠安，感冒风寒，喝上几杯热酒，比喝金线吊葫芦中药还灵验。”李桂花勉强陪笑推辞道：“少爷，依不会喝酒。”唐大雄心想，她可能碍于丈夫在旁，所以对伍绍宗发话：“老伍，你还不快去抽鸦片？”伍绍宗连忙致谢不迭，下楼奔向鸦片馆。唐大雄见伍绍宗走了，放胆地将凳子移过来跟李氏并排坐着，强要她喝酒。李氏为了应付，随便接杯呷一口。唐大雄得寸进尺，摸着李氏的手背，淫笑道：“嫂嫂，你的皮肤比蛋还要雪白透亮。”李桂花见大雄动手动脚忙站起来说：“少爷欠陪了，依家有病，先回去。”说完便掉头走了。唐大雄怎肯放手，即步上前拦腰将桂花抱住：“本少想你多时，今天走不得。”李氏挣扎不脱，忙喊道：“少爷，你若再不松手，我要喊啦！”唐大雄道：“只要你肯跟本少，你丈夫那里需花多少银子我负责。”李

桂花见大雄涎长脸笑着，感到恶心，知道挣脱不了，只好一叠声喊道：“救命！救命！”林则徐不忍再看了，离开座位，大声向大雄喝道：“住手！”大雄被林则徐这一喝连忙放手，觑真见是一个商人打扮的人，不放在眼里，又去抓李氏的手。林则徐酒杯一摔，手指唐大雄：“你是何方歹徒，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唐大雄见状，心中纳罕，这个商人够调皮，做这个样子，比我父亲还大。林则徐当然比他父亲大得多，知府怎能与钦差比。唐大雄手指林则徐，恼羞成怒：“本少有钱，她是你何人，敢来干涉？”说完手起一个巴掌向林则徐脸上掴了过来。随即“扑当”一声，楼板上躺倒了一个人。是不是林则徐摔倒？不是！原来，当林则徐走近唐大雄时，张醒狮就即近，看见知府仔要掌钦差，张醒狮早已落下盘，打一个月并扫，恶少便摔倒了。恶少屁股摔痛，咬一咬牙，喝一声“打”。四个打手围近张醒狮。狮子一个人打四个，腿起拳落，不是这个跌倒，就是那个负伤。那恶少见四个打手爬起摔倒，嘴里暗骂道：“饭桶！这样的本领，怎能保护本少！”那恶少想先走，才到楼梯边，那叫福福的打手被张醒狮抖一脚，摔到知府仔背后，知府仔站不住脚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福福跟大雄一块下去。那家伙满脸流血，转身骂道：“福福，你为什么不去打，还要你送下来？”福福喘着气：“不是我爱送，是被人一脚踢下来的。”福福才说完，楼上一个接一个，三个打手全滚了下来。福禄寿喜全堂滚蛋了。四个打手扶起主子，离可然亭馆店匆匆而逃。

馆店伙计吴二哭丧着脸对林则徐、张醒狮说：“你两位真够大胆，打了知府仔，惹恼广州府，他们会马上派兵来抓你们的。客官，事不宜迟，请快快离开本店。”醒狮说：“伙计，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至累及你们！”吴二：“我是一片好意，劝你们快走！”林则徐微笑道：“谢谢老哥！”说完走到李桂花身旁，温

言问道：“尊嫂，何以落魄如此，有何苦情，可对在下诉来！”李氏见问热泪双垂，将自己家世与苦情和盘托出。林则徐：“呵，原来尊嫂家严还是已故的南宁知府李乐先生，在下跟他还有过一面之缘呢。”当李氏诉说到伍绍荣如何借势欺负他丈夫，霸占四份之三家产的时候，林则徐愤愤不平：“伍绍荣借何权势，敢如此明目张胆欺人？”李氏说：“他用钱买来了御赐举人、御赐布政司头衔。当今穆中堂宰相是他的靠山。在广州他还有一批狐群狗党，朋比为奸，合伙大搞鸦片走私……”正说到这里，林则徐压低声音说：“尊嫂，你小声一些，将这些情况详细告诉在下。”李氏点点头，抹抹眼泪，低声对林则徐谈了半天，尽将伍绍荣一伙内情详告林则徐知晓。

唐大雄由福祿寿喜扶着回衙，进了内花厅。知府唐保本见状，怒道：“福祿寿喜，少爷何故如此？”唐大雄见到其父，一阵辛酸哭道：“爹爹，不肖受人殴打啦！”唐保本寻思：我是一州之长，我的儿子谁人敢打？忙问：“何人敢打？”福祿寿喜将酒楼发生的经过说了一番。福福说：“那个打手好生面熟，有点象把总张家骏。”唐保本跺足道：“糟了，糟了，你们今天得罪了钦差大臣！”唐保本将张家骏调去钦差行台听用之事说了，唐大雄、福祿寿喜全惊坏了，呆在那儿，半晌说不出一句话。唐保本对四个打手喝道：“你们还不快扶少爷进内请医调治！”福祿寿喜齐声应道：“尊命！”四人扶唐大雄入内厢。从此之后，唐大雄收敛多了，有从善改恶之意。

回过头来再说，林则徐听完李氏告密，十分高兴，赠银二十两给李氏：“将这些钱叫你丈夫拿去做小可生意，暂度时光。”又从手提包取出一盒戒烟药丸交付李氏：“劝你丈夫一定要将鸦片戒掉。一餐两粒，一天六粒。这一盒用完，你丈夫的鸦片便可戒掉。”张醒狮在旁道：“前几天十三洋行广场杀了贩卖鸦片的罪

犯，惩一儆百，卖鸦片杀头，抽鸦片不戒的也要杀头。”李氏道：“林钦差真是雷厉风行，我们百姓太高兴了。我一定劝绍宗戒烟！”醒狮道：“林大人言出法随……”醒狮还想往下说，被林则徐递一个眼色，赶紧收住话尾。李氏千恩万谢告别林则徐。

第二十九回 紧锣密鼓行辕议事

半个月过去了，钦差行辕内毫无动静。羊城百姓开始议论了：“林钦差，莫非也象唐保本知府那样怕洋人吗？羊城的英国狼何时才能赶走？”某些烟贩、烟徒觉得有机可寻了，他们制造谣言，张贴打油诗攻击邓廷桢。在总督衙门前张贴的打油诗这样写道：“名为圣主除秕政，实行聚敛肥私门，行看莺粟禁绝日，天网恢恢早及君。”明目张胆警告邓廷桢不要高兴太早。在钦差行辕门首也发现一纸打油诗，上写：“禹域虽广地却贫，邓公仗钺东海滨，终日纵吏勤网捕，不分良莠皆成擒。”公开诬蔑邓廷桢缉捕烟犯是胡作非为。这些歹徒，忘乎所以，甚嚣尘上。有些早已关闭的烟馆，又开始暗中招揽烟客，有些外逃的烟贩、烟徒，又纷纷潜回羊城，外商又开始神气起来……诸如此类都使邓廷桢、怡良感到焦虑。这半个月来，林则徐和张醒狮究竟走向何方，他们都不得而知。虽然说林临走时曾和邓通了气，但林的安全却叫他们牵肠挂肚。

又过五天，林则徐回来了。邓廷桢、怡良闻说，不约而同前

来访问。林则徐风尘仆仆卸下商人打扮，正在梳洗，邓和怡良都进来了。怡良说：“林大人在外二十天，我是提心吊胆了四百八十点钟。”林则徐诙谐地说：“没事，我的命还是很硬的！”邓廷桢说：“怡良兄挂念你，责无旁贷，如果钦差大人出了事，他身为全省的父母官，如何向皇上交差？”说得三人都咯咯而笑。林则徐传人烟茶侍候，然后对两人说：“去请也没这么刚好，今天正好有几件大事，须找你二位议叙。”邓廷桢和怡良见林则徐有话，知道下一步有新部署了，甚为兴奋。两人都捧起茶杯，用杯盖理一理浮在水面的茶叶，微微呷了一口，恭候着林则徐发话。林则徐说：“这二十多天中，外间议论纷纷，都以为我们要停锣煞鼓。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正在打第一道闹台鼓哩！懈翁，今天下午我们召集全省文武大员议叙禁烟事宜。这是一项大事。另外，事不宜迟，后天我们提前举行《观风试》，把六百多名的士子都动员起来，和我们一道禁烟。两位大人，你们看好吗？”怡良抢先说：“林大人走了二十天，羊城旧态复萌，邓大人也蒙了不白之冤，那些烟棍公开出来贴打油诗，诬陷邓大人。”林则徐微微一笑，安慰说：“树正不怕影子斜，打油诗我看过了，没有什么可怕。我在杭嘉湖任上，不是还有人把状告到军机处去吗？当时，我年浅性躁，丢官归隐。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自己当时太幼稚可笑了！一件事，总是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的。自古事难全，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就行了。烟在必禁。这些刁徒不管耍什么花招，千万不能动摇了我们的矢志！”怡良说：“林大人说得好，方才提出的两项大事，我同意马上执行！”邓廷桢急躁地说：“此时不行，更待何日？”

当天下午，钦差行辕议事大厅，召开禁烟部署会议。长方形议席盖着红绸布，锡制莲花座托着江西景德镇白瓷口杯，每人面前搁置一杯，好象标兵一样，两列一字排开。席旁围坐的两广高

级官员也好像这些井然有序的杯队，个个危襟正坐恭听林钦差的训谕。“众位！”林则徐以征询的口气说：“各地都在厉禁鸦片，为什么广州收效不大？”伍绍荣抢先表白：“原因不在我们，而在洋船上。”林则徐不动声色问关天培：“关军门，你看呢？”关天培躬身答道：“水师可以把洋船二十二只全扣下来。”林则徐干脆指出：“不仅要扣船，还要将船上的鸦片全部缴获！”关天培兴奋地答道：“这才是正本清源！”海关监督予堃连忙用和缓的声调说：“洋务洋务，不能失误，还是看一步走一步，慢点儿来为好！”伍绍荣乘机说：“洋人不好惹的！”关天培霍地站起来：“洋人不好惹，难道中国人就要永远受这臭气吗？”林则徐果断地说：“兵贵神速，慢没有好处！”转向十三洋行总商伍绍荣问道：“查顿跑啦，颠地还在吧？”“在商馆里。”伍绍荣谨慎地回答。林则徐站起来，大声喊道：“奕副都统！”“卑职在！”奕湘紧张地站起。林则徐严肃地宣布：“传我的晓谕，派兵把守商馆所有出入要道，不许让洋人跑掉一个，特别是二号大烟贩颠地不许走漏！”奕湘答道：“是，大人！”林则徐又喊道：“水师督标副将韩肇庆！”坐在第三行尾巴座位上的韩肇庆，正在深思着，突然被林则徐一喊，吓了一跳，慌忙站起：“卑职在！”林则徐说：“命你布哨珠江沿岸，不许洋人走脱！”韩肇庆见林则徐是布置防务给自己的，并不问其他的事情，心情一下子松了下来。他答道：“遵命！”林则徐对奕、韩挥挥手：“你们准备去，可先走！”二人退出议事大厅。林则徐对伍绍荣说：“伍总商！”“卑职在！”伍绍荣垂手直立。林则徐继续说：“由你出面，命十三行所有洋商经纪人负责查明外商鸦片存量，劝其尽数缴交。收缴时必须写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具造清册，呈官点验，收清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存匿。”林则徐喝一口茶，又说：“并由你们传我口谕，要外商

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伍绍荣诺诺称是，答应回去传达。林则徐客气地对予堃说：“予监督，你看如此布置好吗？”予堃道：“林大人措置有理有节，我看外商不至反对吧！”最后，林则徐又下了一道军令，让关天培立即派得力水师把守海口，不让任何鸦片趸船漏网。不等会散，伍绍荣抹着头上的汗花第一个溜出议事厅。

夜深了，林则徐已上榻了，记起昨天跟邓廷桢商议建议皇上给英王颁发檄谕的事，心想，还是邓的想法对，现在还不到国与国之间发檄谕的严重地步，先用个人名义发信给英王向她提出忠告。于是，他又披衣起床，就案挥毫，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写信。他在信中写道：“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制造并夹带鸦片，诱惑愚民，使其自陷死地，借以牟利。前此鸦片贩私为数尚少，今则毒流远近，贻害弥深……今定卖鸦片和食鸦片者均处以严刑之例……此种毒物系在贵国所辖地方之奸人所制造。无论制造或贩售自非出贵国主之政令……向闻贵国吸食鸦片有禁，处分亦甚严厉……贵国王诚能先禁其贩售进而禁其种造，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今我国已禁吸食，贵国辖地自亦应禁止制造……此举诚能做到，不仅可为我华民除一祸害，亦可为尔民人获致安全。”这封信林则徐委托在广州的一个美国眼科医生巴驾翻译成英文，征得道光帝同意后才寄了出去……

第三十回 视察虎门重振军备

这天，林则徐天还没有亮就起床，梳洗完毕，草草用过早

膳，带马辰、彭凤池、张醒狮等乘坐骑前往虎门视察。快马加鞭到达时已是午后了。邓廷桢、关天培、予堃等人都已到齐，他们在东莞县姜丁泉知县陪同下，在太平镇吃了午饭，然后再乘骑走了一段路，才到虎门。

林则徐登上虎门要塞，瞥见形势险要，高处危崖壁立，丛林参天，炮垒蛰伏；远处天风呼啸，浪过朦胧；内则礁石列布，如剑如戟；外则岛屿敷陈，如锁如练。这里是珠江出海咽喉的穿鼻洋。林则徐暗惊：这里多象闽江口的五虎门。此时此地，黎庶百姓的厚望，父老乡亲的嘱咐，师友的勋勉和皇命的重托，汇成了林则徐救国拯民的宏愿。这时关天培走上来，对林则徐、邓廷桢等人介绍说：“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沙角山，对面是大角山，两山东西对峙，这便是虎门的第一重门户，为大角、沙角炮台。”关天培转过身指向远处说：“第二重门户为横档、永安、威远、靖远、镇远，巩固等炮台。”姜知县说：“第三道门户是大虎炮台。”林则徐察看了第一道防线沙角、大角炮台后摇摇头喟然长叹，对邓廷桢说：“懈翁，如此设防，能打得过人家吗？”邓廷桢表示同感说：“朝廷历来不过问这里的海防，出现如此局面，不足为怪！”姜知县插嘴说：“国朝康熙五十六年建此炮台以来，朝廷还没有派大臣来过问过此间大事，今天林大人到此，算是破天荒的第一遭！”邓廷桢解嘲地说：“钦差大人到此，我看虎门有望啦！”予堃含笑说：“林大人此番视察，定不辜负广东黎民的厚望！”林则徐谦虚地说：“我两个肩膀顶一个脑袋到广东来，有何能耐，还不是靠广东的诸位！”林则徐又说：“不过，话说回来，这里的设防太差了！”关天培愤愤不平地说：“这里有的炮，纯系装点门面，不能点火，一点火便自身爆炸。”林则徐就近摸着一尊铁炮，感叹地说：“这炮还是乾隆初年造的，风雨飘摇几十年，锈斑连片，派得上用途吗？”“少穆兄，

公^①赤诚报国，林某感佩之至！”

予堃认捐了三十万两，还剩下一百三十万两都向伍绍荣取讨。伍总商究竟有多少家财？能付得起这笔浩大军费吗？林则徐是个精明人，通过各种渠道，早就摸透对方的底。

伍绍荣，又名伍崇曜，原名元薇，字紫垣。广东南海人。祖父伍国莹于乾隆四十九年创设广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行。父秉鉴，以敦元为商名注册登记，善于钻营，行务大为扩充，跃居十三行之首。秉鉴乳名亚浩，故而外商均称他为浩官。崇曜袭继父业，商名改为绍荣。按当时行商子沿父名惯例，外商仍称他为伍浩官。伍绍荣比他父亲更善于钻营，他不仅勾结外商，贩卖鸦片，私运白银，垄断外贸，成为巨富；同时善于走当朝权贵门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就是他的不挂牌股东。他不惜花钱买通上下，故而道光帝先后给予钦赐举人、候补郎中、候选道加布政使等等显耀头衔，十三行行首总商的官衔，当然也不会旁落的。外商中有他的股份，怡和行中也有外商的投资。伍绍荣的财产总额总在五百万两上下，广州首屈一指。林则徐在此次《观风试》中获知，他勾结水师督标副将韩肇庆，伙同水师其他官弁梁恩升、徐广、蒋大彪等人庇护鸦片走私，又发了一笔财。林则徐嫉恶如仇，当然要向此人索讨不义之财用于防务。

大家听说向伍绍荣要一百三十万两军费，不约而同会心微笑，钦佩则徐有识有胆。究竟用什么办法，能够使为富不仁的伍总商乖乖献出这笔巨款呢？大家都在心中纳闷。

视察毕虎门要塞所有炮台后，林则徐对彭凤池说：“要跟英夷接火，我们还得加强海建军备。我建议你找译员翻译国外新武器的资料，尔后自行土制一些鱼雷，以备军需，你看如何？”彭凤池说：“在短时间内，定叫土雷上阵打英夷！”林则徐又转头

^①予堃字厚庵。

对马辰说：“此番我带张醒狮一起微行察访时，结识了老渔民区春兴等人，希望你从速帮他们组成一支水上民勇，协助官兵防务，你看……”马辰没等说完，便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命。

在东莞县后衙歇宿一宵，次日林则徐一行人上马回羊城。

第三十一回 礼尚往来不损国体

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商妥，发出谕帖二件：《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鸦片》，直接交给伍绍荣督办。《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抄写多份分发往在商馆内的各外商，催其缴烟。林则徐知道这都是先礼以后兵的例行公事，外夷决不会那么乖顺地按谕办事。发出二谕后，他即着手第二步工作，准备惩一儆百，要抓捕颠地。天还蒙蒙亮，他便起床伏案写奏书，向道光帝报告他要抓颠地。奏书上写：“密查英吉利国夷民颠地，在省城夷馆居住已历二十余年，包揽各夷鸦片在省售卖，且延请土人教习汉书汉语，购阅邸钞，探听官事，勾结奸民，把持洋务。所有售私偷漏之弊，皆其主谋，此夷魁不逮，不但烟土不能查缉净尽，且恐别生事端。”奏书发出不久，道光帝回谕：“便宜行事”。

英国领事义律在澳门收到林则徐谕帖，开头他不当一回事，搁在案头不闻不问。后来接到颠地急信，知道广州风声已十分吃紧，林、邓雷厉风行大抓烟犯，颠地三番五次送钱到钦差衙门，均被挡驾。如果英方对缴烟再不表明态度，拿出行动的话，钦差

行辕必定有新的惊人举动，颠地在来信中表示十分惊慌，再三恳请义律到广州一趟。

义律此时也有一点着慌了，林则徐究竟是一个甚等样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立即坐船到广州。一上岸，他就朝着颠地商馆走去。为了防备颠地逃脱，商馆周围有许多中国人围着。馆内许多外商听说义律来了，他们手拉着手奔出馆来迎接。义律见状，有点害怕，将腰剑拔了出来提在手上以防万一。围馆的中国人，恐怕夷人用武，为防止他们下船逃走，纷纷跑到岸边截住。人众喊声如雷，义律吓了一跳，连忙往馆内窜，外商们尾随着进馆。

海军上校义律，英国人，道光十四年随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粤，第二年继德庇时任第三商务监督，同年提为第二商务监督，道光十六年律劳卑死，他升为商务监督，英国驻华的全权代表。

他匆匆入馆，听取了颠地和外商的汇报，知道中国方面对禁烟开始认真起来了，心想林则徐是个铁腕人物，必须认真对付。

义律坐在沙发上托腮冥想：“林则徐果然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厉害？我义律来中国已经五年了还没有碰上这等硬汉。一个堂堂大不列颠帝国的领事，岂能容他轻视？”他眨巴着两只小小的碧眼睛，呆想一会儿，果然计上心来，心想：“明天我要煞一煞林则徐的威风。”

第二天林则徐正在行辕书房里检查缴烟递折，见一份美商递折，名叫琼斯多尔，递折上表明，自愿交出所有鸦片存货计一百十三箱，并向林则徐禀陈今后决不贩卖鸦片。林则徐随即在递折上批复赞扬琼斯多尔的“殊为出众可嘉”，并希望他“仍催各夷人即速缴土”。写完批复，林中递进一张请柬，原来是义律的请帖，邀请他今晚到义律私邸参加宴会。林则徐心想：“义律不来递折缴烟，倒有心思排宴会客，究竟葫芦里装什么药，我倒要前

去看个明白。”当晚，林则徐带张醒狮、林中等随从，乘官轿一路威风凛凛到义律私邸赴宴。

片刻轿到义律别墅门口，林则徐靠手板一搭下轿。门口有十几二十辆马车停列两旁，不见主人接客，林则徐心中很气：“英国领事有意怠慢本官，侮辱中国，实在可恼。”林则徐动步闯进别墅，身边人关心他安全，跟随着。林则徐转身说：“免！你等在门前专候。”跟班差役全部守在门口，林则徐到大厅，见大厅顶上点一盏水月灯，中间摆一张长方形评议桌，上面罩着白桌布，左十张椅，右十张椅，左右二十张上下两张，共计二十二位，两边坐满各国领事代表。义律坐在主位上，下头留一个下位空着，准备给林则徐坐。林则徐到大厅，见这个情况，就知道是针对他的。他不慌不忙停在大厅前高喊：“义律先生在哪里？义律先生在哪里？”义律不得不离位上前迎接：“林钦差，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义律向前和林则徐握手。义律手被抓住，林则徐边走边说：“主人让客三千里吧！”讲完就坐在上位。各国领事心中有数，义律今天有意侮辱林则徐，想不到林则徐坐了主位。义律站在旁边呆住，变成了林则徐的当差，十分难堪。义律见俄国领事坐旁边，轻声道：“太不识趣，还不赶快起来。”俄国领事被他碰一下，赶紧爬起，往下挪，就这样，领事们只好象弹钢琴一样，1 2 3 4 5，一个一个往下挪。

林则徐坐定后说：“领事备帖相请本官，不知有何公干？”

“林大人，今日备帖相请，只为联络感情，会见会见吧！”林则徐说：“好吧，我们也需要联络，联络。”大伙说：“对！联络，联络！”林则徐道：“本官钦命在身，缴烟之事……”义律打断林则徐话头：“今晚是我个人私宴，不谈公事，只谈私事。”各国领事齐声附和：“对，今晚不谈公事，只谈私事。”义律眼示伺候在旁的仆役：“看礼物！”仆役递一礼物给义律。义律双

手捧给则徐：“林大人，今晚初会，没准备，送这一盒小礼，请阁下笑纳。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林则徐接过手，装潢相当讲究：四方小盒，朱红退光漆，外加贴金花纹。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礼品。林则徐翻开一看，是一套小巧玲珑的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咀，钻石烟斗，旁边放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都是高级装潢，起码值十万英镑。如果是贪财人，一见就要缴械。林则徐不是这一等人，看一下礼物，他心中已明白了。义律送这礼物，目的两条。如果收下，两个目的都达到：第一同意和我英国鸦片继续通商；第二贵重烟具你一耍，就会拿去试，一试鸦片就上瘾，自动上钩。林则徐捧着礼物，笑笑对义律说：“此物相送，本官收不得！”义律道：“何以收不得，见面礼吧，物轻意重。”林则徐道：“义律先生，谅必你知晓，本部堂奉当今皇上旨意，到达两广，目的是肃清烟毒。这一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官……”义律抢先问：“本官怎样！”林则徐严肃应一句：“当众没收！”义律吃了一惊：“没收？”义律转而又想林则徐相当狡猾，明不敢要，却借一个题目“没收”，公开将这礼物收去，所以义律笑呵呵地说：“好吧！好吧！林大人只便没收！”顺水推舟将礼物摆到林则徐面前。林则徐笑着轻轻一推：“义律先生，请你收起来吧，本部堂姑念你我初会乍见，友情为重，烟具不予没收，请阁下带回本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这一下，义律阴谋粉碎，啼笑皆非，面子难堪，无地自容。他呆了半晌，为维护面子，只好将礼物收回，皮笑肉不笑说：“林大人为官清廉，不为利诱，在中国的确少见！”林则徐说：“少见，总不是见不到吧？”林则徐言下之意，中国虽然朝纲不振，贪官污吏到处有，但是清官总不能说一个都没！义律这时候完全相信颠地的话，这钱是打不进的。义律没话讲，只好说：“请！”招呼客人起菜。林则徐拿起洋菜餐具——刀叉，勺，使用得十分自如。林则徐在

江苏当巡抚的时候，会宴就吃过洋菜，因此运用自如。洋菜吃了半天，大家都没讲话，日本领事觑俄国领事轻声说：“今晚，英国请林则徐，就是这样一直吃菜吧？”俄国领事应：“我不知道！”俄国领事问德国领事，德国领事摇摇头，德国领事问意大利，意大利耸耸肩膀，没吭气。美国领事摆摆手：“大家都不知道，吃吧！管这么多事做什么？”各人大吃，真象民间道士唱花，哐哐当当都是声音。林则徐边吃边想：“看义律今晚的摆布，完全是想出我的洋相。第一步，留下位给本官，这不是我个人地位高低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地位问题。第二步，相送烟具，想逼使我承认鸦片通商的合法化。这两步棋，都被我破了。现在还得注意对策，第三步、第四步是行马，还是行车，我要步步留神！林则徐正在想心事，仆役捧上一个大盘放在桌上，盘上排二十二个玻璃杯，杯中放一粒鱼丸。林则徐心想，外国人真吝啬，每人鱼丸只限一粒，并且没清汤，干干的，这莫非是做酒包的^①？林则徐见各国领事，捧起玻璃杯，向前举了举，林则徐为了不失礼节，也把杯举了举，然后，跟喝酒一样，将这粒“鱼丸”倒进嘴里。一阵冰凉，透入牙根，林则徐知道自己上当了。这时，他见各国领事玻璃杯举好，放在面前，用小匙，一点一点掏着吃。这是什么菜？原来是冰淇淋。林则徐初见，以为是干的鱼丸，整粒倒进嘴，冰冻彻骨，牙关冻麻木，舌头冻硬。他知道义律捉弄自己，想让自己在各国领事面前出洋相，扫我中国人面子。想到这里，林则徐牙根咬紧，将冰淇淋吞下去。他面不改色，眉不皱，使在座的各国领事震惊，暗中佩服林则徐厉害。义律企图借此机会煞林则徐的下马威，想不到却空赔了一桌洋菜。林则徐这时候，站起来，拱手道：“各位欠陪了！本钦差准备明晚设宴行台回敬各位！”各国领事同声答：“一定打搅！一定打搅！”各国领事送

^①福州酒席习俗，吃完菜，随带、鲜果糕点干菜一类的“酒包”。

林则徐到别墅门口，然后立正，六十五度鞠躬，送林则徐上轿。林则徐回转，第二天做好准备，摆宴两桌在议事大厅。天刚刚黑，厅内灯火辉煌。一会儿，英国领事义律带各国领事到达行台。林则徐到门口迎接，一看都是原班人马，向前客气两句：“劳驾，劳驾。”便把领事们接进会议厅。两张月桌上，已经摆好了酒盅筷子。林则徐招呼客人上席，自己和义律同坐一桌。林则徐早和厨师商量好，外国人吃西餐，吃细草，吃雅不是吃饱，准备四炒六汤二甜，口味做到家，吃不厌。一等厨师听了钦差的交代，做出来的菜味道当然好，不用白兰地，而用浙江绍兴酒。整桌酒菜全是中国风味。开席，连吃四炒，外国人开始出洋相了。筷子不会用，揀菜菜滑落桌上，用手拿又怕太粗，只好把汤匙和筷子双管齐下。义律揀住一块醉排骨，刚刚颤颤巍巍地夹到面前，“咕嘟”一下，丢进酱油碟，酱油溅到眼睛上，十分难受，赶紧拿出手帕去擦，全桌人看了大笑。四炒吃完，吃六汤，吃到第三汤，十锦鱼丸端出来。馅十锦，清汤泡着，一粒一粒鱼丸浮着。色神和冰琪琳差不多，带一点牙黄色，外国人不内行以为这是冰琪琳。“哎呀，有点特别，质量高，放汤中不会溶化。”日本领事盛一粒过来放到嘴里。“哎呀，咸冰琪琳。”日本领事咬一口，十锦汁溅了出来。鱼丸味好，各国领事吃得爽适。各领事边吃边攀谈，有的还建议今后宴会也要吃中国菜。众口昂昂谈得正热烈，福州风味的芋泥端上桌，番仔个个伸长脖子看：上面白白的，看清楚了原来是白砂糖；黑黑的一点一点，是芝麻。林则徐盛一瓢向前一举，说：“请！”各国领事汤匙象划桨一样齐，铲一瓢去了半大碗。义律怕吃不到，看准准的从中间铲一大瓢。芋泥表面蒙着猪油，看着没气，实际上有摄氏八九十度。各国领事，跟吃鱼丸一样全瓢送进嘴。义律不客气，也全瓢捧进嘴。只听见“呀”的一声，各国领事嘴烫得耐不住，大吐特吐，吐得

满桌都是芋泥，有的沾在舌上，用汤瓢去刮。义律那一瓢，又烫又大瓢，他烫得跳了起来，本想吐出来，但想起昨天林则徐吃冰淇淋的情景，心想：“他敢整粒吞下去，今晚，义律我也不能吐，一吐就要出笑话。”谁知，那芋泥实在太烫，八九十度在嘴里怎受得了？“哇”一声，他嘴里的芋泥吐出来，吐到了德国领事头上。顿时全桌大乱。义律舌头伸得老长，全都脱胎了。他眼泪直流，要啼不敢啼，出尽洋相。这时候，林则徐微笑着站起来说：“各位领事先生，中国菜好吃吗？”林则徐这话颇有含意，他告诉这批洋人，中国这块肥肉不是任意任人吞吃的。厨师最后还端出一碗甜汤。领事们连忙都站了起来——嘴烫坏了，无法再吃甜汤。义律嘴烫坏了，结结巴巴地说：“林钦差，告……告辞！”林则徐送出来，各国领事分手。林则徐在客人走后，忙叫来厨师问道：“芋泥这碗菜，我没有点，是谁出的主意？”一个老厨师答道：“老爷，是我出的主意！”林则徐严肃地说：“不应该如此捉弄人家！”林中在旁道：“是小的将义律如何刻薄大人的情况告诉这位老师父，他见老爷被洋人欺负，所以也来一个还敬！”众人说：“这叫做礼尚往来吧！”大家哗然大笑，林则徐摇头也笑了。

义律回领事馆。义律心想：昨天我想出林则徐洋相，没达到目的，今夜他一个人出这么多人的洋相，此人够厉害。看来颠地现在已无路可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是让他马上离开广州为好，否则会被捕。林则徐这人不好惹，要是颠地被捕，不但会惹出不少麻烦，并且有损大不列颠帝国国威……

第三十二回 天罗地网疏而不漏

义律吃芋泥烫了嘴，疼得说话都会流口水。这叫做甘露寺招亲，赔了夫人又折兵，有苦说不出。他知道林则徐不是好欺的，于是，当机立断派人找伍绍荣。

英国领事馆里，百叶窗透出昏暗的灯火，乔治引伍绍荣进入会客厅。义律异乎寻常地上前同他握手问安，伍绍荣受宠若惊。

“伍先生！”义律发话了：“我们想委托你办一件事。”伍绍荣预感不妙，问：“领事先生，小人能办到的当尽力而为！”义律走到他身旁拍拍肩膀说：“不必忧虑，很简单的一件事，请设法让颠地先生离开广州。”伍绍荣神经倏地震动了一下，嗫嚅着说：“回义律先生的话，恐……怕……晚了！”伍绍荣紧蹙双眉，拉着义律走向窗口，指着窗下提灯笼来回巡逻的兵勇，紧张地说：“对面商馆围得水泄不通，连江面都布满了巡逻船，插翅难飞呀！”义律拉着伍绍荣坐回沙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中国有句成语，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伍先生肯用心，我想颠地总会平安地走出广州！”伍绍荣苦笑一下，两手抱着脑袋。义律压低声音说：“不用再想了，商馆后院有个狗洞通向外头的垃圾箱，颠地可以从那儿钻出去，只要你帮忙做好乔装接应工作就行了。”“嗯？”伍绍荣沉吟犹豫着。义律又进一步说：“伍先生你还可以找奕湘先生吧！”伍绍荣给义律这一提醒，好

似丢在水里的人见到救生圈一样高兴，两眉舒展地说：“对，我要找奕副都统商量，看来办法有了。”义律说：“中国还有一句话：‘钱死人不死，’该花多少钱你先垫付，往后颠地会补偿给你的。”伍绍荣霍地站起，对义律说：“小人立即找奕副都统去。”说完要走，义律喊住他说：“慢走！”伍绍荣站在义律面前，小心地说：“领事先生，还有何言吩咐？”义律眨着碧眼，沉思地说：“陆上靠奕湘先生护送，水上呢？”伍绍荣这时候倒胸有成竹地说：“水上我找韩肇庆！”义律连连点头称妙：“韩先生经常跟我们颠地合作的，此事找他，决不会推诿的！”义律这个话，目的要伍绍荣识相，一旦颠地落在林则徐手里，你老伍也开脱不了牵连的。老奸巨猾的伍绍荣一听便完全明白了。伍想：“我不为开脱干系，还要先贴钱办事？你义律想的太妙了！”伍绍荣临走前，义律还特意交代说：“花钱要出手一些，一万、两万，颠地是不在乎的！”伍绍荣只好诺诺称是而退。

当日天黑，八点左右，两顶官轿停在垃圾箱旁边。颠地站在厨房狗洞旁想心事：“领事叫我爬狗洞，他也是无计可施了。”无奈何，只得卧倒侧身钻出去。垃圾不是味，颠地快吐了，他从垃圾堆钻出来，全身都是垃圾。伍绍荣赶紧过来将垃圾抖掉，帮他穿上官服，戴上官帽，塞进第二顶官轿。伍绍荣坐上头顶官轿，街头灯“布政司”挂在轿杠上。伍绍荣认为无人挂眼，可以顺利脱关，轻轻喊一声起轿。两顶轿犹如丧家犬匆匆离去。怎料得，已经有人看见了。谁？就是伍绍荣弟媳妇李氏。自从酒楼受知府仔侮辱，遇微服察访的林则徐搭救后，李氏感激在心，回家劝导丈夫。鸦片鬼心想，鸦片再吃下去家散人亡。下决心将鸦片筒折断，放进灶里烧。果然鸦片戒去。不过有时鸦片瘾还会起，眼泪鼻涕滴滴落，叫李氏去买解药。李氏今晚出来买药，路过这里，见垃圾箱旁边歇两顶轿感到奇怪，就躲在一棵树后看动静。

这时她发现伍绍荣大伯，鬼鬼祟祟东张西望；接着她又看见颠地由狗洞爬出来……啊，林则徐查禁鸦片，封锁十三洋行，看样子外国人想逃走。她见大伯将外国人化装为中国官员，藏在轿内，运出广州，甘心做外国人走狗，心急如焚，心想林钦差爱民如子，替中国百姓解除痛苦，我有责任报告给钦差。李氏心定意决，由树后出来往钦差行台走去。半路上遇到张醒狮。“嫂，你这时候去哪里？你丈夫鸦片戒掉了吗？”“酒楼遇你老板^①拿药相赠，我男人吃了戒烟丸把烟戒了。药吃完了，有时候旧疾还会起，鼻水滴滴落，我现在就是要去买药。”“大嫂，很好。”“大哥，且慢，有一件事。”“嫂，什么事？”李氏将此刻发生之事讲一遍。醒狮说：“嫂，那一天酒楼相遇的老板，就是林钦差。”李氏听完连声称赞：“恩官！恩官！”张醒狮说：“嫂，你只便回去，这件事由我转告林大人。”李氏去买药，张醒狮远远跟着那两顶官轿，两眼跟探照灯一样照着两顶轿子。伍绍荣洋洋得意，以为脱险，刚刚接近珠江码头，突然间有人大声喝过来：“住步！停轿！检查通行！”随着两个巡逻兵过来。轿夫说：“伍大人，这里检查，请你落轿。”伍绍荣敲敲轿板，放下轿。后头颠地听说前面检查，害怕得很，狗洞爬半死，又不能过关，他一心只希望是奕湘都统部下到这里来巡逻，那就没问题。伍绍荣翻轿帘离轿，觑一下是巡逻兵，心想，你们这行正站歪的，跟我顶撞什么？所以打官腔说：“你两个当兵的认字吗？你不看看轿杠挂的‘布政司衔头’！看后灯，按理要回避，姑念你不识字，不知不罪。”想不到这两个巡逻兵胆够雄，知道伍绍荣底子。他们心下道：“这人是商家，官府布政司衔头，完全是空的，张什么威风，没时候坐轿，肯定做不可告人的事。”于是喝一声：“伍总商，管你什么布政司。林钦差大人下令，不论大小官员由此过

^①当时林则徐化装珠宝商人，张醒狮化装伙计。

境，都必须下轿检查！”另一个巡逻兵说：“后面轿里是谁？出来检查！”颠地在轿里自言自语：“哎呀，我不能检查呀，我眼睛是蓝色的，我的鼻子比中国人高，一查，原形定出现！”颠地死赖在轿里。伍绍荣答到：“哎呀，老总，后头这顶轿坐着病人，病重，抬去医生那儿。”“伍总商，什么病？”老伍心想，要讲严重些，他们会怕，不敢接近，就说：“老总呀，吐和泻，霍乱，会传染！”一个士兵说：“不管什么病，一概要检查！”伍绍荣见无法通融，正感到紧张，突然马蹄哒哒……马未到，人声先喝过来：“你们干什么？”巡逻兵一听，奕都统大人到，忙上前向奕湘汇报：“大人，小人奉林钦差之命，大小官员由此经过，要受检查。伍总商带一顶轿，据他说是病人。”奕湘：“唔。”老伍一看，心松：“奕大人，小弟今晚送一个病人，你部下一定要检查，对他说，这病会传染，他们还是不相信。”奕湘看两个巡逻兵道：“哎呀，伍布政司送人看病，不需要检查吧！”这两个巡逻兵听完：“是是”。伍绍荣抱拳道：“奕大人，后会。”讲完上轿，两顶轿一阵风似地抬走了。轿到珠江码头，伍绍荣落轿，到后面掀轿帘：“总经理出来。”颠地这一下松一口气！头摇一下，一阵风过，打京鼓泥壳帽掉下江中，颠地掩头道：“哎呀，我帽飞去。”绍荣赶紧掩住颠地的嘴：“不要声张，我这里再给你戴一顶。”帽才戴在头上，有人厉声喝过来：“站住！”颠地吓了一跳，“咳！我又坏了，这个声音真熟悉，在广场杀犯的把总张家骏。完了，怎么办？”颠地站在码头上呆呆划十字，求上帝庇佑。上帝去睡了，根本不管。伍总商听声音，知道事坏了，拍三下，掌声为号，通知韩肇庆部下上岸接应。他自己便匆匆溜了。醒狮走到颠地面前：“你好大胆，外国人化装成中国官员，想逃出广州，真是妄想！你以为装得很象？告诉你鼻子没换就不象。走！去钦差行台！”江边有人喝一声：“站住！”尾接尾窜上四条大

汉，手提金口扑刀，向张醒狮头上砍过来。张醒狮手一抵，颠地摔倒旁边。颠地心中欢喜，上帝果然威灵，派天兵天将救我来了！四条大汉团团围住狮仔，四把大刀朝张醒狮头上砍下去。张醒狮武艺不差，如何让你砍得着，只见他弓一下身跳出圈外，说时慢动时快，张醒狮急转身飞起日月腿，向其中两人猛扫过去，两人踉踉跄跄摔个嘴啃泥，半天爬不起来。另外两人回过身直向张醒狮杀来，他左闪右避，起一脚又扫倒一人，托一肘又将最后一个人的扑刀打到一丈二以外。张醒狮愈打愈猛，四人不是跌倒就是挨揍，四把扑刀都被他打飞了。徒手搏斗，四条大汉根本不是张醒狮的对手。本来，张醒狮想从容不迫地狠揍他们一顿，以示惩戒，考虑到打久了那个外国人会溜走，所以只交两个回合，便大喊：“抓番仔呀！抓番仔呀！”泊舟江边的雷旺、区春兴等数十个民师，早已刀拔叉举等待着，听到张醒狮喊声，唿哨一声全奔上岸。四条汉子见势不妙，四下落荒而逃。伍绍荣早已伺空溜脱，剩下人地生疏的颠地好象落水狗一样乖乖受缚。张醒狮押解着颠地，把他连夜送进了钦差行辕。

林则徐披衣起床来到值班房，张醒狮递上区春兴呈词，说：“这个番仔，是民师们帮助抓获的。”林则徐看完呈词，脸色铁青，喝令押颠地进看守房，待明日开审。

“积重难返呀！积重难返！”林则徐气呼呼地自言自语。在书房里背着手来回踱步。他想到伍绍荣、韩肇庆等人的汉奸行为，愈想愈气，狠狠向桌上猛击一拳，茶杯跳起来翻滚落地，打破了。响声惊动了贴身管家林中，连忙跑进书房，见林则徐铁青着脸坐在直背椅上喘气，还在为刚才之事生气。林则徐有个脾气，他在生气的时候，谁都不要去劝，越劝他便越气。林中当然知道的。他无声无息地过去收拾打碎的茶杯，抹掉桌上的茶渣。突然，他瞥见挂在几桌旁墙壁上有一幅林则徐手书的横幅《制

怒》溅有茶水，灵机一动，用自己的手帕去抹拭茶水，边拭边自语道：“这么好的一幅字让茶水弄脏了，多可惜！”林则徐听到林中的话，朝横幅一望，知道林中是在劝自己不该发怒，要制怒！小不忍则乱大谋，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他又想到父亲在他小的时候说得那个性急县官的故事……怒气慢慢消下去。

第三十三回 凛然正气抑恶扬善

林则徐传见二十八个司、道、州府官员以及水陆副将以上大员。广州府知府唐保本接到通知，赶来钦差行台，走到议事厅大门口，见左四个卫兵，右四个卫兵把守大门，议事厅周围还有十几个卫兵来回巡逻，一股森严的杀气使唐保本暗自寻思：“莫非我的儿子事发，林则徐今天找我算帐？”他正在寻思，突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唐保本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水师督标副将韩肇庆。“不要乱拍，吓坏了人！”唐保本带有三分埋怨口气说。

“怕什么，堂堂一个四品黄堂，如此胆小！”韩肇庆半笑半讽刺地说。唐保本拉了一下韩肇庆的袍襟说：“今天会场武备森严，有点不正常！”韩肇庆毫不在意地说：“没什么不正常，军机会议，要保护会场平安。”唐保本说：“啊，原来如此！”二人边说边进了议事大厅。

议事大厅正面高台上摆着一张小腰桌，红缎桌裙围着，林则徐刚刚从屋里出来，登上这里的座位。台下，第一排直背椅五

张，坐着邓廷楨、怡良、关天培、予堃。空一位是留给伍绍荣的。第二排五位：奕湘、英隆、梁恩升、徐广、蒋大彪。第三排各州知府。第四排各司道台道员。唐保本、韩肇庆迟来一步，坐在尾排两位。

林则徐端坐台上，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全体大员。大员们个个低下头去。林则徐用响亮的带有浓厚的福州腔调说：“众位！皇上派本部堂到此何干？”大家异口同声答道：“厉禁鸦片！”林则徐微微点头说：“对！林某接受皇命到此厉禁鸦片。大家知道，禁烟是国朝万万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座诸位，沐着朝廷厚恩，吃着皇上俸禄，又是百姓的父母官，国家兴衰，百姓生死，你们能置若罔闻吗？”众答：“不能！”“哼！”林则徐拍一下桌子气愤地说：“你们之中不仅有人置若罔闻，还敢徇庇鸦片，卖放洋人！”说完，他又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众人。做坏事的人，不敢接触他的目光。林则徐不紧不慢地喊道：“伍绍荣在吗？”林中答道：“还没来。”“请过假吗？”“没有。”林则徐不再往下问了，略一筹思，目光又开始扫视了。突然他的目光落在奕湘的脸上，喊一声：“奕副都统！”奕湘虽然有恃无恐，被这突然一喊，总有点不自在，慌忙躬身答道：“卑职在！”林则徐意外地问道：“你是哪里人？”奕湘感到奇怪，今天林则徐气呼呼地训话，哪有心思问这个小事，这是怎么回事？不大清楚，奕湘橄榄形的脑袋瓜倒是很灵的：“莫非林则徐想摸我的靠山？既然问了，何不乘机露一两手？”他很快答道：“卑职乃满洲正黄旗人，直隶总督琦善大人是我的表哥。”奕湘说完，见众人都用惊羨的眼光望他，心里够惬意，倒有点飘飘然起来，半闭着眼睛在自我陶醉。突然“砰！”一声林则徐站起来盛怒拍桌：“来！去掉他的顶戴！”两个武弁上前摘除奕湘官帽。奕湘惊醒过来，不知何故，自己两腿不听使唤地软

了下来，跪在地上，口里频频喊道：“卑职有罪！卑职有罪！”林则徐问他：“你身犯何罪？自己讲！”奕湘精神稍定，后悔不该不打自招便认了罪。他想，就凭自己是皇族的人，你林则徐一下子也扳不倒的。所以，他口气又硬了起来：“回大人的话，卑职还不知自己身犯何罪，竟无故遭受撤职处分！”林则徐又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喝道：“不准狡赖！”略一停顿又说：“本部堂以为你是皇族的人，把重任交给你。你不但没有看管好颠地，反而受贿卖放，真够大胆！”林则徐点破了奕湘的要害问题。奕湘好象泄了气的皮球，软在地上。刚才听见林则徐提到“皇族的人”，以为林是有意看顾他，因而连忙喊道：“请林大人看着皇族情面，姑念卑职初犯，高抬贵手！”奕湘第一次说了这么多下话，林则徐不但不卖情面，反而冷笑一声：“你这是初犯吗？哼，不要再耍花招了，查顿谁叫他跑的？你跟韩肇庆、梁恩升、徐广、蒋大彪近一两年来做了一些什么？”奕湘这一下子才吓坏了，这么多事林则徐了如指掌，他半句抵赖的话也不敢多说了，只是磕头求饶：“念卑职与琦善大人同乡之情，望大人宽恕！”林则徐不容分说，传令武弁将奕湘当场押往按察司衙门定罪。

奕湘押走之后，会场鸦雀无声。

韩肇庆偷偷走到门口，借口小便想溜走。门口武弁不准出去。他只好回到座位上耷拉着头坐着待问。唐保本佯作不知问道：“刚才想去哪里？”韩肇庆有气无力地答道：“去小便。”“怎么又回来？”“门口不准出去。”唐保本带三分讽刺地说：“保护会场平安，有进无出吧！”韩肇庆心事重重，明知老唐在挖苦他，也不去理会。

邓廷桢忽然站了起来，对林则徐打揖说：“林大人，邓某暂且告退！”林则徐一惊，以为邓廷桢对自己刚才处理奕湘有意见，连忙走下来到邓面前，轻声问道：“邓大人，何故告退？”

邓说：“不瞒林兄，韩肇庆是我的旧属，关系比较亲近。他与奕湘勾结干坏事，秉公问罪，我极表赞同。为了从速把原委弄清，我还是回避为宜。”林则徐见邓廷桢如此光明磊落，甚为钦佩，因而亲热地拉着他的手，和霭地点头说：“邓兄说得有理。不过，林某为人你时久必知。”怡良也过来说：“林大人秉公而断，决不无故株连，邓大人放心走吧！”邓廷桢扬扬手，告别众人，离开议厅。林则徐亲自送到门口，武弁当然放行。

林则徐回到位上，即下令摘除韩肇庆、梁恩升、徐广、蒋大彪顶戴，一律当场押送按察司问罪。韩、梁等押走法办，众心更加慑服，林则徐趁热打铁，站起来说：“严禁鸦片，要上下同心同德，大家说，对吗？”他的果断行动，凛然正气，无不激励人们，众同声道：“愿与大人一道效力！”林则徐见大伙有如此决心，心头感到慰藉。接着，他赞扬了海关监督予堃，他说：“予监督以海防大局为重，捐资十万两白银以充军需，本部堂当即书奏皇上，为予监督讨取嘉奖！”大家用羡慕的目光投向予堃，弄得他倒有点不好意思，多胡的肥脸上阵阵绯红：“微表心意，不足挂齿。”正说到这里，张醒狮进内报道：“大人，伍总商来了，候在门口。”林则徐不悦地说：“传他进来！”张醒狮高喊：“传伍绍荣！”伍绍荣听这口气，惊骇不已：“传，不对劲，这不是在传犯人？”

伍绍荣怀着鬼胎，低着头蹑手蹑脚走到林则徐面前深深一揖，低声道：“卑职有事来迟，望乞恕罪！”林则徐嗯一声让他入座。伍绍荣入座后，为了掩饰内心的空虚，他抢先说：“昨天穆中堂函催卑职选办皇上贡品，卑职终日奔忙，故而来迟，请林大人包涵！”林则徐暗想伍绍荣和奕湘是一丘之貉，都抬出自己的靠山吓人。我林某怕这个便不会来广州的，狗眼看人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议事已有一个时辰了，林则徐脸上始终阴云

密布，不见一点笑意，突然间爆发出如此狂笑，不仅教伍绍荣毛骨悚然，也令在堂的人惊诧不已。林则徐收住笑容，对伍绍荣说：“我们三番五次禁烟，英夷如何制而不服？伍总商你长年累月接触洋人，一定悟出其中道理吧？”伍绍荣道：“卑职认为他们全仗船坚炮猛！”林则徐说：“依你说来，他们武备雄厚，我们海防凋敝罗！”伍绍荣谨慎地说：“就是如此。”林则徐紧接道：“海防凋敝源在缺钱，伍总商认为对吗？”伍绍荣连连点头说：“对对对！”林则徐说：“正因此故，考虑是否向伍总商怡和商行借一笔军费！”伍绍荣紧张地问：“多少数目？”林则徐淡淡地说：“不多，一百三十万两！”伍绍荣哭丧着脸，乞饶地说：“不瞒林大人，近年来朝廷宣布禁烟，外商客人少了，怡和行生意萧条，入不敷出，哪来如此大笔军需？”林则徐拈须不紧不慢地说：“看来商借无望罗！”伍绍荣道：“非不为乃不能也！”林则徐道：“确乎不能？”“确乎不能！”伍绍荣应话尚未落地，只见林则徐盛怒地站起喊道：“伍元薇！”伍绍荣见林则徐喊他的小名，知道坏了，连忙站了起来，低首垂手而立，身子有点儿瑟缩起来。林则徐摔下颧地供词：“你自己看，上面写着什么？”伍绍荣拣起供词一看，身子越发瑟缩得厉害，嘴里结结巴巴道：“这……这完全是诬赖之词！林……大人，番鬼刁钻，不可不防呀？”林则徐故意不答话，伍绍荣趁机改口道：“要制服这些刁钻的番鬼，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得船坚炮猛，重炮设防。大人方才提的一百三十万两军需，卑职倒愿意奔走，凑数效力。”林则徐见目的达到，语气缓和下来，说：“你肯戴罪立功，甚好！”后又语带双关地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你认罪补过，一切都可以便宜行事！”林则徐略想一想又说：“奕湘、韩肇庆等人都已扣押在按察司衙内问罪，一切情形不久之后你都会知道的！”伍绍荣偷偷扫视一下议

厅，确实不见此二人，心下更加惊慌，知道坏事了，身不由己地双脚软了下来，跪在地上，向林则徐求饶：“卑职有罪，卑职有罪！”林则徐道：“你肯认罪，本部堂会给你留一条生路的。不过话要说在前面，国法无情，你犯了何等之罪便要受何等之罚。本来，你也要象奕湘、韩肇庆一样琅琅下狱的！现姑念你有悔罪表现，肯自动捐资一百三十万两充为海防军需，暂不投狱。不过还得去掉顶戴，披镣戴链仍以总商头衔前往商馆，要义律交出英夷带来的所有鸦片，不得存匿。缴烟事成，就算你又立了一大功，可以不究既往，复官希望大有可能。”林则徐说后，面对大家道：“众位，你们看如此处置当否？”众大员齐声道：“大人明鉴，处置得当！”林则徐对伍绍荣说：“伍绍荣，你呢？”伍绍荣连连磕头道：“蒙大人高抬贵手，指明生路，犯官感恩戴德！”林则徐挥挥手，武弁上前摘去伍绍荣顶戴，在颈上挂上细铁镣。林则徐见伍绍荣慢慢起立方欲离去，又说道：“三天后，缴烟期限已到，你当上紧要义律交烟，不过你不要说颠地没有逃成，看他还有什么花招没有用完。”伍绍荣深深一揖说：“犯官谨记在心！”

伍绍荣离开议厅，会议便告结束，众散去。

怡良上前拍着林则徐的肩膀，微笑着说：“少穆兄真有两下，你在虎门的设想，今天一个会便全盘兑现了。”予堃以十二万分钦佩的神情说：“林大人的神机妙算，有如诸葛再世！”关天培笑呵呵地抖着白须说：“大帅，我的两百尊新炮可以兴工制造啦？”林则徐谦虚地说：“形势使然，非林某之能！”回过头对关天培说：“军门，你可按我前次交给你的图样，兴工造炮吧。不日，伍绍荣的一百三十万两便可交给你。”予堃说：“明日，卑职即着人送来捐资。”林则徐说：“厚公，你就直接交给关军门吧！”

第三十四回 除恶务尽烟在必禁

义律打错了如意算盘，他指使颠地潜逃，以为这样就可以掩护英国鸦片贩子不交烟了。今天，他态度悠闲地在自己邸所里召开行商会议，议叙如何对付林则徐的缴烟谕告。会议刚开始，伍绍荣到。义律以为伍绍荣是来向他报告颠地平安离境情况的，兴冲冲出来迎接。一见面，义律吓得倒退两步，见伍绍荣摘除顶戴，服饰不整，项挂镣链，知道事情不妙，即上一步问道：

“伍总商，你怎么啦？”伍绍荣见了洋人好比见到干爸一样，一阵辛酸，扑簌簌掉下眼泪，哽咽着说：“义律先生，大事不好，林钦差限我三天之内要阁下交出英国方面夹带来华的所有鸦片，如若不交，我就有正法的危险！”义律听不懂“正法”的意思，连忙问道：“什么叫做正法？”伍绍荣有气无力地说：“正法就叫砍头！”义律听到砍头两字，下意识地又倒退了两步，然后强装镇静地说：“颠地走成了吗？”伍绍荣本来想再投靠英夷，将实情向义律交代。想到林则徐的厉害，又胆怯起来，忙含糊其词地说：“我将颠地先生平安护送到珠江小码头，便掉头走了，后来情况不大清楚。估计过去，颠地先生应该平安离境了吧！”义律听到最后一句话，他又神气起来了，瞟一眼伍绍荣，冷冷地说：“你今天来此何干？”伍绍荣可怜相十足地说：“传达林钦差的谕告，讨个你们缴烟的数目、日期，让我回去禀报。”义律

朝伍绍荣身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笑着说：“里头正在开这个会，不过，象你如此模样，跟囚犯不分上下，进议厅不大合适吧！”伍绍荣乞求地说：“事关重大，不让我进去，我便无法回复林钦差。”义律傲慢地说：“你回复不了林钦差，跟我何干？”伍绍荣说：“我回复不了林钦差，今晚便要处死。”伍绍荣见义律不表同情，只好又说：“伍绍荣处死事小，怡和行财产没官事大。怡和行不是也有颠地先生和您阁下的投资吗？”义律神经一震，知道非同儿戏，连忙绽开笑容，扬手很有礼貌地请伍绍荣进入会议厅。

会议一直开到当晚十点钟。投票结果，廿五票对十四票，反对缴烟的占上风。在伍绍荣一再恳求下，义律出面调停，大家同意象征性地缴一些鸦片，当场认交了一千零一箱。伍绍荣只好将这些数字带回报告林则徐。

林则徐听完伍绍荣所报，知道对洋人光用软的不行，对待十三行象伍绍荣这样的洋商，还得上紧加压。所以，次日他会同邓廷楨等传见十三行洋商。林则徐宣布：“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斩钉截铁的禁烟决心，打破了十三行老板的种种幻想。会上，林则徐要他们具报外商缴烟限令的执行情况。十三行许多洋商都说各国外商都看英商的缴烟态度，英商抗拒，其他外商也拿不出东西的。林则徐说：“昨天经伍总商与义律交涉，好说歹说，只交一千零一箱，诸位看看这不是应付又是什么？”林则徐接着又说：“根据我们摸的底，一千零一箱，还不到二十分之一的数目。”伍绍荣哭丧着脸说：“容犯官再去交涉，望大人宽容！”林则徐拍桌道：“如不马上答应缴交所有鸦片，本部堂不日亲到贵行，措办一切，正法一二！”伍绍荣不敢吭声，十三行老板诺诺称是后退出。会后，他又下了一道告示贴在义律住处和十三行门口，敦促他们速缴烟土，告示指出：

“尔等走私鸦片，何异谋财害命，况此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

“仅将趸船之现有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哪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犯罪之理！”并劝告说：“即使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又警告说：“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即里涌间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既是告示，又是厉令，紧张的气氛，压的义律寝食不安。

接着林则徐又下令在商馆服务的中国雇员撤离。中国仆人、厨子、苦力和买办一接到命令，不一会儿大约八百名雇员携带他们的铺盖箱篋，象逃避瘟疫一般离开了商行。不到半个钟头，一个中国人也不见了、空荡荡的十三行好象坟地一样寂寞。广场上倒热闹非凡，中国雇员约五百人左右自动聚集起来，看守商馆，防止外商不缴鸦片而走脱。无数的灯笼、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昼。

在商行后面，横穿街道把天桥架到商行的屋顶上作为了望哨。新华街用木头堵塞，由兵勇守卫。除了旧华街以外，其他所有进城街道都用砖头砌死了。在原东印公司洋行的拱门下，十三行老板轮流站岗，夜里就睡在长椅上。译员们就在十三行广场与河岸之间临时搭的大席棚里值班，以便随时接受翻译任务。在各洋行前面的空地上，在旧华街上，由身着醒目制服的三人成伍、五人成队的兵勇吹号敲锣通宵巡逻。在十三行后面，装备着火铳和火药筒的步兵排列在街道两旁。在十三行附近的沿河一带，由无数小船把整个十三行里外三层团团围住。小船上持有手持火铳和弓箭的兵勇，头两圈是由载茶叶^①小船组成，第三圈是快船，担任巡逻。船上也同样不断吹号打锣。各种外国船只，包括义律乘坐的拉恩号的轻便快艇也被拖上岸，放在广场上。在广州到黄埔之间

^①准备付给交鸦片的补偿损失。

的河道上又设置了两串木筏，扼守航道。在封锁期间，外国人可以在守卫的监视下通过广场到其他商行去，但不许走到广场外边去。

林则徐又下一道谕令：只要外国人肯交出四分之一的鸦片，中国雇员就可以回到他们那儿工作，交出一半以上，便可让外国人搭乘从黄埔至澳门的渡船。交出四分之三，看管可以撤除。一旦全交，正常贸易就可以恢复。

这几天各国外商们纷纷找义律纠缠，逼他早日缴烟。义律也伤透了脑筋，连续写了两封信给巴麦尊报告了这里的情况。伍绍荣三番五次来催缴烟土，他都只是几百箱几百箱地应付着。他天天在观望着形势的变化，观望了将近六个星期，各国外商大部分都不听他的使唤，纷纷自动缴烟，纷纷解除封锁，纷纷恢复贸易，义律一天比一天更孤立了。最近又耳闻颠地没有逃成的不妙消息，他愈加坐卧不安，心神不宁。

义律走投无路，只好亲自登门找林则徐讨价还价，林则徐坚决将其无理要求驳回。义律摊出最后一张王牌，推说他们之中最大的鸦片商查顿和颠地均已回国，缴烟之事难以措办。林则徐透露风声说：“查顿走了属实，颠地先生呢，他却走进本行辖内，暂时屈居此地。”说完，递过颠地的口供。一听颠地被扣，义律大耍无赖，抗议“中国侵犯英侨人权”。林则徐厉声斥道：“不管哪国侨民，触犯中国律令者，一律问罪不贷。”义律仍在负隅顽抗说：“颠地有何罪？”“犯了走私鸦片之罪！”林则徐又重申自己的谕令：“夹带鸦片，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义律第二次听到“正法”两字，不禁又喃喃自语道：“正法——”林则徐诙谐地解释：“正法，就是杀头！”林则徐做杀头的手势让义律看。义律一怔，林则徐厉色道：“如一再拖延缴烟期限，本部堂就要措办一切，正法一二，颠地先生的安全本部堂不负其责！言出法随，何去何从，义律先生自行择取！”义律软了下来，

请求林则徐再暂缓三天缴烟。林则徐答应后，义律灰溜溜地走了。

第三十五回 劝友戒烟仁至义尽

连日来，林则徐一面紧催洋人缴交鸦片，一面采取各项措施，扫荡烟患。《禁烟章程十条》刊刻颁发后，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又陆续颁发了《查禁官兵吸食鸦片专款》、《编查保甲文条款》、《省城设局收缴鸦片章程》等等禁烟律令。为切实做好劝戒工作，他配合有经验的中草医，根据他在湖广任上研制的断瘾药方，重新再研配新的戒烟丸、戒烟汤、戒烟膏、戒烟饼，食之甘甜可口，用之药到瘾除。品种多样，免费供应，终日各大小衙门、药铺、医局领药者门庭若市，拥挤非常。

文告发布后，林则徐躬亲督查执行。章程规定：从发布之日起，限令两个月，让吸食者断瘾。主动把鸦片烟具等缴官者，不予以追究；隐瞒抗缴者，财产籍没变卖赏给首告人。广开指揭之门，上下并举，内外开花，经搜检熬审属实，厚金奖励指揭有功之人。由城及乡，分段编查，确立保结和互保制度，发动绅民全面监督。兵营方面，步马兵由副都统英隆负责，水师由关天培督办。规定兵丁五人一组，互为连环保结，不敢保者另册熬审，各级武官也得互保具结。走私受贿，重罪办理。文官方面，由怡良负责，各级官员具结送呈，同官互送，以凭查考。衙门书役等辈由官府指派五人一组互保。出洋船只令五船互保，无保者另册查究。内河船只着地方负责，客商夹带或吸食者，船户有权密告。

客寓、寺观、饭店设循环号簿，详细登记，每五日送核一次。客商行李过卡严查。……这些律令规定得十分具体，且疏而不漏，行之有效。吸食鸦片者大为震动，决心断瘾者十之八九。十之一二，或远走高飞，躲避在外，或明断暗吸瞒天过海，或有恃无恐明知故犯。不过一旦被林则徐发现不管是谁，不问来头，不护亲疏，一律严惩不贷。

却说林则徐幼时在家乡念私塾，有个要好的同学，名叫吴三泰。两人同吃同坐同行，好象小兄弟一样亲密。吴三泰父亲是木材行的老板，家道富裕。林则徐读书用的笔墨纸砚等经常都是吴三泰主动赠送，林则徐家中如遇急事手头拮据，因为吴三泰是独子，在家中说一不二，要父亲给钱接济林家，从来没有不答应的，要多少给多少，不过林则徐不愿接受无功之禄，一次也没接受，林则徐在读书方面当然也帮过吴三泰不少忙，如给他补课，遇到不懂的字，帮他找康熙字典，找威林八音等等。

长大后，两人分手了。林则徐进入仕途，四处奔波。吴三泰跟随其父前往广州开设洋行。父死他当了木材大老板。吴三泰手中有钱，又在那个花花世界里，免不了染上抽鸦片的恶习。这几天，他也知道禁烟风声甚紧，好多违禁者均被抓捕法办。开头他有所震动，后来想一想自己与林则徐的幼年关系不比寻常，又听说林则徐是个十分讲情义的人，自己纵使不幸被官府抓获，林则徐一旦得知，总不会毫不顾念旧情见死不救吧？想到这里，烟瘾又上来了，他连忙走入暗室，躺上烟榻，点亮烟灯，举起烟枪，婢女主动给他上了烟膏，烟枪凑近烟灯“叭叭叭叭”抽个不停。一时烟雾迷漫，异香四溢，吴三泰连打三声喷嚏。他抽烟有个习惯，在烟榻左边抽一筒，又得换到烟榻的右边抽一筒。他的司烟丫环几乎变成了机器人，一见他左榻烟抽完一筒，她立即转到右榻替他再装烟。当吴三泰凑近五更鸡烟灯接火的时候，外头

一阵嘈杂吆喝声，五六个兵勇，由当地保长带领冲进暗室，当场将吴三泰上了五花大绑，没收在场的烟膏、烟具、烟灯。

吴三泰在牢房里，心中有些害怕，连忙写了一封信给林则徐。禁子伯见是给钦差大人的信，果然也不敢怠慢，立即上递。第二天，林则徐果然亲自到牢房看望他，晓以大义，说明禁烟关系到国家兴亡大事。吴三泰听了，觉得有道理，表示愿意把烟戒掉。罚款后，具保放了出来。临走时，林则徐还送他十块戒烟饼。

回到洋行，吴三泰吃了戒烟饼，戒了三天烟，到了第四天，他懒着吃戒烟饼，不久烟瘾又上来了，忘了林则徐的劝告，暗之又抽起鸦片。没几天，吴三泰又被官府抓起来了。林则徐闻知，第二次主动又来看望他，并且严肃地告诫他说：“不戒烟，就要杀头！”吴三泰哭着表示：“定当戒绝！定当戒绝！”林则徐说：“如肯真戒，则宽恕，否则国法无情！”三泰不断点头，表示决心戒烟。林则徐让他再住一晚牢房，熬审熬审是否真心戒掉。三更鼓后，突然牢房外丢进一颗人头，吴三泰吓坏了。不久，又扔进烟具、火石、烟土。吴三泰高兴至极，烟瘾又涌上来，垂涎三尺，本想取来即抽，后又踌躇起来：“莫非是林兄有意试探我？再抽了，白天说的话全没用了！”他闭上眼睛，坐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没过片刻，烟瘾一阵比一阵紧，又是打喷嚏，又是流口水，浑身又是那么说不出的难受，眼睛虽闭着，可眼前却总是不断出现烟枪、烟灯、烟土和一缕缕的异香扑鼻的烟雾……他怎么也耐不住，又动起侥幸念头：“也许林则徐会念旧情吧！”

吴三泰流着口水，匍匐爬行取过烟具，“吧嚓”一声打火石点着五更鸡，人头作枕头，装上烟土又是“叭、叭、叭”抽得昏昏沉沉。登时牢房内烟雾迷漫，异香四溢，难为关在附近的鸦

片鬼，个个都打起喷嚏，流着口水，唉声叹气。

就在这“叭叭”声中，林则徐突然出现在吴三泰面前。吴三泰一惊，睁起惺忪醉眼，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这是林则徐第三次来看他了。

这一次林则徐看望吴三泰，态度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不再劝也不再训了，脸上笼罩着可怕的愁云。林则徐一进来，后面就随着一个听差，端着一托盘的酒菜。吴三泰一看坏事了，这明明是死犯的催魂酒，连忙“扑通”一声跪下去求饶。林则徐一边温情地把他扶起来，一边语重心重地说：“不是我林某忘了旧情，而是国法无情！”听差掌灯陈列一几两椅，让他二人坐下饮酒叙谈。林则徐倒满一杯，让吴三泰饮下，林则徐说：“这是我对令尊亡过的悼念！”再斟一杯，又叫吴三泰饮下，他又说：“这是我感谢你幼时对我困难的帮助！”再斟第三杯，他端到吴三泰面前滴下眼泪说：“这次愚兄没有把弟救过来，终生遗憾，对弟谢罪的一杯酒！”吴三泰放声痛哭跪接酒杯，自知后悔已迟，强行饮下。林则徐又将他扶起，坐着谈起故乡的往事，谈起幼时的亲交。边喝酒边倾谈，滴滴眼泪杯杯酒，寄托着林则徐多少忧国忧民的情怀。到了五更，林则徐才跟吴三泰挥泪而别。

这天，林则徐在行辕公堂上，举着朱红笔，正在为烟犯定刑：吴三泰斩首，韩肇庆、奕湘绞刑，梁恩升、徐广、蒋大彪分别判刑，充军，突然接到吏部急谕，着奕湘解京。林则徐一看就明白，这是什么人搞的鬼。鸭脖子拗不过牛大腿，只好遵谕放行。

奕湘死罪躲过，财产没官躲不过。林则徐将奕湘没来的受贿白银一万两、韩肇庆一万五千两、梁恩升等人二万五千两，合计五万两纹银全部交给关天培充作修造旧炮之用。

第三十六回 虎门销烟威震中外

义律的领事馆前，大清早人声嘈杂。辗转床第的义律神经十分紧张，以为中国百姓冲进栅门了，急忙起床披衣，走到窗口，往下一看：一大堆人在门外唧唧喳喳，忽然从人丛中走出一个兵勇，往对面墙上贴了一张大告示。他连忙从墙上摘下望远镜一看，上头写着华文：“为彻底扫除烟患，严禁吸食鸦片，晓谕军民一体遵照《禁烟章程十条》行办。查鸦片走私贪赃枉法犯韩肇庆，该犯原任督标副将显职，皇恩浩荡不思图报，反投靠英夷鸦片走私，近又卖放颠地潜逃未遂，实属罪大恶极。查吸鸦片犯吴三泰，闽籍人，经营广州木材行洋商，长期吸食鸦片成瘾，《禁烟章程十条》颁行后，不思悔改，不来投案。经官府抓捕归案，藉与本钦差有总角之交旧谊，屡劝戒烟胆敢屡犯，实属冥顽不化之徒。本部堂受钦命之尊，对两犯分别处以绞刑、斩首。验明正身正法，以儆效尤。”告示下面盖着钦差大臣的朱红关防大印。片刻，犯人韩肇庆、吴三泰押到现场，林则徐亲自督刑，三声催魂号响，刽子手执刑。义律见吴三泰人头落地，一时毛骨悚然，眼睛一闭，突然出现颠地人头落地的幻觉，耳鸣心跳。“如一再拖延缴烟期限，本部堂就要措办一切，正法一二……”林则徐的告诫一直响在他的耳边。回到领事馆，各国外商代表陆续又来找他，催他速交烟土，以免误了他们的正常贸易。外商代表方

离去，伍绍荣又来了。他仍披头散发项上披链，愁眉苦脸地劝义律缴烟，他担心，不如此，旦夕会有性命之虞。伍绍荣还没走，乔治匆匆忙忙从外面跑进来递上一封密信。义律顾不得细看信封字样，就立即拆开，一看，是颠地狱中的来信。他要求义律速速答应缴烟，救他生命为要，至于经济损失颠地愿意承担百分之六十。接二连三的告急救援，义律已领略够林则徐言后法随的严厉滋味，深知再拖延下去没有什么好处。等待巴麦尊的回复，路途遥远，没几个月是不行的，远水难救近火……

这天下午，林则徐接到义律呈缴鸦片的报告。此后，一连数天共缴获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鸦片，经核实无误，宣布缴烟完毕。林则徐上奏报准后，遵旨择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四日（公元1839年6月3日至6月23日，其中6月15日端午节，停化一天）起，在广州东莞县太平镇虎门销毁全部鸦片。

四月二十二日，虎门山丘上人山人海。船民雷旺，区春兴、江宾等人敲锣打鼓，张醒狮与马辰扮演欢舞的狮子，场上渔歌此起彼伏，欢唱着胜利的内容。山丘正面搭一个凉亭，虽然简陋，可亭子的左右后壁却挂满了书法古画，地上铺着红毯，显得古雅高贵。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海关监督予望、副都统英隆，一字儿排开端坐在一张长形横案桌旁，个个微展笑容在观看官民欢庆胜利的狮舞。锣鼓声中，林则徐牵着邓廷桢的手，同关天培等文武官员步下高台，走近海滩边新挖的两口长宽各十五丈、深五尺、底平铺石板、缝刷水泥、四周栏桩钉板、绕以竹篱栅栏的大方池。他们花了半个时辰，一一加以仔细检查，林则徐还命英隆下到池底查看有否裂缝。查毕，众人又回到凉亭之上，亭子四周旗帜蔽日，警卫森严。亭右搭有一个大凉棚，林则徐特邀各国观礼代表在那儿等待观看销烟，义律混杂在人丛中无精打采地傻站着。……

午后两点，关天培把黄龙令旗一挥，炮响三声，五百名销烟人伏兵奔唿哨一声赤膊上阵，个个生龙活虎般地忙着，有的向大池里灌水，有的撒盐巴，有的劈箱搬出烟土过秤，有的将烟土切块抛入池内，有的忙着倒进石灰，谁先谁后忙而不乱。一煞时只见两口大池同时沸腾起来，浓烟上涌，臭味难闻，六十名文武官员各守其位，严密监督指挥。一会儿滚滚硝烟冲上蓝天，顿时人群中斗笠、锄头、鱼叉、刀枪、彩旗随着欢腾的人声上下飞舞。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噙着激动的泪珠，也跟老百姓一道纵情欢笑。第一天烟销完了，打开涵洞，引进海水，烟土残渣经过人工再三搅拌后，始让其排到小湾，流入大海。

林则徐走到右边凉棚接见了各国观礼代表，他们个个摘帽向林则徐行客气的鞠躬礼，林则徐通过译员用英语对他们说：“这样的烧法对吗？”代表们频频点头表示满意。林则徐乘这个机会宣布：“我们为的是禁绝烟患，并不禁止彼此的合法买卖，只要你们肯具体表示，今后不再走私鸦片，你们的货船明天就可以开进虎门。”译员刚把林则徐的话译完，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代表当场表示接受具结。义律偷偷溜走。

各国代表离去后，棚内还留有二人要单独跟林则徐交谈。一个是美国商人C·W·金，一个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林则徐非常客气地请他们到亭子上作客。双方分宾主落座，林则徐命人看茶汤伺候。邓廷桢等文武官员有事的均已先走。林则徐通过译员对他两人说：“两位先生有何主见请倾谈吧。”裨治文是美国最早来华的一个传教士，道光十二年创办《中华丛报》^①自任总主笔。他是一个从事教学^②、办报和翻译工作的著名学者，此番观看销

^①即澳门日报。

^②他和妻子一道创办北京贝满女校。



烟，对林认真态度十分钦佩，他说：“林钦差阁下，我活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有哪个人能比您对销烟工作更认真忠实！”林则徐谦虚地说：“过誉！不敢当！”裨治文激动地说：“当基督教政府种植和经营这种害人毒物的时候，他们料不到会遭到异教的中国君主人民的一致反对，竟然宅心高尚地加以鄙视、销毁，让基督教政府从事鸦片走私而增加国库收入两千万元化为乌有，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教训！”林则徐说：“禁绝鸦片，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美国、英国的事，你们两位认为对吗？”裨治文和金都表示林说的话对。裨治文对林介绍C·W·金。他说：“钦差阁下，他名叫C·W·金先生，是美国奥利芬特公司的代表。他们这个公司一向不搞鸦片贸易。今天见钦差阁下销烟，我真佩服阁下的过人胆略，特向您祝贺胜利！”林则徐一听说奥利芬特公司一向不搞鸦片买卖，肃然起敬，走过来递茶给金，表示崇敬。金也饮了满杯，并紧紧握住林则徐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还是林则徐先开口说道：“除了先生之外，外商中谁还有象金先生这么正直的？”译员传达后，金沉思半晌还是答不出来。林则徐笑了起来，说：“金先生不说，本部堂心中也明白几分了。”接着林则徐又动问了合法贸易的前景。C·W·金含蓄地说：“据可靠传闻，英国人正在计划把他们新造的轮船改为战船！”林则徐听了这些话，不由皱起眉头，然后镇静地说：“不怕！我们敢做敢为就敢当！”

一口大气，他才和缓地对张醒狮说：“请村民们到后院款茶叙谈！”醒狮“喳”一声出去照办。

林则徐接见村民，详细了解林维喜命案的前后原委，答应村民的要求，要英方交出凶手，按中国律例严惩不贷。村民们千恩万谢辞别，林则徐亲自到行辕门首送走他们。

由于命案涉及国际，林则徐亲自带随员骑快马前往现场验尸踏勘。

林维喜命案经过周密调查，取得立券后，林则徐立即着人通知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开头抵赖否认此事，后来又推诿说不知凶手是谁。林则徐出示人、物两证，义律不好再推三推四了，只好说：“凶手我们抓到时，英国政府自会处理。”林则徐不同意，要他把凶手交给中国处理。义律以为自己能言善辩，用恐吓和诡辩便能把林则徐压倒，所以他提出要和林则徐当面理论。

林则徐是个英豪，哪甘示弱，第二次让义律到钦差行辕来，在公堂之上排下阵势。义律坐在宾席上，席旁左右坐着两个他所聘请的英国律师。林则徐坐在主席上，悠闲地举杯品茗。袁德辉充当译员坐在林则徐这一边。

林则徐是主人，先开口说话：“义律先生，请喝茶吧！这是中国有名的武夷茉莉花茶。”义律先生魂不守舍，心不在焉，听说这是名茶，方收住精神，揭开杯盖，果然一股茉莉清香沁入肺腑，他举杯对林则徐说声“请”，满杯香茶好象喝汽水一样啜饮而尽。林则徐客气地对义律说：“今天请监督先生^①来到此地，首先一条是商议如何妥善处置林维喜命案。先生，你说的是吗？”义律放下茶杯说：“对对对，今天说的正是这件事。林钦差阁下，你看如何妥善处理呢？”狡猾的义律，自己不表态，等着林则徐的下文，自己再想对付的办法。林则徐成竹在胸，说：“你们要

^①义律是英方驻华商务监督。

答，使义律微微震惊。他理一理二撤须说：“约翰逊先生，你看怎么回答问题？”坐在义律右边的英国律师约翰逊说：“根据大英帝国的法律规定，英国子民犯罪应由英国政府处理。”义律得意地微笑着对林则徐说：“钦差阁下，你听到了吧，这位英国著名律师约翰逊先生，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英国人犯罪由英国政府处理，法律摆在那里，我也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林则徐命袁德辉取出瓦特尔《各国律例》一书，他对义律说：“这本《各国律例》是瑞士精通各国律例的大法律家瓦特尔先生写的。是我们行辕内袁德辉译员翻译的，现在就请袁译员念一念其中有关的条例吧！”袁德辉打开书本，他说：“根据《各国律例》第一百七十二条记载——‘自法一定，普天之下莫不遵守，故外国有犯者，即按各犯事国中律例治罪。’”林则徐严肃地对义律说：“监

“监督先生！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此未免有失国体！这里是天朝的议事公堂重地，不是伦敦的酒馆茶室，容不得如此放浪形骸！”义律被林则徐一顿抢白，羞得满脸通红，连忙垂首坐下。派克斯也跟着主人坐下。林则徐看着书慢条斯理地说：“根据《各国律例》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禁止外国货不准进口之权益，有违犯者，将船并货入官充公或变价充公’，天朝收缴烟土，完全符合《各国律例》的规定。”义律抢着说：“好吧，就算你销烟有理，那么‘变价充公’四个字又作何解释？”林则徐捋着短须神态自若地说：“变价充公，变字作为灵活变通之解，也就是中国说的‘酌情’两字也。故而我们议决每箱鸦片酌情给予茶叶五斤作为补偿。义律先生，前几天你们的商民都来把茶叶领走了。”义律气呼呼地说：“一箱鸦片价值数百两白银，五斤茶叶算得了什么？”林则徐笑着说：“如果一箱鸦片也付给你们数百两白银，那不是变价，那是等价！”义律又被说得答不出话来。约翰逊和派克斯律师此时也变成哑巴了。公堂之上鸦雀无声，义律狼狈不堪，陷入困境。还是林则徐打破沉寂说：“监督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自知理短，还是回去考虑，早些把打死林维喜的凶手交出来吧！”义律顺梯下台地说：“好好，让我回去考虑，再作答复！”林则徐喊声“送客”，左右随从拥上，有礼节地送走义律等人。

义律贼性不改，回去后又玩弄了一个花招，七月初四日，他自行开庭审理林维喜案件有关罪犯，对五个水手，有的罚了一些金银，有的处以月余监禁了事，他一面声言真凶已潜逃，一面又用几百两银子收买林维喜家属，企图逃避中国法律制裁，破坏中国主权。林则徐毫不让步，一面写信通知义律：“若再违抗不交，则认为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一面上书朝廷，报告案情原委和处

置意见。

义律知道文攻非是林则徐对手，屡战屡败。他转而改向武攻。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义律向我发动海上武装挑衅达八次之多。诸如：九龙山口试探性挑衅，穿鼻洋蓄意窜犯，六攻官涌山等等，林则徐均以准备充分，设置有力，次次获捷。官涌战斗后，英国侵略者既不能在澳门陆居，也不能在尖沙咀洋面水域停留，只能四散寄泊在珠江口外洋面。就在这种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下，林则徐仍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外交政策，网开一面，进一步分化对方。始终没有中断中英正常贸易。

中国军队多次击退英国侵略者武装挑衅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竟盲目自大地下一道圣旨给林则徐。

林则徐奉旨朗读：“奉 上 谕：‘林则徐等奏轰击夷船情形一折，览奏均悉。英吉利国夷人自议禁烟之后，反复无常，前次胆敢先放火炮，旋经觊觎，伪作恭顺，仍勾结兵船，潜图报复，彼时虽加惩处，未即绝其贸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吐密夷船复敢首先开放大炮，又于官涌地方占据巢穴，接仗六次，我兵连获胜仗，并将尖沙嘴夷船全数逐出外洋，该夷心坏叵测，已可概见。即使此次出具甘结，亦难保无反复情事。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援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欧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当啣一船，无庸查明下落。并着出示晓谕各国，列其罪状，宣布各夷，俾知英夷自绝天朝，与尔各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倘敢包庇英夷，潜带入口，一经查出，从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并距夷埠不远之各海岛，均着林则徐等相度机宜，密派员弁兵丁严加防护，毋稍疏懈等因。

钦此。”林则徐越读越糊涂了，皇上为何会断然下此旨意。林维喜命案，不值令其交出，这是放弃主权；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这是不分良莠，给夷方以乘肆借口。他越想越不对头，英明的皇上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不英明的事？他开始怀疑天子，后来又不敢怀疑，总认为自己想法偏颇。天子从来是圣明睿断的，其中奥秘，也许自己还无法吃透。还是先遵旨照办吧。突然，他想起了近日来的传闻，英国首相正在集结海军舰艇，准备向我进击。他的心猛地一震，如果真的照办，不分青红皂白，把英夷船只全部赶出，必然给他们留下口实，到时候，英夷扩大战火无疑，后果当然也不象皇上想的那么平安；举足轻重，不得不审度机宜，加以慎重啊！又过两个月，朝廷随旨将广东顺天府尹曾望颜主张封关禁海政策的奏书下达林则徐等传阅，悉心妥议具奏。林则徐反复看了三遍曾望颜的奏书，阅毕，又把他气得七窍生烟。这一夜他辗转床第没合眼，左思右想：迎合皇上旨意，复奏可以步着曾望颜后尘亦步亦趋，但是国家安危，华夏兴亡又把他思绪拽住了。说出内心话，反对曾望颜主张，未免又要冒犯“龙颜”，一旦降罪下来，也是担待不起的。怎么办呢？他睡不着，此时虽然才敲过四鼓，他还是披衣起床，走到书案前，习惯地从抽屉里取出宣纸，又开始练字了。练着练着，他忽然心潮翻腾，随笔写下一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大海为什么那么浩瀚无边，最主要一点要有容纳百川的气度。悬崖峭壁有千尺之高，由于没有私欲所以才那么刚强。我林则徐年逾半百，也是历尽沧桑的。今天应以国家安危为重，个人祸福勿庸趋避。再说外夷并不是什么都坏，他们的火器兵船，就比我们好得多，难道都不值得我们仿效？外夷也象中国人一样，并不是什么人都好，也不是什么人都坏，有的人也有反对夹带鸦片的。就是英夷中还不也有“弯喇”和“当啷”二船，人家就愿具甘结，今



后永不夹带鸦片的。难道说也要把这些好人都挡之在外，和所有外国人都断了贸易？这样做会对吗？完全不对！我林则徐没有私欲，就敢说真话，我要向皇上赤诚表白，我要上奏，反对曾望颜封关禁海主张。

雄鸡第一声报晓，林则徐生龙活虎的笔在疾书奏本……

第三十八回 彰阿进谗旻宁动摇

广东水师在林则徐指挥下，在九龙洋面、官涌山等处八次击退英夷武装进犯。邓廷桢、龚自珍等人喜极，于是写信，赋诗，寄赠林则徐，一面表示祝捷，一面诉说对禁烟成果长保的担心。

捷报传到紫禁城。一连多日紫禁城内笙歌妙曲，喜筵欢宴也在庆祝禁烟告捷。旻宁格外高兴，在养心殿召集宫嫔们款款起舞，宵夜歌声悠扬，皇后、福晋、皇子散坐观赏，旻宁靠在龙榻上，跟坐在脚前矮垫上的穆彰阿谈心。

旻宁洋洋得意地说：“林则徐禁烟有术，抗英有力，旗开得胜！”穆彰阿先是附和：“全仗陛下洪福齐天！”略停，他又说：“制服区区洋人，天朝易于反掌。”旻宁骄纵地说：“这早就在寡人意料之中。”彰阿谄媚地说：“皇上圣明，料事如神！”旻宁听了不禁哈哈大笑。穆彰阿就是这样一个讨旻宁喜欢的人。他是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年间的进士，虽然出身不是显贵之家，但是踏上宦途之后，他却凭着一套善于观测风云、灵机应变的本

领，逐步往上爬。由京中小官，没几年就爬上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等宝座，最后道光帝让他当上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哲学：“有奶便是娘。”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恩主，今天这个人对他往上爬有利，能当桥也好，能当扶梯也好，能当拐杖也好，过了桥，上了楼，丢拐是平常的事。就是桥或扶梯需要折的，他宁可背上“忘恩负义”的罪名也要出卖他们。当他爬上内务府大臣时，就不知牺牲了几个“恩主”。现在，他的最高“恩主”便是旻宁了。穆彰阿的精力十之有九是放在讨好、逢迎、揣度皇上的权术上。在道光帝身旁多少年来，他从来没有流露过拗意，仿佛他没有个人意志，唯皇上意志为意志。他明明反对这个人，当皇上欢喜这个人的时候，他也要强装欢颜表示跟皇上一样喜欢这个人。一有机会，他还是照样把这个人扳倒。道光皇帝重视林则徐，接二连三擢拔，额外加恩。在这期间，他不象琦善那样沉不着气。虽然林则徐的政见与他大有抵触，甚至直接触犯了他的经济利益，他还是忍着痛压住心中恼火，不动声色，在道光帝面前不说林则徐半句坏话。道光帝以为他跟自己一样器重林则徐，所以心中甚为高兴，对他更加宠信。不管有什么大事，都愿意找他商量。无形中穆彰阿掌握了朝廷的绝对大权，门生故吏遍布内外，大肆培植党羽，一时“穆党”甚嚣尘上。

穆彰阿望一望旻宁脸色，乘机进谗：“洋人既然制服了，烟也禁了，广东方面的就不必再继续招募乡勇，对拥兵自重的权柄也应该有所节制。……”穆彰阿还没说完，旻宁敏感地回过头询问：“外间有何传闻？”穆彰阿见时机已到，毫不迟疑地从内衣抽出密信呈上：“这是广州十三行总商、皇上钦赐举人伍绍荣的来信，皇上圣览。”旻宁向外一扬手，歌舞班骤歇退下，皇后等人也自行散场。旻宁展信一看，脸色顿时阴沉，微声念道：“林

则徐、邓廷桢等人在粤大肆招兵买马，操练营伍，排除异己，培植亲信，洋人既服，此举何用，无以揣测……”穆彰阿火上添油地说：“林、邓皆属汉员，收买人心，重兵在握，陛下防人之心不可无！”旻宁紧皱双眉正在沉思，穆彰阿又从内衣取出林则徐奏折，递给旻宁：“皇上请您看看，林则徐在这份奏折上说的什么话，从中便能识出他的异志！”旻宁接过奏折，从头急忙看到尾，他越看越气，林则徐竟敢全盘反对自己的意见。穆彰阿善观气色，他看出林则徐这份奏折已触犯“龙颜”了，便又进一步说：“皇上已明旨交代，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以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而林则徐却以具结与不具结谓为‘不加区分，不得不审度机宜’为由，迟迟不与英夷全面停止贸易。这是蓄意抗旨。曾望颜封关禁海之策，被他说得一无是处，什么‘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吉利一国一起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禀问何辜，臣等即碍难批示。’又说什么‘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唯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断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封关反对，禁海也反对，最后林则徐还胡说什么外夷有短处，也有长处，船坚炮利便是他们的的好处，我天朝不能一概而拒之千里。说什么‘总之，驭夷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与其泾渭不分，转致无所忌惮，曷若薰获有利，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以并拒英夷，则有如语鹿，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畜驱鱼。’如此全盘反对曾望颜封关禁海的主张，未免太过份了！”旻宁不耐烦地板起脸孔说：“算了，不必再说了！”略思片刻，问道：“你看如何处置？”穆彰阿献策说，“不如将林则徐收回

京都！”旻宁不同意：“广州防务，还离不开他，不宜调动，我还要升他为两广总督！”穆彰阿心内明白，道光帝此举之意，一面调走邓廷桢，砍去林的右臂，一面提升林为两广总督，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穆彰阿在这一点上暗中钦佩旻宁的城府深，因而不禁五体投地地说：“皇上英明睿断，奴才不及万分之一！”旻宁自负地说：“一个林则徐，何虑之有，卿可回家歇息。”穆彰阿抖着二撇须，自鸣得意地走出宫廷。

第三十九回 虎门眺月英雄感叹

这一天清晨，林则徐、邓廷桢统领将备管带弁兵，整队出关，离开香山到澳门巡阅。走了一天，在前山寨歇宿。澳门同知衙门就设在这里，同知衙门摆宴接待。次日一早，他们又出发了，走十里路便到达澳门。

到达澳门城下，葡萄牙总督啞查马地沙率领夷兵一百名，迎于关下，兵总四人，戎服佩刀，兵弁肩火銃长枪，排列道左，队内洋乐大作。待林则徐队伍一过，兵总带领夷兵洋乐导引入澳。过望厦村，见一新庙，祀奉关圣，林、邓等人到庙内行香。在庙中传见了啞查马地沙。啞查马地沙摘帽向林、邓行了鞠躬之礼。林则徐还礼毕，分宾主落坐，看茶伺候。林则徐通过译员对啞查马地沙说：“我等传达天朝谕令，你等必须安分守法，不许屯贮鸦片，不许徇庇奸夷，勿负天朝皇上抚绥怀柔圣意。”啞查马地沙频频点头，并对林则徐表示：“我等仰沐天朝豢养二百余年，长

保子孙共安乐利，衷心感激，出于至诚，何敢自外生成，有干法纪。现在随同官宪驱逐卖烟奸人，亦属份内当为之事。”说完把手举致额前，行了三次礼后才缓缓退出。林、邓当即颁赏夷官色綾、折扇、茶叶、冰糖四物，夷兵分给牛、羊、酒、面及银洋四百。啞查马地沙领赏后高兴地离散去。

林、邓入三巴门，自北而南，至娘妈阁、南湾。邓带随员抽查夷楼民屋，均与造册登记相符。这里的住宅，均重楼叠屋，多至三层，绣门绿窗，望如金碧。林则徐巡阅队伍经过，男女老幼，都挤在窗口或涌上街头观看。林、邓他们经过三巴、娘妈阁、南湾各炮台，各炮台都发炮十九响以表示隆重欢迎。林、邓沿途巡视，不但华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就连夷人也叠背摩肩，奔趋恐后的。

林则徐巡阅澳门，葡萄牙总督宣布中立，使义律又失去一个走私鸦片的活动地带。

巡阅澳门后，林、邓改走水路到达虎门，在虎门逗留了三个月。他俩与关天培等将领实地商议设防措施，积极部署海口的防卫。

沙角炮台阵地上，关天培正在指挥兵勇安装新炮。林则徐、邓廷桢就去视察营伍和民师操练。与此同时，沿海渔村，数以千计的村民兵勇如穿梭一般忙着修筑工事。悬崖上，高丘上到处增设了了望哨。沿海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备气氛。

天黑了，林则徐用过晚饭，到沙角村散步。正在榕树下纳凉的村民，见林钦差到，簇拥着上前问候。林则徐十分和蔼地和他們攀谈，问他们年景如何，问他们对战备的看法，问他们恨不恨鸦片。村民中有个壮年汉子，名叫张亚发，他宏亮地答道：“林大人，我们岭南一带本来年景都还可以，只因最近几年鸦片祸害横行，村上不知有多少人弄得家破人亡。大家都恨死了英国番

鬼。皇上此番如果不派林大人来整治番鬼，我们村上人也要联合起来反抗的！”有个妇女名叫雷春兰，她说：“林大人问我们恨不恨鸦片，我唱一首山歌，请林大人听听。”她又说：“这支山歌名叫《炮子谣》。”她清一清嗓子唱道：“我们不怕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我们不怕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怕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炮打只能伤肌肤，抽烟肠胃皆熬煎；火箭只能破房子，买烟消尽囊中钱；太平镇上不太平，英国番鬼造冤愆！”雷春兰还没唱完，音调哽咽，泪珠好象断了线的珍珠从两边腮旁落了下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林大人，她的丈夫就是被鸦片坑死的！”林则徐听了这支山歌，心中愤懑憋不住了，对大伙说：“乡亲父老，英国番鬼用鸦片坑害我们，心比蛇蝎豺狼还要毒狠！我们不能做东郭先生，我们住的地方是虎门。虎门就要出猛虎，专斗豺狼！”大家轰的一声喊道：“对，虎门就要出猛虎，看你英国狼敢不敢进太平镇？”张亚发说：“林大人，虎门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我听我祖父说的，不妨说给林大人听听，好吗？”大伙爱听这个故事，忙撺掇亚发说。林则徐也说：“快说，快说，我还没听过哩。”张亚发带林则徐站在悬崖高处，遥指远处说：“这里是龙穴岛、阿娘鞋、大虎山、小虎山，那里是金锁牌、零丁洋、狮子洋。这些岛屿的名称都有一个由来。”张亚发又带林则徐回到榕树下，大伙散坐在树墩、石墩上，静听张亚发讲虎门故事。

“很久以前，南海龙王住在珠江口的一个小岛上，岛的附近突出水面有一滩危岩交错矗立，岩顶淡泉喷涌，据说这是龙族饮水之源，所以这个岛便称为龙穴岛。

“龙王有个爱女名叫阿娘。一天她离开龙宫，到岸上来玩，这里的花草蝴蝶吸引了她，天黑了她还舍不得回去。一阵腥风过来，随着吼声一只斑斓猛虎从山上奔下来，直往阿娘这边扑来。

阿娘回头一看，惊吓一跳，慌忙往海里逃命，跑急了，鞋子掉了一只。鞋子是个宝，一下子变成一座山矗立海滩上，挡了老虎的去路。阿娘连忙逃进一个港湾躲了起来。鞋子变的山后来叫做阿娘鞋山，阿娘躲的港湾，叫做太平港，也就是现在的太平镇。老龙王在宫中听见爱女呼救之声，一时情急随便抓起一根木棒，往呼救的方向跑，果然在海滩上见一只猛虎在那儿张牙舞爪，想越过阿娘鞋山进港湾吃阿娘。老龙王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不由分说挥起木棒打老虎。猛虎毫不示弱，棒来爪去，格斗约数百合，不分胜负。由于老虎怀了孕，身子不怎么灵活，一个闪失挨了龙王一棒。老虎狂吼一声，企图夺路往海滩而走。老虎弹起神腿，风也似地越跑越远，老龙在陆地上哪有虎腿神通，被远远地摔在后头。老龙恐老虎溜走，所以也显起自己的神通，呼啸一声腾云驾雾，口吐喷泉。煞时间水涨浪高，漫过了阿娘鞋山麓，阿娘鞋山却变成了现在的阿娘鞋岛。老虎正在海滩狂奔，一股漫天海潮，将它卷入江心。老虎晕头转向，拼命划水逃命，龙王又是一棒，把老虎当场打晕过去了，伏在江心不动。木棒打重了，折成两段，掉在虎旁，变成了现在的上横档与下横档两个岛屿。母虎醒来，胎动肚疼，生下了一只小虎。老龙用一把金锁，把母虎锁住，同时对老虎说：“如肯弃邪归正，命你母子把守住珠江口大门，不让豺狼蛇蝎进来害人，你能做到吗？”老虎见龙王不念旧恶饶它母子性命，当然满口答应把守珠江大门。老虎母子，一个伏在江左，一个伏在江右，遂变成了如今的大虎山与小虎山，两山对峙，把守南大门。龙王的金锁变成了如今大虎岛旁的金锁牌岛。大小虎千百年相对，不免有伶仃之叹，故将珠江口外水域叫做伶仃洋。虎吼山动，人们都以为是雄狮吼叫，所以又把珠江口河面，称为狮子洋。”林则徐听完这段故事深有感触，对大伙说：“皇上派我们到这儿跟大伙一块把守南大门，我们也应该象

大小虎一样忠于职守。千万不要有伶仃之叹！”林则徐口上虽然这么说，心里总有一点不踏实的感觉。

林则徐、邓廷桢坐在炮台高丘处，研究设防方案，突报圣旨到。

林则徐、邓廷桢走下高丘，重整衣冠，双双跪下接旨。

道光帝一连下三道谕旨，急调邓廷桢即日动身赴闽接任闽浙总督，让林则徐接任两广总督，催促林则徐与英国全面停止贸易，尽驱英船出境。这三道谕旨，好似晴天霹雳，使林则徐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那份反对曾望颜的奏书，已冲犯了“龙颜”，朝中奸邪得逞，皇上盲目虚骄，削弱广东防务，禁烟将遭厄，一旦战事发生，前途不堪设想。

这天，正是仲秋佳节。入夜，林则徐为了替邓廷桢送行，约关天培与邓一起到沙角海滨载酒泛舟眺月。

林则徐以眷恋的心情喝闷酒。邓廷桢深知他的心情，只好反宾为主多番劝饮。关天培性急，耐不住寂寞，大声说：“邓总督在这里跟林大帅配合十分默契，因而夷务、军务办得得心应手。正值关键时刻，皇上调走邓总督，真叫人百思不解！”他说完后，猛饮一杯，气得几绺白须在月光之下抖动。林则徐望着关天培的瘦脸，边劝酒边说：“军门百思不解，林某却早已料到，君侧奸党已得逞了，急调嶲翁，这仅仅是第一着棋，下面的事多哩！”邓廷桢叹息说：“爱国艰难，报国无门啊！”关天培猛击茶几一掌，倏然起身说：“英雄无用武之地！”

林则徐默默无言饮完闷酒，喟叹一声，作了一首长诗，吐尽忧国忧民的情怀。

“坡公渡海夸罗浮，凉天佳月皆仲秋。

铁桥石柱我未到，黄湾胥口先句留。

今夕何夕正三五，晴光如此胡不游。
南阳尚书清兴发，约我载酒同扁舟。
日午潮回棹东指，顺流一苇如轻鸥。
鼓枻健儿好身手，二十四桨可少休。
转眸已失大小虎，须臾沙角风帆收。
是时战舰多貔貅，相随大树驱虬螭。
炮声裂山杂鼓角，樯影蘸水扬旌旗。
楼船将军肃铃律，云台主帅精运筹。
大宣皇威震四裔，彼伏其罪吾乃柔。
军中欢宴岂儿戏，此际正复参机谋。
行酒东台对落日，犹如火伞张郁攸。
莫疑秋暑酷于夏，晚凉会有风飏飏。
少焉云敛金波流，夜潮汹涌抛珠球。
涵空一白十万顷，净洗素练悬沧洲。
三山倒影入海底，玉宇隐现开琼楼。
乘槎我欲凌女牛，举杯邀月与月酬。
霓裳曲记大罗咏，广寒斧是前身修。
试陟峰巅看霄汉，银河泻露洗我头。
森森寒芒动星斗，光射龙穴龙为愁。
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
三人不假影为伴，袁宏庾亮皆吾俦。
醉归踏月凉似水，仍屏僦从祛鸣鸥。
寒帘拂枕月随入，残宵旅梦皆清幽。
今年此夕销百忧，明年此夕相对否？
留诗准备别后忆，事定吾欲归田畴。

第四十回 伦敦点燃侵华战火

颠地由林则徐释放以后没几天，受义律派遣驾特别快艇，日夜兼程赶回伦敦。不到两月，颠地到达伦敦。

颠地登上码头，伦敦夜市的万家灯火，好象天空眨眼的星星，朝着颠地在揶揄，在嘲笑：“冒险家成了叫化子！”颠地心烦意乱，连晚餐都没心思吃，就直奔巴麦尊外交大臣的府邸。

球顶精致的两层楼洋房，大门撑着四棵石圆柱，成弧形排开，六扇高大宽敞的弹簧门，镶着五彩玻璃，透出的灯光，隐约依稀；爵士音乐悠悠扬扬，舞影婆娑，晃来晃去。舞池里，一对对，男男女女，勾腰搭背，左摇右摆，如穿梭一般交错飞舞。巴麦尊舞兴正浓，突然被一个人挡住了。巴麦尊一怔，举目一看，原来是颠地。巴麦尊连忙放开姨太太，向前拥抱颠地。颠地见到巴麦尊也好像伍绍荣见到义律一样，不知何故，一阵鼻酸眼胀，号啕大哭起来。巴麦尊拉住颠地的手走进隔壁一间小会客室，两人坐在一张长沙发上，颠地还在抽噎哭泣，巴麦尊说话了：“颠地贤弟，你什么时候回国？何以这么狼狈？”颠地说：“小弟刚回来，一言难尽……”颠地掏出手帕，擦一下眼睛，断断续续将在中国的情况全说了，最后，还交出义律亲笔写的一封信给巴麦尊。巴麦尊看完信，气得两眼发呆双手微颤。他怎么也不会料

到英国在华会弄到如此局面，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颠地对巴麦尊说：“子爵阁下老兄，你在我们公司投资的资本，在虎门销烟中已经全军覆没，你看怎么办？”巴麦尊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两手插在贴身的夹襟上，来回踱步，两颗大门牙紧紧咬着下嘴唇，恨恨地道：“可恼呀！林则徐！三十万英磅，化为乌有。”顿一顿又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颠地撺掇道：“此仇一定要报！”巴麦尊果决地说：“明早开会！你早点来。”颠地笑逐颜开：“好！好！”巴麦尊说：“我倒忘了问你，晚餐吃过了没有？”颠地被他这么一提醒，肚子觉得饿了，忙陪笑：“还没吃过。”巴麦尊喊声：“备宴！”一当差传唤出去。

次日清早，巴麦尊门口，叮当叮当马车一辆接一辆，排满一条街。这些马车的车厢装潢讲究豪华，有的一车配备四匹马，有的三匹马，有的两匹马。这里有官阶和豪富等级之别。今天巴麦尊召集来开会的对象，有各级外交官，有各个财团巨头，有伦敦九十六家商行老板。查顿、颠地、马地臣、胡夏米、史密斯等等巨头是当然的代表。长长的会议桌左五排右五排，两旁座无虚席。巴麦尊主持会议。时间到，开会铃响，巴麦尊习惯性地呷一口咖啡，清清嗓子，开始说话：“诸位阁下，诸位代表，今天我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中国胆敢向我们大不列颠帝国挑战，林则徐强行缴获我们商船运华的所有烟土，破坏了我们合法贸易。据昨晚刚回国的颠地先生报告，被缴获的烟土达两万余箱，已在广东虎门销毁，损失达千万英磅！”说到这里，巴麦尊取出义律的报告宣读。两旁与会者边听报告边叽叽喳喳私议着。查顿说：“我损失三百万！”颠地说：“我丢了两百五十万！”马地臣说：“我两百万！”胡夏米说：“我一百五十万！”史密斯说：“我跟你一样。”史密斯不知道林则徐是什么人物，张着惊讶的眼光问颠地：“颠地先生，林则徐是什么角色，竟有如此胆

量和权力，销毁我们这么多鸦片？”颠地说：“林则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钦差大臣，权力可大呢，代表中国皇帝到广州禁鸦片，胆大包天！”胡夏米说：“我尝过他的手段，不但胆大敢作敢为，而且诡计多端。前几年在羊山洋跟他打过交道，此人不好惹。”查顿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我跑得快！”巴麦尊拍拍掌心，叫大家静下来，他继续讲话：“林则徐不但缴我们鸦片，还抓捕我们的颠地先生，一关就是半个月，放在牢房里让蚊子咬！”查顿坐在颠地隔壁，问道：“喂，你真的被抓？”颠地白了查顿一眼答道：“这还有假的！林则徐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他一到广州，伍绍荣便来告诉我，本来他要抓你的，你跑了，我只好当替罪羔羊。我第一次尝到了中国的铁窗风味。什么都可以当的，就是犯人不能当。摔在牢房里臭虫、蚊子咬。你看，我的鼻子被蚊子咬了，如今肿还没消。”颠地摸着红肿的鼻子，胡夏米、马地臣、查顿三个人轮流过来摸一摸：“疼吗？”“疼，轻些！”颠地接着又说：“睡在尿桶旁边，吃在尿桶旁边，光受这些罪就吃不消了，还加上时不时提审。中国问案，官员高坐上头，犯人还得跪着答话，稍抵赖，什么刑具都搬出来……”查顿忙问：“刑具，都叫什么名字？”颠地板着手拨算：“什么夹棍、猴抱桃、铁丁板、夹指、一号板、二号板、三号板……”马地臣问道：“这么多板做什么用？”颠地道：“打屁股用，一打不是四十板、就是八十板。”马地臣道：“那么，屁股不是要被打烂了？”颠地睁大眼睛道：“何止打烂，人都打得昏死过去的，搞不好，当场毙命！”查顿下意识地摸一下自己的屁股，问道：“老朋友，你被打过吗？”颠地摇一摇头：“我看见这么多刑具摆在公堂上，知道抵赖不过。好汉不吃眼前亏，林则徐问什么，我就老老实实地答什么。果然，他也不为难我。这些刑具，都没有用过。”就这样巴麦尊在上面做报告，颠地在下面介绍林则徐的厉

害。

这时巴麦尊的报告转到如何对中国进行报复，请大家提出方案和条款上来了。

查顿第一个站起来说：“要求中国赔偿一切损失，还要加上息钱！”唯利是图的查顿最关心的就是钱。虎门销烟中，他的损失最重。颠地接着说：“要求中国当局惩办林则徐！”颠地吃过林则徐的苦头，差点被“正法”，今天有命回伦敦算是大幸事。他对林则徐最痛恨，所以提出惩办的条款。马地臣道：“要中国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马地臣联合公司主要收入便是巨额走私鸦片，唯一市场是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在他来讲是头等要事，他的前途就是要长期跟中国做鸦片买卖。史密斯附和道：“对，一定要中国公开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他是马地臣联合公司的股东之一，命运当然和马地臣系在一起的。最后，胡夏米站起来，大声说道：“你们讲来讲去，要害的问题没有解决，一切都是空话！”巴麦尊道：“胡夏米先生，你是著名的中国通，过去为政府搜集到不少有关中国的情报，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今天我倒要听听你的要略妙策！”胡夏米站起来，神气十足，以专家的口吻说道：“对在中国发生的这个严重的事件，唯一的办法，就是动议国会采取军事行动，对中国施加强有力的干预和惩罚！唯有如此，才是一劳永逸之计！”胡夏米贼喊捉贼的鼓动性发言，博得战争贩子巴麦尊等人的热烈鼓掌。掌鼓得最起劲的还是颠地，他不等胡夏米说完，就抢着说：“胡夏米先生说得再对也没有了！对付中国，不采取军事行动不解决问题的。不过，中国有句成语——兵贵神速，行动要快！”巴麦尊呷一口咖啡，兴奋地说：“要快！今晚大家就要议出一个方案，明早我就呈报女王陛下和国会。”胡夏米说：“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军费问题，要先解决。”巴麦尊微笑地说：“军费历来都是依靠在座

诸位的，诸位阁下看着办吧！”查顿毕竟是头号财阀，他第一个便认捐军费三百五十万英磅；颠地报仇心切，认捐三百万；马地臣认捐三百万；胡夏米认捐二百五十万；史密斯认捐二百万；九十六家商行老板认捐总数一千万，合起来是两千四百万英磅，巴麦尊拨弄一下指头，含首微笑道：“很好，军费解决了。现在，请诸位再议一议谁当远征军总督合适？”有人建议胡夏米担任。胡夏米尝过林则徐的厉害，心里十分胆怯。他巧妙地婉辞：“我过去做过医生，做过生意，就是没有当过军官，叫我带兵不大合适吧？”又有人提名颠地。颠地眼边肌肉神经质地抽动一下，一口拒绝：“我发誓从此不再去中国了！”这次回国，他的命是捡的，不做林则徐刀下鬼，已是万幸。吓破了胆，他当然不敢再去中国了。查顿提议义律当总督。巴麦尊说：义律领事在中国时间不算短，也算是一个中国通，过去虽说带过海军，可就是履历不够雄厚，权威不足，恐怕节制不了偌大一个远征军。”这个不行，那个不去，一时总督的名单还提不出来。巴麦尊见大家面面相觑，说不出名单，便建议让懿律去。懿律是义律的从兄，英国海军提督兼印度总督，一向掌握军政大权。由他来带领远征军，当然合适。巴麦尊说：“懿律当远征军总督，义律当副总督，兄弟合作，再好也没有了。必定旗开得胜！”巴麦尊这一提名，全体鼓掌通过。会议开到中午宣告结束。巴麦尊根据今天会议的记录，整理成侵华计划草稿，一式两份及时呈报给女王和国会。

英国当局全盘接受了这份计划草稿。当即组织一支拥有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和四十八艘战舰的英国远征军，女王发出委任状，正式任命懿律和义律为侵华全权正副代表和远征军的正副总督。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一月，懿律率领远征军向中国方向扑来……

第四十一回 三战三捷懿律败北

在旻宁一再督促下，林则徐不得不向英国正式宣布全面中断贸易，驱逐英方所有船只出境。林则徐意识到这个政策一宣布，给英夷侵华一个借口，必然祸事临头。于是他连忙大力加强海口防务。虎门以内的三道防线，新炮增添了两百尊，其中有刚刚设法购到的西洋大铜炮、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很有利于远攻。旧炮一百尊全部整旧如新。光虎门三道防线炮台，便有大炮三百余位，分布在船上和岸上的兵勇共有三千余名。澳门防务委高廉道易中孚、昌耀等人会同防范，先后派驻兵勇一千三百余名。尖沙嘴一带，设置大炮五十六位，附近山梁派兵驻守，各口岸和内河水陆要隘，均派兵把守协同防堵。

五月二十二日，据引水探报，望见数以百计的英夷兵船列队来到九洲外洋海面，其中最大的一艘战船，有炮三层，约七八十门，号称“皇家第一号”。这些兵船虽然来势汹汹，只是在九洲洋、磨刀洋、三角洋海面或游弋、或停泊，始终不敢靠近口门。林则徐获得这些情报，连夜召集军事会议，作了统一部署，着怡良防守广州城一带安全，自己却协同关天培督师虎门第一线，澳门、尖沙嘴的前线指挥也归自己节制。会议开到深夜四更，大部重兵均已部署得当，尾巴剩下一点时间，林则徐建议下属不论职位高低，均可在会上诸葛献计。他喝一口清茶，毫无倦意地说：

落站起来，对关天培说：“关大人，小人愿献一计！”关天培告诉林则徐，这位青年是跟随他多年的贴身马伕方凯。林则徐微笑着鼓励方凯献计。马伕受到鼓励，也不拘束，流利地说了。林则徐听完赞道：“果然好计，此乃草船借箭，可大大补充我们的火器！”此时，旁边霍地又站起一个人，他是跟随林则徐几十年的老管家林中，林则徐对他非常信得过，见他自动献策杀敌，更是喜不自胜，大声嚷道：“林中，你能够为拯救华夏动脑筋，好极了，快把锦囊妙计掏出来吧！”林中把计谋说完，全场不禁发出了阵阵笑声。林则徐点头称妙。水师游击王鹏年，虽然年近花甲，不甘示弱，也在会上献一策“蜘蛛阵”，林则徐等大员也十分赞赏。会上陆续献出不少破敌之计，金鸡三唱，天色黎明，林则徐只好宣告会议结束，大家各回营地，按计划行事，准备迎敌。

却说巴麦尊在远征军启行前一天，即写信给义律，告诉他说，女王已正式任命懿律和他为侵华全权正副代表和远征军正副总督。叫他带领吐噠、哗伦两兵船在九洲洋外海迎接懿律舰队，两人协同对华作战，占据有利地势和岛屿。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懿律主力舰“皇家第一号”到达九洲洋，吐噠、哗伦两船即靠拢上去，义律登上“皇家第一号”，两兄弟拥抱相见，也掉了几滴眼泪。

随着两兄弟进入总督船舱，放下窗帘，密商侵华作战计划……。

懿律听取义律意见，知道虎门防守严密，兵力雄厚，不宜攻下，决定先从澳门入手。今天海面平静如镜，数艘英舰试探性地在澳门洋面游弋，放了几声冷炮，岸上没有反应，懿律高兴地对义律说：“不出弟弟所料，岸上毫无动静，看来此地没人防守，战船可以靠岸。”义律在中国呆的时间毕竟久些，顾虑也多一

些，他说：“中国的大官大多是怕死的，可老百姓却蛮横得很，我们还是小心为好。”兄弟俩决定让载有海军陆战队的“嘟噜噎”号和“嘟吐巴”号两兵船边打炮边靠岸。船舱涌出数百名陆战队士兵。个个持枪，放冷弹，东张西望匍匐登陆，摸索前进。走出几丈远，还是毫无阻拦。士兵开始盲目乐观，认为中国真的不敢抵抗，所以前进步伐加快了。走出半个华里，空无一人，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人喊道：“卧倒！前面有人！”这一喊却吓破了乍来新到的懿律的胆，他第一个倒在臭沟旁，士兵见主将倒地，哗的一声也全都跟着卧倒，半天不敢动弹。还是义律胆子大一些，抬起头用长筒望远镜向前了望，只见前面宽阔的草地上有几百匹军马在放牧吃草，不见一个人影，他真喜出望外，对躺在身旁的懿律说：“哥哥，交好运了，一批军马在放牧，我们的陆战队一骑上马，好比老虎添翅，快快，令士兵赶快抢马！”懿律也格外高兴，认为真的交上好运，旗开得胜，立即下令“抢马！”不上片刻，五百名英兵全骑上了马，往内地飞奔，枪打得乒乒响，真象送葬放鞭炮。

二律不敢向前走去，怕中埋伏，他俩骑马远远落在队伍后面押阵。不知怎么搞的，不到半个时辰，这些军马一匹匹全倒了下去，英兵个个都栽倒在地。只听一声炮响，四面八方如海潮一样的中国士兵呐喊着挥刀杀奔前来，栽倒在地的英兵还来不及站起来，个个都成为刀下鬼。血肉横飞，哭声连天。在后一些的英兵丢下枪支抱头鼠窜。两律栽倒地上，知道上当中埋伏，慌忙站起来回头就跑，还好他在最后，来得及逃命。回到船上，喝令起锚，全速奔逃。懿律点一点人数，损失陆战队官兵计四百七十六人，火器枪弹损失更加惨重。

澳门防务长官易中孚，收拾战场，计杀死杀伤英兵四百五十一人，活捉俘虏二十五人，缴获火器弹药七百九十余件。林则徐

闻报关天培马伏方凯“醉马阵”初战获捷，草船借箭得到了这么多火器弹药，立即下达嘉奖令，提升方凯为水师把总，赏银三百两。

何谓“醉马阵”？原来，就是用适量的鸦片切碎投放在马料中喂军马，然后故意让这些马匹为英兵所获。英兵乘骑后，鸦片发作，军马必定醉倒，英兵载倒就范。

懿律损兵折将，惊恐在心，不敢再攻澳门，将舰队引向尖沙嘴，企图在这个地方冒险登陆。

二律坐在“皇家第一号”主力舰的桅杆下，丧气地对望着。懿律在胸前划十字，正在默祷上帝耶苏庇佑，义律眼捷，突然见远处靠近尖沙嘴口岸的海面飘来了一大群星星点点的黑物。义律举起望远镜一看，喊道：“不好啦，中国兵游过来啦！”懿律听说，马上下令开枪。登时舰上英兵乱成一片，有的放枪，有的放炮，有的鸣笛，主力舰一动，马上引起其他舰只的骚动，没有目标地乱放一阵枪炮。最终，还是义律有经验，喝令停火停船。他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又下令说：“待中国兵靠近舰只的时候，一枪一个地收拾，不用现在乱打枪。”懿律附和着说：“对，大家要听副总督的指挥。”过片刻，那些星星点点的黑物随波逐浪越飘越近了，看得见很多中国的兵帽，随着海浪上下浮动。义律此时下令开枪，只听乒乒乓乓，枪声四起，如骤雨般的子弹扫落在舰旁附近的水面上。只见海水开花处，飞起无数黄蜂，螫在尿壶里的蜂儿螫急了，此刻腾空飞起，好似发狂似的全朝着英舰有人的地方奔来。这些蜂儿仿佛也懂得爱国一样，仇恨地向敌人叮去。英兵躲藏不及，被叮得喊爹叫娘，乱成一片，枪忘了打，炮也忘了放，到处乱蹦乱跳扑打狂蜂。乘英兵混乱之际，尖沙嘴岸上五十六门大炮同时发炮，打得英舰东躲西闪，狼狈地掉头逃窜。有的中弹发火逃到半路便不动了，有的负伤远遁。“皇家第一号”主

力舰桅杆挨了一发炮弹，断成两截。义律连忙下令，全速飞逃。

林中管家的“尿壶阵”，也立了战功。

次日，二律紧蹙双眉，坐在被打断的桅杆下呆想。懿律说：“女王陛下派我们远征，要我们攻占南中国的土地，逼使中国王朝承认鸦片走私合法化。我们总不能如此一筹莫展呀！”义律说：“那么我们冒险进攻吧！”二律下令舰队前进。尖沙嘴口岸仍如昨天一样没有反应。义律小心翼翼地指挥舰队低速行驶，走一步，看一步，好比耗子出洞觅食物一样，东张西望提心吊胆。

舰队没有走多少路，一个水兵惊叫了起来，“不好啦，林则徐的尿壶阵又来罗！”二律闻声忙忙走向高台用远望镜一看，果然离舰队不远的地方又飘来了一大群星星点点的东西。他俩下令：舰队停止前进，不许向星星点点开枪打炮，让这些怪物飘走后，再行进攻。过片刻，星星点点顺潮飘近了舰队，英兵摸着昨天被狂蜂叮肿的脸和脖子，谁也不敢开枪。星星点点接近舰队，只听一声轰隆巨响，响起一阵连续的爆炸声，三只舰船挨炸了。有的发火，有的进水，有的搁浅，甲板上英兵又乱成了一片。“皇家第一号”吸取昨天教训，不敢开在前头，躲在后面看风驶舵，没挨炸。义律向众船发出后退信号，几十艘兵船如丧家之犬逃出外海。今天英舰尝到了林则徐分派彭凤池研制成功的土鱼雷的滋味。

敌人不甘失败。呆坐在桅杆下的二律又开始交头接耳。还是义律打破了寂寞，开口说：“林则徐狡猾，尽行巧计，弄得我们一筹莫展，女王陛下的重任，如何完成？依我看，不如孤注一掷，明早将舰队开进虎门，发挥我们船坚炮利实力雄厚的优势，一举攻下虎门，虎门到手，唇亡齿寒，广州城就不在话下了。哥哥，你看好吗？”懿律答道：“弟弟所言极对，兵贵神速，立即行动。”于是远征军舰队，好象老鼠搬家一样，一只咬着一只鱼贯似的向虎门方向直奔。



二律站在“皇家第一号”指挥台上，紧张地观察前方动静，舰队边放炮边前进。突然发现前方有中国十数艘兵船在静待迎战。双律发令“放炮！”“皇家第一号”七、八十门大炮齐发。中国兵船也发炮还击。战不上半个时辰，林则徐在帅船上发出退却命令。中国兵船上官兵在心中纳闷：“还未决定胜负，我们何以自动撤退？”双律见中国兵船徐徐后退，大为高兴，忙下令“进攻！”英国兵舰边发炮边猛追，进入了虎门第二道防线。突然十多艘前进着的舰只一动也不动了，好象吃了孙悟空的定身丸，呆在原地团团转，大小虎炮台三百尊大炮齐发，林则徐兵船反过来反攻，十多艘英舰只能挨打无法反抗，冒烟，开花，起火，血肉横飞，哭声连天……

第四十二回 彰阿撻掇琦善得逞

英舰十多艘陆续进入虎门第二道防线，如入无人之境，二律正在庆幸之际，突然舰只一动不动，呆在原地团团转，只有挨打之功，无有反抗之力。是何缘故？原来英舰中了王鹏年的“蜘蛛阵”。

王鹏年用数以万计的稻草投放江中，好象蜘蛛网一样把江面封锁。我们的兵船大都是木帆船，用的是桨和篙，稻草并不妨碍它们的行驶。而英舰是机帆船，用螺旋桨作动力，螺旋桨转动便把稻草绞了进去，绞多了机器便一动也不动了。英舰停在江中挨着大小虎大炮的轰打而团团转。英魁二律闻报，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当，急忙收住阵脚，喝令所有未进虎门江面的船只从速掉头

逃奔，免得遭受林则徐暗算。进入虎门二道线的英舰被“蜘蛛网”缠住，无法脱身，有的当场挨弹爆炸下沉，有的发火焚烧半沉半浮，有的腰斩，有的丢头，有的去尾，有的急升白旗求降。总之，大小英舰计十七艘，全军覆没，无一幸逃。

英魁二律乘坐的主力舰“皇家第一号”在逃跑中发挥了它的威力，没半个时辰，早把其他舰只远远甩在后面。到了九洲洋海面，“皇家第一号”始惊魂稍定，泊在洋中，发出信号，清点舰只。二律闻知损失了十七艘舰艇，好象皮球泄了气，全瘫在桅杆底下。懿律担任全英水师提督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折腾，这一次又肩任主将之职，到中国来却三战三败，而且一次败得比一次惨，他不觉一阵辛酸，扑簌簌掉下眼泪。义律见哥哥哭了，他也只得在旁边陪流眼泪。最后，还是义律先说话：“哥哥，既遭暗算，哭也无用。英国皇家海军是世界的霸主，我不信便如此败在中国林则徐手下。义律在中国已有六年光景，难道还吃不透这里的一切？林则徐就算他是个怪物，一时无法对付。难道说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驻军首领个个都象林则徐不成？我看，不至如此！”义律顿一顿，恍然觉醒似的说：“中国王朝的皇帝本身是个昏庸的家伙，他手下的强将不至太多。哥哥，我们打不进广州，改道北上，攻厦门、定海、天津直逼京都不是更好吗？”懿律听弟弟这么一说，转悲为喜，破涕而笑道：“弟弟言道有理，舰队改道北上！”

没几天，英舰到达厦门海面，懿律下令攻打厦门，义律上前阻道：“哥哥且慢攻打，这里是邓廷桢防守的，不作试探，冒险攻打，凶多吉少！”懿律说：“难道邓廷桢也象林则徐一样厉害？”义律道：“林、邓原是广东禁烟两员主将，邓最近才调来福建任闽浙总督。厦门防守在他手上，千万不能大意！”懿律同意义律的意见：先试探，后攻打。

懿律先派出“布朗迪号”，从青岛窜入内港，却被中国“厦防厅巡船”阻住盘查。“布朗迪号”舰长包诅要求上岸递交英国外交大臣给中国大臣的信件，巡船管带却以水师提督和道台大人不在为由拒绝他们上岸。包诅不听劝阻却指派译员罗伯聃乘小舢板，插上白旗，借口送信，强行登陆。罗伯聃舢板受到岸上守军攻击无法登岸，只好退回大船。次日下午，“布朗迪”号驶到炮台附近，又派出一只舢板，罗伯聃在舢板上用中国话大喊大叫：“如果中国守军不让我们登岸送信，误了我们大事，我们就要开炮攻打啦！”喊话毕不见动静，罗伯聃却口出秽言大骂起来。水师中营守备陈光福忍无可忍，放射一箭，击中站在罗伯聃旁边的一个英兵，护参将陈胜之用长矛刺死一个胆敢上岸的敌人。罗伯聃见势不妙，匆忙划回大船。“布朗迪”号发炮轰击岸上炮台和民房。中国守军奋起反击，一场海战打响了。岸上炮火密集，打得“布朗迪”号东摇西晃，甲板上英兵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倒在甲板上，有的掉进海里，“布朗迪”只得狼狈逃走。

二律经过一番试探，知道厦门守军防卫甚严，不好攻打。但还不死心，第二天又派两艘军舰窜进青岛口，向厦门水操台开炮，直冲内港。福建水师十七艘兵船，在游击任经猷、都司张然统领下，还炮截击，打得这两艘英舰冒烟负伤奔逃。第三天，英舰又来骚扰，发炮攻打水操台，副将灵德等人连发十炮，打中英舰一艘，鼓浪屿守军开炮夹攻，迫使其他英舰无法进港，只得全部退走。

二律此时才死了心，知道邓廷楨防卫严密，战备得力，无法攻破。攻打厦门计划只好作罢，往浙江舟山群岛定海而去。

定海总兵葛云飞，浙江绍兴人，比林则徐小四岁，他既是严禁派又是主战派。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中英关系恶化，他便已清醒地看到，位于舟山群岛的定海，作为中国南北海防线的中间

连接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英夷必然来犯。他早就写信给当时任浙江巡抚的乌尔恭额，提醒他注意：“广东正在严禁鸦片，英夷恐将北犯浙江沿海，定海首当其冲，应予早作准备！”乌尔恭额本来就不同意林则徐严禁鸦片，更不同意主战，葛云飞写给他的信根本不放在眼里，连林则徐飞札各省英夷即将北犯沿海诸城镇，宜作好战备的通知也置之不理。这时，又逢葛云飞奔父丧丁忧在绍兴，英军来犯，守土将士虽作抵抗，终因乌尔恭额主抚，事先准备不足，致使定海很快便沦陷了。

二律攻陷定海后，留守一部分驻军，大部分舰队继续北上，准备进占天津，直逼北京。

七月中旬，懿律率领的舰队在途中不受任何阻挠，直达天津海口。

这一天夜里，直隶总督琦善闻知英舰进入白河口，惊慌得衣履不整连夜乘快马带一批随从，不顾命地往北京飞奔。卯时到达，直进紫禁城。值早朝之际，他在乾清宫向道光告急：“皇上，大事不好，英舰开进天津白河口！”旻宁还在看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稿。“定海失落英夷之手！”又听到天津告急，旻宁吓得瘫在龙榻上。刚愎自用，反过来就是优柔寡断。此时道光帝惊慌万状，只好等待琦善献策。琦善见机会已到，他忘乎所以地面奏道：“一、重办林则徐，让洋人出气；二、弛禁鸦片，恢复自由买卖；三、赔偿损失……”琦善还没说完，旻宁不耐烦地说：“国库空虚，缘何侈谈赔款？”琦善威胁说：“皇上要是犹豫，英人明天开炮攻打天津，天津陷落，京都也不得安宁！皇上宜当机立断！”旻宁烦躁地顿脚，叫琦善先退出去，在军机房候旨。

经过反复考虑，又受穆彰阿撺掇，旻宁竟然全盘接受琦善的“良策”，让琦善在天津与二律谈判。八月初四日，琦善与二律在大沽口南岸搭帐篷开议。义律的喜笑怒骂和舞枪飞刀，琦善不

但不敢反唇相讥，反而奴颜婢膝地以“隐忍受辱”为荣。谈判中，他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林则徐，无耻地在席上一再赔礼道歉，唆使二律向广州报复，打击林则徐；并且胆大妄为地私下向二律保证，只要英军肯退回广州，一切问题均可在广州谈判中得到满意解决。二律见自己的要求有了着落，加上时已深秋，天津海港即将结冰，船舰不能逗留，所以趁势答应南返。八月中旬起，英舰从天津海口陆续南撤。

昏庸的道光帝认为琦善退敌有功，于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一面查办林则徐、邓廷桢，一面继续和英魁二律谈判。

第四十三回 琦善卖国怡良举发

钦差行辕花厅里，林则徐、怡良、关天培、英隆等人散坐在两旁。琦善盘坐在正面的榻铺上，奕湘神气十足地站在榻铺旁。琦善接过奕湘递上的鼻烟，放在鼻孔底下闻着，悠闲自在地开腔道：“林大人，你还记得前年在安肃县的夜谈吗？”“记得，静公^①面授机宜，无启边衅！”林则徐站起来不慌不忙地答道。

“我早就料及，禁烟必然启衅！”琦善颇为自得地说。“不对！启衅乃英夷，非我中国人！”林则徐抗辩着。继续高亢激昂地说：“鸦片不禁，眼看民亡国丧！”“放肆！”琦善拍桌怒

^①琦善字静庵。

斥：“禁烟！禁烟！把洋人‘禁’到我天津来！”林则徐针锋相对地驳道：“禁烟事起广东，英人何不就攻进羊城找林某计较？却远涉天津捣乱，此何故耶？令人费解！”一句话，驳得琦善瞠目结舌。他只好指着林则徐大吼道：“惹英人攻打天津，罪责在你！”林则徐圆睁两眼，气直理壮地说：“则徐无罪，罪在守土官员！”琦善知道辩论非是则徐对手，他下榻起身喝令：“备香案，接旨！”奕湘忙了一阵，众皆跪下，琦善取出圣旨，在案前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年沿海各省，纷纷出兵，糜饷劳师，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所致。林则徐、邓廷桢交部严加议处，以直督琦善署广督。钦此。”林则徐接旨，黯然神伤，默默叩头谢恩，方欲站起，琦善又高喊道：“林则徐再行接旨！”琦善又捧出一旨，林则徐慌忙又跪在地倾听着：“诏曰：则徐在粤办理夷务，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林则徐再度默默叩头谢恩。关天培老泪纵横地说：“关天培愿解甲归田！”琦善冷笑一声道：“没这么便宜，待邓廷桢调回广州之后再说。”奕湘对关天培狞笑一声说：“关军门，想得倒很轻松！”前番奕湘解送北京吏部，完全是穆彰阿、琦善设下的诡计，对奕湘明目张胆加以庇护。琦善来粤，不仅接受了穆彰阿全盘计划，而且带来了一批亲信，奕湘就是其中一个。他不仅官复原职，重掌副都统大权，而且随从左右，成为琦善个人的侍卫都统。奕湘先前险些丧在林则徐手下，今天回来报复，哪肯放过机会。奕湘瞟琦善一眼，琦善神领意会，嚷道：“奕副都统！”“卑职在！”奕湘答道。琦善道：“奉皇上之命，你可过去摘下林则徐顶戴！”奕湘大声答道：“遵命！”三摇两摆走向林则徐。林则徐暗忖：“奕湘你刁顽什么！包庇鸦片走私，卖放颠地，干尽坏事，当时我林则徐摘去你的顶戴，革职查

办；今天你狐假虎威回广州，倒想乘机报复来摘我的顶戴。想得真美！哼！”想到这里，不禁对奕湘怒目斥道：“你敢！”奕湘被斥得倒退一步，拔出腰剑。英隆在旁目不忍睹，也拔出腰间宝剑，护住林则徐，对奕湘怒喝道：“不得无礼！”关天培是个武将，更是火烧性格，“哧”的一声，也拔剑在手，三人僵持着。还是怡良文官性格温和，忙上前解围。林则徐主动摘下顶戴花翎放在桌上，场上气氛才缓和下来，琦善紧张的脸色才消退。林则徐拂袖，昂首阔步离去，关天培、英隆也随后退出。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琦善正式接任两广总督。他向怡良宣布：夷务系钦差大臣专办事项，巡抚只管地方，勿庸过问。他重用张殿元、白含章、鲍鹏等三人。张殿元、白含章是他从天津带来的心腹幕僚。鲍鹏系广东香山人，当过颠地的买办，一向走私鸦片，为林则徐通缉的对象，后潜逃在外，投靠山东巡抚弛禁派托浑布为译员。此番琦善赴粤路过山东，见此入符合自己的胃口，特为招纳。琦善将三人置放左右，作为奔走英夷的谈判专使，委以重任，付托全权。相反，司、道之下官员，没有琦善的召令不准入谒。这一切，都为他自己走投降卖国的道路扫清障碍。琦善为了博得英魁义律^①的欢心，不惜大刀阔斧，极力反对林则徐所为，撤尽海防兵丁，遣散数千壮勇，拔除横档前后的江底暗桩。……义律见琦善撤防散勇正中下怀，乘机大耍讹诈手腕，通过张殿元、鲍鹏，来回奔走，曲意奉承，琦善几乎全盘接受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只有割让香港一项，表示有待上报再议。可是义律却采取突然袭击不宣而战的强盗手段，下令大批兵舰进犯大角、沙角炮台。守卫将领陈连升父子拚死抵抗，琦善不发一兵一卒救援，置阵地将士于不顾，致使陈连升父子弹绝身亡，大角、沙角炮台陷于敌手。而琦善却醉心于主抚卖国，漏夜派张殿

^①此时懿律得急病回国，义律代替一切。

元等人赶往穿鼻洋，向义律屈膝投降，秘密签订了包括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恢复广州商务割让香港等条款的《穿鼻草约》。

《穿鼻草约》经过琦善一番美化，隐瞒割让香港一项，以“和议大功”告成上报朝廷。

紫禁城里，旻宁对琦善的和议大为不满，他朱批斥责琦善：“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突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同时旻宁又下一道圣旨：“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均不准行。现已飞调湖南、四川兵勇，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朕志已定，断无游移！钦此。”

琦善害怕自己卖国劣迹败露，连夜缮折，进行诡辩：“前此佯允所请者，非不知该夷狼子野心，本非善类，准予寄居，原难保不貽后患。然患之在将来者，犹可提防；而患之在目前者，不及准备。盖自被其侵占炮台后，兵心益形涣散，民情亦多惶惑。且彼时夷船绕越，窜入虎门，围住横档炮台五日，……是以万不得已，允其代为奏恳天恩。……一面备文告以患病，借延时日，一面将其条款，酌加删改发还，飭令另缮，呈请盖用关防，仍详谕以此出自奴才本意，尚未具奏，系大皇帝之所不知。”企图以此搪塞过关。

林则徐撤职后，搬出越华书院行轍，由予堃介绍在高第街连阳盐公所暂时寄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一时赌气与外界隔绝。终日在寓所里不是读书、写诗，便是与林中下棋，或自个儿在案前练写书法。这几天他以刀代笔篆刻好几颗寿山图章^①，有的刻

^①福州北郊寿山石，是篆刻图章的名贵材料。其中最昂贵的是田黄石，它的价值比黄金还贵十几倍。林则徐喜爱篆刻艺术，“宠辱皆忘”是他得意之作，保留至今，价值极高。

膀笑着说：“少穆兄，真会揣度人！”

次日，林则徐召请爱国士绅梁廷枏到自己寓所商谈。梁廷枏是林则徐译员梁进德的伯父。林则徐几次准备往访，均因事忙延误。梁在广东负有盛名，具有相当的号召力。今天林则徐第一次往访，梁廷枏当然无比高兴。他俩一见如故，促膝谈心，梁廷枏闻说琦善卖国私自割让香港，真把他气得如雷贯顶。他主动提出发动一场示威请愿。

这一天梁廷枏含着义愤的热泪，偕同东莞县爱国士绅邓淳，到贡院发动群生，起来具词请愿。顿时，街上四处贴满标语，愤怒的示威队伍，冲进督署，声讨琦善。

怡良望着沸腾的群情激动之下举发了琦善割让香港的罪行，发奏道光帝。

琦善的卖国行径虽已败露，但他认为和议成局，道光帝不敢不倚重他。所以他更加有恃无恐地一意孤行。正月二十五日琦善上奏广东无要可扼，军械落后，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企图以既成事实逼道光帝同意割让香港。

林则徐在等待朝廷处理琦善之前，毅然挑起了协办夷务重担。这天一艘英军火轮搁浅，他向琦善提出速派蟹船前往焚毁，竟遭拒绝。他提出颁发招抚汉奸的告示和烧擒英船及斩俘英军的赏格，提出加强白泥涌防御工事等建议，均遭拒断。林则徐、邓廷桢空有满腔热血，报国却无门。

第四十四回 前方流血后方宣淫

却说英夷为迫使琦善在《善定事宜章程》上签字，义律公然再次发动战争，于二月初六日重兵突然袭击虎门。关天培虽然已是六十二岁高龄的老将，他老当益壮在最前线指挥，一天之内击退敌人五次进攻。初七日下午三点多钟，英军召集数倍于我的兵力，集中舰炮三百门轰击虎门要塞。关天培早在当天下午即驰书求援于琦善。林则徐、邓廷桢闻讯赴督衙敦促赴援，琦善充耳不闻，隔岸观火，不发援兵。关天培孤军作战，毫不畏惧，奔走于弹片四溅、乱石横飞的阵地前沿。战斗到傍晚时分，关天培已负伤十多处，仍然镇定指挥，坚守阵地，同敌人血战到底。一直到晚上，怒火中烧的关天培披着被鲜血染红了的战袍，在炮火闪光中仍然矗立在炮台前面，挥舞宝剑，指挥战斗。敌人始终不敢近前。最后终因弹尽力竭，关天培和部下马辰、方凯等四百余人全部壮烈牺牲。英兵爬上炮台，见关天培目光如电凝视前方，手举寒光逼人的宝剑，屹立炮旁如生，吓得从炮台危崖上摔了下去，一命呜呼，见耶苏去了。

横档虎门失守后，镇远、靖远、威远诸炮台又相继陷落，游击麦廷章仿效关天培矢志与阵地共存亡，最后，以身殉国。他的部下三十余名官兵决不降敌，愤然集体投井报国。

林则徐闻知噩耗，悲痛欲绝，挥泪疾书挽联悼念关天培、麦

廷章：“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壈^①，闻异类^②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英军攻破虎门，溯珠江而上，攻乌涌等县，广州城危在旦夕。琦善急命新上任的主抚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人乞和，竟擅自同意律提出的包括赔偿军费千余万、加割尖沙嘴等款项的《戢兵条款》。这事遭到林则徐等人坚决反对。为了抗战到底，林则徐决定自筹资金雇募壮勇应敌。在他带动下，广州爱国绅商纷纷捐资雇勇，奋袂一呼，应者千众。他终日奔走珠江两岸，出入福潮会馆和大佛寺总局，商讨守城决策，组织防卫力量。

道光接到怡良举发琦善割让香港的密奏，又接到两江总督裕谦弹劾琦善误国殃民三条大罪的奏陈后，勃然大怒，忽又降旨锁拿琦善进京严讯，并没收其数十万家资入宫。琦善此时才痛哭流涕，后悔不迭。

二月二十日，由广东都统英隆押解琦善以及汉奸鲍鹏等人赴京。《戢兵条款》由于来不及盖上公印而失效。道光帝恼羞成怒正式向英国宣战，重新派遣几个大臣陆续前往广州。道光帝指派皇侄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委派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委派前广东巡抚祁璜为两广总督。这些大臣相继调集各省防兵一万七千人到粤。林则徐不免又将抗战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连日来，他积极参加筹议战守，漏夜写出《防御粤省计划》，盼望他们能同心协力，共御外侮。可是，奕山等人仍以“不欲浪战”为借口，确定了“患在内而不在外，防民甚于防寇”的投降主张。林则徐满腔的爱国热忱迭遭打击，他感到苦闷抑郁。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旻宁旨到：“著祁璜、怡良传

①指同难的游击麦廷章。

②指英人。

知林则徐，赏给四品卿衔，迅速驰驿前赴浙省，听候谕旨。”三月十四日，林则徐匆匆离粤，登时，羊城沸腾，万人空巷，百姓夹道。有的焚香拜别，有的进酒哭送，有的赠献颂牌竟达五十二面之多，牌上闪耀着：“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勋留东粤，泽遍南天”，“公忠体国”，“清正宜民”，“烟销瘴海”，“风靖炎州，”“德敷五岭”，“威慑重洋”等等金字，区春兴，雷旺等众百姓当途拦轿，放声号哭。这天受林则徐推荐，给怡良当随从的张醒狮闻说林则徐离粤赴浙，急急忙忙从巡抚衙门跑了出来，追到白云岭与林则徐哭别。梁廷枏、予莛送到十里亭才挥泪而别。

林则徐走了，少了一块绊脚石，奕山当然高兴，现在他可以为所欲为了。奕山，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直系子孙，旻宁侄儿，侍卫出身，曾任过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伊犁将军等职。他虽然做过一些外官，可是此人皇室出身，靠世袭吃饭，不学无术，自幼过惯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生活。此番奉命来粤靖逆，可他心里盘算的却是另一回事。他知道广州是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捞一把。一到广州他便起用十三行总商伍绍荣，通过他进行洋货投机买卖。他统领的号称一万七千名大军，实际兵额不过万一、二。层层吃空饷，奕山一人吃了一千名空饷，光这一笔每月便贪污两千两白银。所谓各处将弁，必须先献厚礼，方无苦差。造成将与将不和，兵与兵不睦。为了便于操纵权柄，奕山诬蔑“粤兵皆贼党”“粤民皆汉奸”，不信任广东兵勇，另外到福建招募未经训练的士兵，将各省之兵互相分配，各离营伍，以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经过月余，奕山私囊已饱。这天闲来无事。特召伍绍荣进见。

“伍总商多日不见，又是忙着大笔生意吧？”奕山坐在一把精制的藤躺椅上，笑着跟伍绍荣谈话。伍绍荣估计奕山的召见，

不是关心洋货出入便是查问寻花问柳之事，所以他答非所问地说：“奕将军今天雅兴不是放在洋货上面吧？”奕山从藤椅上兴奋起立说：“伍老兄，果有未卜先知之明！”说完哈哈大笑不已。伍绍荣挪近骨排椅对奕山附耳说话。奕山听完后眉飞色舞地说：“伍老兄说得有理，召见不如去见，到现场去，比召进家里有趣得多呢！”伍绍荣献媚道：“宋徽宗道君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他时不时还要到京都名妓李师师青楼上享尽人间艳福！”奕山笑着说：“伍总商真会说话。”伍绍荣低声对奕山说：“前次来的薛春娇如何？”奕山轻轻笑两声说：“美如春花娇无娜，当然不错！”伍绍荣谄笑着说：“奕将军乍来广州，烟花场的见识还是一般。薛春娇虽然是一等名妓，可她的妹妹薛春玲还要略胜一筹，二八佳人正好配上你这温柔大将军，不论容貌、神态，还是风流韵事等诸色艺都胜过她的姐姐。芙蓉出水的杨太真不如她丰满温柔，能歌善舞的张丽华①不如她多才多艺，卖油郎三年积攒只买花魁一笑，广州不少公子哥儿在琼花楼饮了六、七年花酒，还没有进过她闺房的门槛。”奕山听入迷了，涎着脸对伍绍荣说：“我也想当卖油郎……”

大沙头的大寨厅②由奕山全包了下来，琼花楼张灯结彩，豪阔盛极一时。前厅后厅共办酒筵二十桌，全是珍馐佳肴，宴厅遍结鲜花。开筵以后，由伍绍荣陪伴、微服打扮为商行阔老的奕山，“出毛巾”③分赠宾客。此时薛春玲拿着特别华美高贵的毛巾，挪动金莲，摇着蜂腰，款款来到奕山面前，当众摊开奇香四溢的毛巾往奕山脸上那么一抹，眼尾秋波一转，不仅醉了奕山，同时也博得全场喝彩和各种各样的淫笑之声。

①南朝陈叔宝后主的爱妃。

②大寨是清朝广州一等妓筋的代号，多设在谷埠大沙头一带。

③“出毛巾”谓嫖客显示自己的阔绰，宴请许多宾客为他捧场。

吃完“出毛巾”酒筵，奕山跟随伍绍荣进入春玲闺房再饮“探房”酒，下了酒舫上了闺舫，此间别有一番新天地。全套崭新的红木家具，绫罗帐褥，华彩夺目。奕山花了三千银元为春玲添置了这一套“摆房”。那一张大床，里外三层都是悬身浮雕的贴金饰花与“贵妃出浴”连环图像。光这一张睡床便值千元，奢侈之极可想而知。探房之后，宴客星散，伍绍荣尽了穿针引线之责，便笑微微对奕山扮个鬼脸告退了。奕山把春玲拖过来，坐在床沿，搭着她的滑肩，涎着脸笑嘻嘻地说：“玲姐姐，本少不惜万金，才得到今宵。良宵苦短，情话偏浓，你当杨太真，我当李隆基，就演一出《长生殿》，玲姐你看好吗？”春玲媚眼一瞟，弯眉一挑，歪着头撒娇撒痴地倒在奕山怀里，用小指头点着奕山红糟鼻子说：“你是个做买卖的行商，也懂得这些风流韵事？”奕山醉眼惺忪地笑着说：“做生意人就不懂这些风雅，玲姐未免把人看扁了。”说完，俯首吻了春玲的朱唇，春玲闭眼半推半就地承接着。奕山就势在春玲耳旁轻声说着：“我们俩就演一出《贵妃出浴》好吗？”春玲两颊飞红，开头不肯，在奕山鬼缠下，春心也动了，只好半嗔半笑地说：“你这个阔佬真鬼！”春玲打发下人打进一大盆的热水，她洒进香水，取下那一条每一绺穗都挂着金币的高贵毛巾摔给奕山，自己一屁股倒在藤躺椅上闭上了眼睛。奕山是花柳队中的老手，他早就理会，这一举动，便是春玲暗示他上前宽衣解带……

花前月下时光易逝，初夏已到。奕山到广州只知鬼混，什么靖逆不清逆几乎有点忘了。在道光帝三番五次催促下，他才决定做一次军事冒险，企图侥幸取胜，也好向皇上邀功请赏。

四月初一，奕山认为今天是大利大吉之日，宜于行兵布阵，遂与参赞隆文、杨芳商议出兵之事。隆文到粤以来，醉心于收买字画古董，虽然他和奕山是负责军务的，可是心都没有放在靖逆

上，一味主抚，鬼混日子。杨芳迷信、昏庸、无知，终日拜菩萨烧香。今天奕山突然提到出兵，他两人思想毫无准备，不用说献谋献策，就是如何布阵，也说不上半句。奕山见隆文、杨芳说不出主张，就更加武断地说：“今夜吉时出兵，发令三路分出：一屯西宁炮台外，为中路。一屯东炮台，为左路。一由泥城出，为右路。各路兵马，按我谕令行兵。”奕山调拨完毕，已日暮。初更时节，各路兵马齐发。运炮出城，郊外炮声隆隆。英舰驶入虎门，深入省河内部的舰只来不及躲避，遭到突袭，清军获得小胜。奕山闻捷，更加自鸣得意，认为此战必然获得全线大捷，今晚可以高枕无忧。

近来奕山对春玲玩腻了，现在又迷恋上半掩门^①的一个妾媵牛芳芳。这时，奕山心想：“好几天没去牛芳芳那儿了，何不乘今夜这个良辰去一趟？”神定意决，他连忙找来伍绍荣嘱咐道：

“战局已报初捷，大捷肯定接着在后，明天便可召开全城庆功大会。今晚我高兴极了，不禁又想起牛芳芳……”伍绍荣接着说：

“奕将军只管去吧，值此良辰美景之夜，好好欢度通宵，明天你便是庆功会上的显赫人物哩，牛芳芳便是将来的一品夫人！”说完两人便哈哈大笑。奕山微服坐轿往牛芳芳住处去了。

天还没亮，英兵反扑。奕山布置的三路兵马开始纷纷溃败下来，前方无数爱国士兵流血牺牲，死于敌人炮弹之下。凶讯传到将军行营，请求主将发令抵挡。奕山、隆文的去向，杨芳不知。得悉败讯，杨芳惊慌失措，不懂得如何对付。主将不在，副将不发令是不行的。哪知杨芳比奕山更低能昏庸，只知求签问卜。他认为洋枪洋炮是怕“秽”的，只要搜罗全城的马桶粪便，列在阵前，洋枪洋炮见着“秽气”就失灵了，哑炮哑枪就不用害怕了，

^①“半掩门”的妓女多是富商巨室的妾媵，是极为秘密的暗娼，她们卖淫主要寻求性刺激。

再度反攻，不是可以反败为胜吗？他想到这里，高兴极了，立即发布命令大摆马桶阵于珠江两岸迎敌。

却说伍绍荣拂晓前得知兵败凶讯，即到牛芳芳住处报告奕山。伍绍荣虽然是穿针引线之人，半掩门是秘密暗娼的去处，娼鸨们有权替娼妓绝对保密。所以牛芳芳的芳容，伍绍荣可一次也没见过，牛芳芳之名不用说也是化名了。伍绍荣军务在身，一时情急，鸨母虽然坐门口，他也懒于通报，便径自闯堂入室，到了华丽的床前，不由分说喊道：“奕将军大事不好！”奕山从睡梦中惊醒过来，闻是伍绍荣喊声，知道军事失利，此惊非同小可，连忙掀开被子撩起罗帐，急急问道：“伍总商，何事如此惊恐？”伍绍荣见床上睡的牛芳芳，不禁腿一软，瘫在床前。奕山上前扶住喊道：“伍总商，你怎么啦？”伍绍荣拼命摇着头，带着哭声说：“她……她是我家的第十三姨太！”

四月初二，英军反扑，经五天战斗，英军不仅打垮了杨芳的“马桶阵”，并且将城外的炮台尽数占领。奕山怪杨芳“马桶阵”误事，杨芳反驳说：“难道只许林则徐摆尿壶阵，就不许我杨芳摆马桶阵吗？”输到无裙没裤，杨芳还在为自己护短，这些人真不知什么叫做羞耻。

四月初七日，英军占据四方炮台，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当炮弹落到贡院奕山行营住处时，奕山慌了，忙派余保纯竖起白旗缒城向义律求降。

第二天，便在奕山行营内签订了《广州和约》。义律逼奕山按期交出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商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退出广州城外六十英里，以换取英军归还炮台并退出虎门。事后，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奕山之流，明明是战败投降，却向道光帝谎报说：

“大挫其锋”，把大败说成大胜；把交赎城费六百万银元，说成是代行商清还帐目；把清军被迫退出广州城，说是下乡镇压土

匪，把义律各种苛求说成是请求恢复过去一样的通商。而昏庸的道光帝居然也相信他们这一套，批准奕山的谎报，恢复与英国通商。

第四十五回 则徐发配王鼎尸谏

告别了广州军民，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宁波。二十五日，裕谦让他会同余步云主持镇海军营事务，筹办海上防堵和铸炮等事宜。他把随身携带的《火攻击要》炮书送给镇海炮局，还亲自参加研制火炮和战船事项。此时，他身在镇海心在粤，一听到捷报，立即奔走传送喜讯；一听到新任广州府余保纯缙城降敌，奕山与英夷签订《广州和约》的卖国凶讯，他当场昏厥晕倒；后来听到广州三元里百姓群起驱英的时候，他又转悲为喜破涕而笑……

林则徐身处逆境，但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信念，向道光帝上书《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这个奏书还没有到达京都，五月初十日，道光帝却以“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和“废弛营务”的罪名，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邓廷桢也在这一天遣戍伊犁。

林则徐戍边经过江苏镇江，会见宣南诗社挚友魏源。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是主张“经世致用”的革新学派中的一员，受江苏布政使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湖广水利议》等书。协助过江苏巡抚陶澍筹办漕运、

水利诸事。道光二十一年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僚，直接参加浙东抗英斗争。因投降派昏庸误国，他愤而辞归，发愤著书。

在镇江一家小客栈里，烛光摇曳，林则徐与魏源同榻抵足而坐，倾心长谈。

魏源愤愤不平地说：“抗击外侮有罪，媚外投降有功，岂有此理！”林则徐长叹一声后说：“《穿鼻草约》、《广州和约》，这难道不是引狼入室吗？英夷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不侵吞整个中国，岂可善罢甘休？”魏源比林则徐小五岁，性子比林则徐急躁，他横眉竖目地说：“吾等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富国强兵，御敌于国土之外！”林则徐又长叹一声，道：“积近二年之经验，愚兄认为，当今天下，富国者，只有革除弊政，开矿屯田，奖励农商，实行存富于民；强兵者，必遍考各国兵制，广采各国火器长技，使战船坚厚，以资制胜，大炮精制，利于远攻。此外，还得留心研究夷地夷情，方能做到知己知彼。如果继续妄自尊大，茫然无知，岂不是乘危舟，坐以待毙吗？”魏源连连点头道：“少穆兄所言，皆驭夷之法，富国强兵之道也！”林则徐摇摇头说：“这有何用？如今奸臣当道，皇上言听计从。林某力主禁烟，百计抵御外侮，却落得发配伊犁，百思不得一解！”魏源带鼓励又带安慰地说：“兄长不用慨叹，吾等不忍眼看沦落，黎民涂炭，因禁烟而抵御外侮，青史后来自有公断！”魏源转过话题：“当今皇上听信谗言，夜郎自大，闭关自锁，竟然说什么：鸦片之来，系由通商而起；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生；驭夷之法在于抚。少穆兄有预见之明，又对夷情了如指掌，定有不少高见，愿闻其道。”林则徐道：“愚兄认为：“闭关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应当与外商互通合法贸易。禁止鸦片入口，反对外夷入侵，是百姓之期望。外夷都是以利逐利为目的，吾等可以夷制夷。”林则徐呷一口茶，歇一歇继续说道：“两年来，愚兄

与英夷交接，深感抵御外侮之方有二：由于英夷诡诈、凶狠，民皆动公愤，愚兄方知民心可用。曾经亲眼目击一英夷兵船进内河，百姓见之即人人持刀痛杀，夷兵不敢登岸。与英夷交战于海上，未必全胜，莫若或将兵勇扮为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将夷诱于陆地，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民心可用，此乃其一；其二，洋面海战系英夷长技，我等要精心学取，此系海疆之长久计也。”林则徐不厌其烦地说：“愚兄还要嗜嗦一句，兵家常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闭关锁国，只能导致孤陋寡闻，坐井观天，以致样样落人之后，受人欺凌。”说毕，林则徐从行囊中取出一大包东西交给魏源，满怀深情地说：

“这是愚兄一片心血，不忍让其埋没，特付托于兄弟！”魏源打开一看，原来是《华事夷言》《四洲志》两本译书。林则徐指着它对魏源说：“望贤弟努把力，将它撰编为《海国图志》，以利日后富国强兵！”魏源早有此志，林则徐献书，他无比高兴地说：

“小弟决不辜负仁兄厚望！”

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书托付魏源，如释重负。他认为拯救华夏，唯经世致用与开放眼界！

林则徐离开镇江，路经洛阳，邂逅相逢阔别多年的友人李兰卿。报说河南祥符地带黄河决口，开封府全城淹没，市肆尽闭，官绅富户购舟出走，贫苦百姓走投无路，荡舍浮尸，惨状难描。林则徐闻听这一消息，食无味，寝无眠，在客店中凭窗兴叹：

“况值军储仰屋愁”，“江海澄清定何日？”黄河决口，抗英棘手，重重忧思一齐涌上心头。

翌日，他又接到道光帝急旨，命他从速折回河南祥符，协助王鼎襄办河患。于是，带罪戍边的林则徐，心绪一如黄河浪潮无法平息，恩怨错综，难理难分。想及个人，数十年为朝廷鞠躬尽瘁，却落得如此结局，不免感慨万端，但一想到国家民族，他就

仍以岳飞、李纲为楷模，置个人祸福于度外。

林则徐赶到祥符，正值王鼎在汴城召集文武官员议决开封弃取大事。林则徐行色匆匆，立即参加这个会议。

在洪患面前，当地文武官员大多数认为水情严重，主张放弃开封，迁移洛阳，另立省城。林则徐反对，他说：“弃城容易弃民难。对开封府百姓、财产，我们当父母官的不能凭一己安危而置之不顾。古人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弃开封万众之民，即弃天下民心也。望众位三思三思。”王鼎和开封知府邹鸣鹤同意林则徐的看法，主张调动各方力量，上紧加固城墙，力堵进水，保住危城。会后，官民同心抗洪，开封首府终于保住了。

不久水退，接着又是筹办堵口工程。此时，王鼎周围人来人往，突然热闹起来。原来，那些承包工程的河吏们，都想乘机各捞一把，拼命游说。林则徐向王鼎献出一条锦囊妙计：一边抓住干秋季节，组织灾民赶造三道挑水坝，做好堵口一切准备；一边对前河督文冲^①属下，全面查帐。凡偷工减料、贪污受贿者，一一查明究办。重者革职严办，轻者戴罪立功。中饱河帑的长期恶习被革除之后，一时河吏慑于国法，不敢造次，个个廉洁奉公勤于工程。

林则徐追随王鼎，朝夕驻坝。在林则徐简陋的办公茅屋门前，他自撰一联云：“春从天上至，水由地中行。”在客座又题一联：“芦中人出，河上公来。”

一日王鼎来他客座，告诉说：英夷派遣璞鼎查，率领大批海军，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光浙江一省便失掉了三个城池，死了四个总兵，一个总督^②，九月初四日，道光帝任命他另一皇侄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杨威将军，侍郎文蔚、蒙古副都统特依

^①因祥符决口失职，被遣戍边。

^②葛云海、郑国鸣、王锡朋、谢朝恩四个总兵，裕谦总督。

顺为参赞大臣，牛鉴为两江总督，调集内地数省的军队，约两万余名。赶来浙江都想扬一扬威，收复浙省三个失地。可是奕经和奕山同样是皇室纨绔子弟，酒色之徒，迷信鬼神，腐朽无能。不仅在浙省威扬不成，反招来了一场惨败。广州战败、浙江战败，朝廷吓软了手。因年初湖北崇阳钟人杰会党起事造反，朝廷虑及“外患不息，内乱必起”，竭力主张对英停战议和。所以派遣盛京将军耆英和两江总督伊里布赶往浙江议和。林则徐听到这个凶讯，面对王鼎唏嘘落泪，空叹国土沦丧。

林则徐在祥符半年，日夜坐与士卒同畚铲，万众河工感奋，大坝合拢成功。

祥符堵口竣工，举行盛大庆功宴会，王鼎推林则徐居首席，以示论功行赏。当大家正在开怀畅饮之际，忽传圣旨到，众人离座下跪接旨。旨曰：“林则徐于合拢后，着仍往伊犁。钦此。”王鼎愕然，愤愤不平离席，宴会不欢而散。

王鼎在军机大臣之中是唯一主张禁烟的，在争论禁弛鸦片关键时刻，道光帝左右摇摆，他曾充军机处众矢之的，力陈林则徐禁烟六条方策好处，道光才转向严禁派这一边。这次，朝廷对林则徐处理不公，他气愤至极，乘返京复命之机，向道光帝进奏：

“林则徐襄办河工深资得力，要论功行赏，重新起用。”在场的穆彰阿却冷笑道：“皇上旨意，岂容你等随意篡改？林则徐戍边，罪有应得，勿庸王中堂眷顾！”王鼎一听穆言如刀剑，不禁怒发冲冠，抖着白须，指骂穆彰阿为秦桧、严嵩者流。穆狡黠地望着道光帝笑而不答。旻宁望着这个心直口快、须发斑白的老臣，只好微微一笑道：“王爱卿，汝醉矣！”王鼎辩护道：“皇上，臣没有喝酒没有醉，所骂之言皆实，望主明鉴！”旻宁命内侍强将王鼎扶送回家。

王鼎在家里，当夜写了遗疏，弹劾穆彰阿十条大罪，恳求皇

上将穆撤职查办。同时，他力主林则徐是一个难得的贤才，必须开复使用。

穆彰阿的宠信军机章京^①陈孚恩，为人机警狡黠，次日早朝不见王鼎入值，料定出事，连忙赶至王府，王鼎早已悬梁自尽。他检索衣带，得一遗疏。陈孚恩当场威胁王鼎之子王编修说：“遗疏上奏，一旦触怒皇上，必然危及公子前程！”王编修只好匿疏向朝廷谎报其父乃暴疾弃世。道光帝得奏王鼎病亡，表示哀悼，下旨晋赠太保荣衔，入祀贤良祠。事后，陈孚恩却将王鼎的遗疏转呈穆彰阿，宠信倍加，十年之内无功累升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

朝廷昏暗，林则徐发配戍边，踽踽登程了。

第四十六回 西出阳关荷戈万里

道光二十二年，五十八岁的林则徐，祥符黄河修复之后，奉旨仍然遣戍伊犁。三月动身，路经洛阳小住。五月，到西安。在西安又小住几天，临别前夕，郑夫人亲自下厨烧了几碗福州家乡菜肴，为林则徐饯别。当晚老夫老妻不知说了多久互勉珍重的话。翌日，晴空万里，郑夫人等一家老少送林则徐出西安城。林则徐在告别老妻家人的时候，忽口占一诗：

^①小军机官。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
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
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
休信儿童轻薄语，嗤地赵老送灯台；

诗中老人劝导妻子，不要为他西戍而悲伤，他对被贬边疆是毫不在意的。长子林汝舟功名在身，照例不准出关，只好在乾州泪别。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②；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③；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④。

林则徐告诫儿子：只要对国家有利，可以不顾生死全力以赴，不要计较个人的荣辱祸福。随父亲西行的林聪彝和林拱枢抱着哥哥林汝舟痛哭一番。林汝舟走到父亲面前下跪：“孩子不孝，不能远陪依爹！”顿首哭泣。父子分手，林汝舟站在十字路口，待林则徐等一行人远去望不见后才回去。

林则徐父子三人昼行夜宿，过永寿、邠州、长武。行至甘肃泾州闻说吴淞、宝山、上海、镇江相继失陷凶讯，得知同乡好友江南提督陈化成与坚守炮台的八十余名将士阵亡噩耗时，不禁放声痛哭。林则徐忧心如焚，涉泾水，过六盘山，长途跋涉来到了兰州。陕甘总督富呢扬阿挽留他暂事休息数日。这天林聪彝从街

①衰庸，身体衰老，才能平庸。

②以，付与。避，避逃。趋，迎受。

③谪居，因罪被遣戍远方。养拙，退隐不仕。

④山妻，对自己妻子的谦称。



则徐报到，并派林则徐掌粮餉处事，又馈赠米、面、羊、猪、鸡、鸭等食物。布彦泰对林、邓均十分器重，将二人留居署内，凡有军政大事，布彦泰均找他两人商酌计议。

绥定既名伊犁又名惠远。林则徐第一次到达祖国最边陲的地方。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第三天一清早，便同自己的两个儿子拾级登上惠远古城城堡。环顾四周，天山、阿尔泰山和塔尔巴哈台山尽收眼底。惠远城便座落在这些大山中的盆地上。伊犁河象一条闪光的白色绸带伸向远方，江边墨绿色的塔松，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江水中，郁郁葱葱。自然之美，教林则徐心旷神怡。次子林聪彝对林则徐说：“依爹，这里的天气并不太冷，温和得很。”林则徐捋须颌首道：“当然罗，如果这里气候不温和，土地不肥沃，物产不丰富，牲畜不长膘，外夷怎么能称这块宝地是‘东亚乐园’？”三子林拱枢道：“难怪有人都想覬覦这块地方！”林则徐点头道：“拱枢儿说得有理，虎视眈眈的并非别个，在那！”他遥指着北方。

守城官吏役差，经常进谒林则徐，或下棋，或攀谈，或索取书法，或求题诗。他们特别喜欢打听广东禁烟情况和抗击英军的英雄事迹。林则徐谆谆教导他们爱国的道理。林则徐虽然做过大官，但是却十分平易近人，上下打成一片。有一天，胥吏陈德泰匆匆进来对林则徐说：“林大人，离哨所北边里把，发现三五成群的人，在那里探头探脑。”林则徐急忙拉着陈德泰：“走！我们去看看！”经过细察，这些形迹可疑的人，便是俄国暗探。他们伪装商队在这里神出鬼没。现实印证了他的隐忧不是多余的。他回到南街鼓楼前东边宽巷新寓里，便伏案提笔疾书一信给布彦泰：“对俄罗斯野心不该掉以轻心，要开发屯田，屯兵要加强操练，不能因田废练，也不能因练废田，务须步步加强边防。”布彦泰认为有理，当即奏请朝廷批准。不久，下旨准奏，令林则

徐辅佐喀喇沙尔大臣金庆，督办开垦屯田。为解决水利问题，林则徐又启迪当地百姓学会挖坎儿井，开水渠。为保持水土不至流失，移种广东、福建的数以万计树苗，特别是榕树、柳树，种多少活多少。不久，坎儿井如星罗棋布，从伊犁河上游开始出现了一条一百二十公里的水渠，一片又一片的绿林覆盖沙漠大地。荒凉漠野成为塞外江南。当地百姓，纷纷建祠立碑纪念。有的地方还在井栏石上镌刻“林公井”，在渠旁立碑为“林公渠”，在绿林地带树匾为“林公林”。一天，驼铃响处，一支商队经过，从商队那里飞出一支歌：

林公柳拂玉门晓，塞外风光好；
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
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
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涛涛；
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
汉、唐先烈经营早，
当年是匈奴右臂，
将来更是欧亚孔道；
经营趁早！经营趁早！
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邓廷桢被召回授任甘肃布政使，林则徐写了送邓东归诗，借诗抒怀，祝贺邓的“赐还”，并希望他日后有所作为。

林则徐在新疆整三年，查勘南疆八城垦地，足迹经过的有哈密、高昌、乌鲁木齐、达坂、三个泉、坑坑、雅尔湖、吐鲁番、托克逊、沙达坂、布拉布台、库木什台、河色尔台、乌沙克塔尔

台、库东、阿克苏、叶尔羌、伊拉里克、乌什、塔尔纳沁、和阗、喀什葛尔等地，行程三万余里，勘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亩。林则徐走过的地方，戍边谪臣从来没有到过，就是武将边帅也难得躬亲周历。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他在哈密接旨“赐还”，以四、五品京堂到京候补。林则徐启行东还，刚进关，途中又接到皇旨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原来，道光帝知道自己委曲了林则徐，不好意思再见他的面。当接到林则徐准备进京投递谢折的奏书时，又降一道旨意，让他先去兰州署理陕甘总督。谢折免递。林则徐从此没有再见过道光帝了。次年三月，邓廷桢在陕西巡抚任上病逝，林则徐为痛悼战友兼难友的亡过，三天茶饭未沾唇，写诗文悼念之。邓的抚任林则徐还接替了一段时间。

第四十七回 不分汉回但分良莠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林则徐又调任云贵总督。

林则徐是一个爱国诗人，到了昆明任上，公余时间，他当然要上昆明湖^①一游。

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行云飘逸。湖水倒映着两岸金马、碧鸡两山。山景荡漾，依稀可见，万丛绿中，点点缀红。湖上烟波浩渺，一碧万顷，风帆点点。林则徐倚在大观楼栏杆高处凭眺，

^①昆明湖又名滇池，古称滇南泽。

这些佳景，尽收眼底。他觉得这里的湖光山色，更比自己的家乡赢三分，四季不见有绿衰红褪的时候。倚栏可待，一口气写下了三首七绝，赞叹昆明湖绮丽风光，爱国情思跃然纸上。他多想国家朝廷也象这里的风光四季如春。事实上恰恰相反，外侮内患，风刀雪剑，时时相逼。不是酷暑，就是严冬。

回归衙门，官轿走在大观街上，林则徐正在轿内修改诗稿，“四季如春”的赞咏还挂在口边，突然，官轿被人拦住了。“林青天伸冤呀！”一个名叫马三铁锤嫂的回族妇女身背黄状，俯伏当街，哭哭啼啼，拦轿递呈，要为她男人马三铁锤辩诉冤情。回嫂的眼泪，把林则徐“四季如春”的美梦冲走了。

林则徐将回嫂带回总督衙，受理她的申诉。

回嫂的丈夫马三铁锤的案件，是前任总督李星源承办的，拟马三铁锤斩罪，待秋后处决。

林则徐在厢房内翻阅着一大叠案卷，口里嘀咕着：“这么大一件命案，李星源竟如此草率结案，真是草菅人命！”林则徐细阅推敲一番后，叹息不已。难怪回嫂背黄状控告。他决定走访案情，重新审理。

原来，汉回杂居的云南东川府汤丹县清真寺后有一泉水，四季不竭，历来都是汉回公用的。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间，冬旱多时，各处水源皆竭，唯有这里的泉水还是源远流长。回民马四铜锤怕水被汉人掏干了，他擅自拦堵水源，不让汉民汲取。汉民幸坤发前去理论，马四铜锤理亏，只好恢复历史习惯，仍由双方共用泉水。不过，从此汉、回留下了不睦的根子。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汉民苏跃在汤丹县城贩卖红糖，回民马石祥没现钱买要赊购，苏跃不允。苏跃出言不逊，马石祥与之口角。石祥祖父马成贵在场，纠集同族马得亮、马二草包等五人，均持木棍，赶到现场，围殴苏跃。汉民赵添发、杜荫源上前劝阻也被殴打。回民马

三铁锤闻讯，连忙从老远赶来劝阻。马得亮等人见自己族兄出面调停，遂停手打人。事后，苏跃找在汉民中有一定威望的幸坤发讲述经过。半个月后，幸坤发找马成贵等人交涉，马成贵不但没有认错，还口出狂语：“要打要告听便！”幸坤发略有文化，一向以汉人代表自居，马成贵不卖他的帐，本来就要发作了，再听他口出狂言，更是气愤不过，回到汉民聚居地，用“回民阻水欺汉”之言扇动械斗。幸坤发曾替汉民做过一些公益事，有一定号召力。一时，纠集汉民八十余人，在汤丹县禹王宫会齐。回民马成贵闻知，匆匆跑去找马三铁锤，而马三铁锤不在家，他的弟弟马四铜锤从里屋赶出来问道：“什么事使你这样惊慌？”马成贵喘着老气说：“不好啦！幸坤发聚集汉人一大批在禹王宫会齐，准备……”马成贵上气接不上下气。马四铜锤抡着拳说：“准备打我们吗？不用怕，待我也去叫人！”说完，噔噔噔往外跑。马四铜锤利用哥哥马三铁锤的族兄长辈威望，不上半个钟头也聚集回民五十多人，在清真寺应斗。当天上午九时许，幸坤发率众各持刀、矛到清真寺挑衅。马四铜锤火烧性，不顾一切，带领回民冲出寺外，一场械斗开始了。

马四铜锤汉高体壮，练有武技，惯用长矛，在寺前他一人便杀伤杀死汉民九个。幸坤发站在高坡处摇旗指挥汉人，他高声呐喊：“杀呀！冲呀！为死者报仇呀！”汉民人数几乎超过回民一倍，再加上幸坤发的呐喊指挥，回民终于寡不敌众败退寺内，关上大门。回民爬上屋顶，居高临下乱扔石头，又砸伤砸死了几个汉民。汉民一时攻不进清真寺，回民也无法突围。汉民吕小平在互斗时伤毙回民多人，为了掩饰，他蓄意焚尸灭迹。于是乘混乱之际，他用洋油放火烧寺。午后风大，登时大火冲天，寺内回民从后门杀出突围四散奔逃。幸坤发见打了胜仗，面子夺回来了，也就不去追赶。在收拾械斗现场的时候，幸坤发发现回民被打死的人数大

大超过汉民，跟吕小平一样，他也萌起焚尸灭迹之念；故而下令李小四等汉民六人，将三十七具回民尸体移至寺内去烧。就这样焚尸毁寺的大惨案酿成了。

案发后，汉民幸坤发妄图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把状告到总督衙门，要求惩办回民马四铜锤。马四铜锤潜逃，李星源将其兄马三铁锤抓捕投狱。幸坤发暗中募捐三千两银子，贿赂李星源。受人钱财，替人收埋，李星源全盘接受原告幸坤发的指控，说回民马四铜锤首先肇祸煽动械斗，打死汉民五人，打伤七个。因马四铜锤在逃，拘捕其兄马三铁锤替罪，判决斩首，秋后执行。至于汉民打死回民多少，李星源以无尸为证装聋作哑，不了了之。

林则徐花了一个月时间，周密访察始末经过，真相大白。重判这个大案。马三铁锤没有参与械斗，宣判无罪释放；汉民幸坤发是这次械斗的肇祸首，以众欺寡，造成回民毙命三十七人，重伤十五人，轻伤七人，罪拟斩决。汉民吕小平一人打死回民六人并烧尸毁寺，罪判绞刑。回民马四铜锤矛刺汉民九人毙命，畏罪潜逃，林则徐令各县各府画影图通缉，限一个月内缉捕归案，处以极刑。其余胁从人等关禁的关禁，杖徒的杖徒。不分汉回，只分良莠，判得一清二楚，汉回双方心悦诚服。回嫂扶着丈夫马三铁锤拜谢林则徐，欢欢喜喜离开总督衙门归家。

次年，云南大理地方发生大规模洗劫回民血案。林则徐亲自带兵前往大理，查明是汉族地主武装抢劫团伙干的，当机立断挥兵进剿。半个月后，这个抢劫团伙倾巢覆灭。活擒罪犯四百余名，匪首金混秋，凌迟处死。其中以“纠抢勒索”、“挟嫌焚掠”、“行劫得赃”、“戕害备弁”等罪名斩首处决一百名，其余按罪恶轻重分别施以徒刑，流放、杖刑、拘禁或释放。少数民族利益得到保护，林则徐声望在回民中世代流传。

第四十八回 哀悼亡妻弱息伤神

林则徐在云责任上，他还操持开掘银矿，增辟财源。爱财的道光帝当然喜之不胜。七月十九日，朝廷以办理云南矿务、回务、剿除大理哨匪有功，降旨晋封林则徐为太子太保，并再次恩赏花翎顶戴。

更阑夜静，林则徐还在厢房内伏案疾书，草拟矿务发展计划。他时不时咳嗽，老管家林中放不下心，三番五次过来：“老爷，时间晚了，该歇息去！”林则徐总是微笑着答道：“知道了，你先去歇吧！”夜里一点，郑夫人的贴身丫环春梅突然泪流满脸地跑进厢房，哽咽着说：“老爷，不好了，夫人她……”郑夫人从入秋以来就病倒床榻，虽然汤药伺候十分周到，林则徐还是放心不下，每天夜里，总得亲到床边问候。今晚他想写完矿务计划后再去探望，怎料得春梅来报凶耗。

林则徐三步并着两步赶到后衙上房。房内传出嚎啕哭声。林则徐还没到达，两腿已经软了。陪同的管家林中一声高喊：“来人啦！”上房跑出五六个人，大伙见林则徐伏在林中肩膀上，蜂拥上前搀扶。林则徐被众人架着进了上房。此时，郑夫人已经不会说话了，林则徐挨到床边，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扑上前狂呼一声：“夫人！”郑夫人听到丈夫熟悉的喊声，突然神志清醒过来，慢慢张开眼睛，饱含泪水地望着林则徐，微翕没有一点血色

的嘴唇，发出只有林则徐听得到的微弱声音：“老爷，你……自……已保重……”一阵喘息，说不下去了。林则徐抚着郑夫人的胸口，急切地说：“夫人，你有什么话，慢慢说！”郑夫人呆望着自己的丈夫想开口没有心力，只见嘴角一阵搐动，眼眶泪水流向枕边，头一歪，两眼闭上了。林则徐慌忙用脸靠近郑夫人的鼻子底下触着，没有任何气息了。“哇”的一声林则徐抚尸痛哭。整个上房翻腾了，拆蚊帐的拆蚊帐，糊白的糊白，剪裁寿衣的剪裁寿衣。林则徐被四个管家搀扶着离开上房。

后衙没有一人空闲着，大家都在忙着郑夫人的丧事……

林则徐坐在藤椅上，悲极泪干，睁着失神的两眼问林中：“此刻何日何时？”林中不离左右，见问立即回答：“今天是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此刻是子时。”林则徐点点头，不再说话了。

林则徐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四十四年恩爱夫妻，一旦诀别，怎么不教他悲痛欲绝呢？四十四载悠悠岁月，留下了多少辛酸和欢乐！他想到，早年夫人陪他北上赴考，一路上山山水水，恩恩爱爱；他想到，名落孙山归榕后，夫人帮他苦度寒窗；他想到，中式后青年夫妇京居七载的缱绻生活；他想到，当年弃官，再度出山的辗转生涯中，夫人与他同甘共苦，唱随和顺；他想到，在广东禁烟陷入困境时，夫人的泪寄家书温暖慰安与坚决支持；他想到，自己在戍边的寂寞生活中，老夫老妻如何遥寄诗文，互为勉励的情景；他想了一桩又一桩，一件又一件，真是：一寸相思一行泪，老泪纵横无穷尽……

林则徐一边在痛哭亡妻，一边在追忆往事，心潮如海，难平难息，整夜都没有合眼，虽然贴身老管家林中一直在旁百般劝慰，他还是悲哀不已。第二天，他撑着弱体，由四家院搀扶着来到亡妻灵榻旁，他凭着翻滚不息的感情，挥毫疾书了一幅悼念亡妻的挽幛：

共生成三男三女，偏值诸儿在远，单看弱息倍伤神。

结发夫妻四十四载，自己还没有告老归耕，老妻不该撒手先走；老妻以带病之躯，几番万里相从，没有享过一天安闲日子，便离开了人世，多叫他伤心悲悼。老夫人为他生下三男三女，熬多少心血，费多少不眠之夜，个个培育成材。长子林汝舟，道光十五年中举，十八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侍讲。次子林聪彝，福州府庠生，历官衢州知县，浙江按察使杭嘉湖兵备道。三子拱枢，曾任补内阁中书，刑部主事员外郎，湖广司郎中、江南、广西、京畿、山西、河南各道监察御史，汾州府知府。长女林尘谭，三女林金鸾，皆聪明贤慧，长大适人，夫妻和睦。次女林普晴，工书法，善诗文，适沈葆楨为妻。沈后来官至福建船政大臣、赴台驱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南洋水师大臣等显职。……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林则徐积忧积劳成疾，疝气，喘嗽等旧病复发，病势加剧请开缺回籍就医调治，朝廷于八月间准假。九月离滇归闽。

叹息着自己的晚景。他正在遐想，突然岸上跳下一个壮年，在林则徐面前抱拳作揖口称：“老先生请教，尊长是侯官林公前辈吗？林则徐举目一视，此人虽然是长衫马褂小帽书生打扮，可是汉高体壮粗眉大眼，气宇不凡。第一眼，便给林则徐留下良好印象。林则徐抱拳还礼：“拙老便是！”略一寻思，微展笑容，问道：“你……”不等林则徐问完，“叩！”这个壮年双脚下跪林则徐面前：“老师在上，受晚生一拜！”林则徐慌忙扶起那位壮年：“你何人？”壮年答道：“晚生左宗棠，蒙胡林翼先生引导，在此等候多时，见到老师，平生万幸！”林则徐此时才明白，老友胡林翼早些日子就给他来过信，专谈推荐左宗棠之事。今见其人，果属不凡，林则徐喜甚，亲热地拉着左宗棠进入船舱夜谈。

入舱分宾主坐下，林中奉茶接待。

林则徐问道：“你怎么知道拙老会到这里？”左宗棠答道：“林翼先生说，老师引疾归闽，必然路经湘江。晚生打听清楚老师行程日期，估计这几天会到，晚生专候多时，果然见到了老师。”林则徐道：“拙老乃入朽之人，焉敢言师？”左宗棠笑道：“不是晚生乱说，老师自从海上用兵之后，行河，出关，入关，游滇，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迹，旌节弓刀，能够跟随老师的有几个？晚生虽然今晚才见到老师，可是，晚生的心从虎门销烟之后，便跟随老师左右了。老师这几年来的喜怒哀乐，凡是能够打听到的，可都变成了晚生的悲愤喜忧，心神依倚，惘惘相随。”林则徐听完这一席感人肺腑的话，深深感到这个三十多岁的后生不简单。只好客气地说：“拙老无能，君言受之有愧！”左宗棠单刀直入：“晚生拜师，有很多事请教，恕晚生口快，先请教一事！”林则徐见他求知如饥如渴，心下愈加欢喜，顺口说道：“拙老识浅，有何动问？”左宗

稻，沙磧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左宗棠睁大眼睛，诧异地问道：

“老师，这是晚生二十一岁的拙作，老师何以得知？”林则徐笑答：“这首诗，是最近胡林翼先生寄来的。写得很好嘛，有抱负！有远见！爱国心切！”道光十三年，左宗棠赴京会试后抒怀作了这首诗，爱国诗篇，不胫而走，传扬天下，胡林翼推荐左宗棠给林则徐，这首名作当然也一并加以推荐。

林则徐带病回归，三个儿子虽然赶来护送，但是孱弱的病躯还是经不起长途劳顿，连陪倚在侧的大儿子林汝舟也累病倒了。道光三十年正月，林则徐只好在江西南昌百花洲留下疗养了一段时间。

林则徐滞留百花洲就医不久，道光帝病死，第四子奕訢继位，改次年为咸丰元年，是为清文宗。

第五十回 左海伟人长留人间

三月初林则徐抵榕，住在文藻山自己手置的五间排三进木构平屋里。房屋虽然不很富丽堂皇，没有雕梁画栋，没有碧瓦飞檐，没有风火高墙，然而这座平房在这里却有很高的名声。大门横楣中悬着蓝地金字“尚书第”木质匾一方，门内有两扇朱漆描金的大插屏，上悬“父子双翰林”木质横匾一方。转进插屏，便是第一进大厅，横梁正中悬挂着当年道光帝御书的《福寿》横

匾。东西回廊陈列着一对黄钺和十四面执事牌，好生煊赫。进入第二进，一方庭院中有一株绿荫如盖的老桑树，大厅正中挂着一幅林则徐父亲的画像，像旁画着一对纯洁可爱的白鹤，寓含着一鹤冲天，一鹤侍侧的深意。第三进，有名的七十二峰楼便在这里。楼下右边两列大房相连，一是林则徐卧室，一是如夫人居室。左边厢房是林汝舟的居处。楼上没隔房间，用红木的博古橱和书橱排列形成自然隔房，古色古香，十分幽雅。中间壁上挂着一幅曹学铨真迹《苍松》。两旁四柱挂着两副对联，一是林自撰而梁章钜手迹：“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材天或恕，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秉烛老犹明。”一是林早年自撰自书的：“师友肯临容膝地，儿孙莫负等身书。”

七十二峰楼是林则徐唯一的藏书楼，从新疆带回来的七大车书，全都放在这里。林则徐病归深居简出，白天都在这里度过。次子林聪彝一回到家就忙着整理父亲的《云左山房书目》。这天，林聪彝捧着一大叠书稿，走到林则徐面前，问说：“依爹，这些书目，孩儿已经把它列入《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云左山房杂录》，请爹过目行不行？”林则徐从藤躺椅上仰起身来，看一遍目录，满意地点点头。林聪彝又捧过一大叠书稿，放在藤躺椅旁边的茶几上，取出其中一叠问道：“这一卷叫做《畿辅水利议》现在不改名称吧？”林则徐答道：“不用改，改来改去反而不好。”林聪彝又取出一叠问道：“这一叠稿是爹爹在几次任上写的，用什么名称好？”林则徐取过稿子看一看，沉思片刻答道：“就用《衙斋杂录》作书名好了。”林聪彝含笑点头，表示满意。林聪彝第三次捧过来的书稿，上面都已有书名了，早年到云南主乡试途中写的诗词名为《使滇吟草》，戍边出关日记名为《荷戈纪程》，在伊犁戍边所写的文章名为《软尘私议》。放在书架上满满的几堆译书，都是林则徐一手主持翻译

的，如：《海国图志》、《俄罗斯国志》、《俄罗斯国纪要》，《俄国疆界风俗志》、《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父子俩正在整理书籍，楼下争先恐后地闯上好几个少年郎，有的喊林则徐“舅公”，有的喊“叔公”，也有的喊“伯公”，叽叽喳喳，围坐在林则徐身旁，要林则徐讲课，讲故事。林则徐记起来了，今天是“亲社”文会^①日子。他微微一笑说道：“你们先不忙要我讲课讲故事，先拿出你们的作文，让我来评评谁该得奖？谁该吃鸭蛋？”孩子们纷纷把自己的本子拿出来，林则徐一一查过后，才满意地捋着胡子开始讲故事。

次日一早，闽县林昌彝匆匆来访林则徐。林则徐把好友迎进卧室便畅谈起来。原来，自从《江宁条约》签订后，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英通商口岸。当时，英夷见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对外都主张妥协投降，同琦善、耆英是一丘之貉，于是藉口传教，强行进驻福州城内乌石山下的神光、积翠二寺。今天，爱国诗人林昌彝来访林则徐，就是为了共议驱英良策。林昌彝主动献出“平夷十二策”，林则徐大为赏识，推崇为百战百胜之长策。林则徐说：“余在粤东时，五围夷鬼，三夺夷船，其两次夷船退出港外，不敢对阵，皆此法也。”他们妥筹良策后，即付诸行动，发动爱国士绅与青年学子，公具告白，遍贴全城。有的士绅联名缮写公启，交侯官县署转致英领事馆，令其速离榕城。林则徐与林昌彝等名流联名致巡抚徐继畲公信，要求以“广东不许入之举，力持界限，不肯使积翠寺之外再占一区。”民情沸腾，集聚数百人于神光、积翠二寺门首声讨英夷。林昌彝还写了大量诗歌张贴街头巷尾，一时榕城掀起反英浪潮。英夷畏惧，只好龟缩

^①林则徐晚年家居养病，十分关心晚辈的子弟教育，每月约集族中少年学子到他家听课会文两次，成绩优异的给奖品，对生活困难的予以定期资助，这个文会叫“亲社”。

到城外去。林则徐凭着与夷人较量的经验，担心英方诉诸武力，立即带爱国士绅数人，抱病乘舟巡视闽江下游和海上形势，择险设防，建立炮台，充实火炮，做好反侵略准备。英夷慑于林则徐率众抵抗的决心，所以不敢造次。至于投降派刘韵珂、徐继畲之辈，本拟弹劾林则徐插手地方破坏和局，但闻听朝廷拟重用林则徐，只好作罢。

咸丰帝登基，履行惯例，下登极求贤诏。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等应命推荐林则徐。穆彰阿从中阻挠，但是咸丰帝却置之不理，五月初三日，命闽督刘韵珂察看林则徐病情，以便重新起用。

在此期间，天地会在广西起事，声势浩大，吓坏了清王朝。咸丰帝企图利用林则徐过去在两广的威望，下旨召他赴京，受命前往剿除，林则徐以疾力辞。拖至当年十月初一日，再降急旨，命他为钦差大臣，立即驰赴广西会剿，不得有误。旨意强硬，林则徐不敢违抗，只好抱病登程赴桂。

林则徐躺在一顶特制的卧轿里，历经闽粤山关，苦度艰难时日，到达广东潮州地界，病情日趋恶化，就暂时歇在普宁馆。

林则徐二度任命钦差，惊坏广州一个坏人。此人非是别个，乃十三行总商伍绍荣。他惧怕林则徐卷土重来，再遭不测。闻知林现歇在潮州普宁馆，他心生一计，当晚便歇在第十三姨太房里。牛芳芳自从半掩门事发后，伍绍荣本欲逼她自尽悬梁。牛芳芳百般求息，用尽柔情色相使伍渐渐息怒。然后她又誓言旦旦如何图报，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今夜伍绍荣找牛芳芳就是要她效力图报。伍绍荣对牛说：“半掩门之事算我宽洪大量不予计较，今有一事相求于你，是你图报效力的时候！”牛芳芳未言先笑，媚态十足地说：“只要老爷开口，妾身无不从命！”伍绍荣说：“林则徐是伍家的冤家对头。皇上重新起用，任命他钦差赴桂，

大有卷土重来之势。闻知他路过潮州，病歇在普宁馆之内，为夫欲先下手为强，致他死命，除了后患，你看有何妙计？”牛芳芳问道：“他得了什么病？”伍绍荣说：“据说是氩气、咳嗽、腹泻等疾。”牛芳芳媚眼一转，计上心来，对伍说：“老爷，有了。巴豆是打泻之药，林若用上，泻上加泻，命便休矣！”伍十分欣喜，抱着牛芳芳的脸孔吻了一下说：“夫人高见，为夫折服！”伍绍荣跟牛芳芳在商议派何人前去，如何下手……

星夜，一乘快马驮着一个下人打扮的家伙向着潮州方向急奔。那人便是牛芳芳的胞弟牛阿土。他依附姐姐在伍家吃喝玩乐，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天没亮，牛阿土就到了潮州，很快地找到普宁馆门首，便在附近徘徊。不出片刻，从馆内走出一人，左手挎一个菜篮子，右手持一把秤，一望便知道他是厨房采买。牛阿土尾随至转弯处，即前一步唱个肥诺：“大哥请个教，您是钦差大人厨房大师傅吗？”这个采买名叫李七，是个厨房杂役，见牛阿土动问，不敢装大，只好答道：“大师傅在馆里，我只是个帮手。我与你面不相识，查问此事何干？”牛阿土满脸堆笑地说：“不瞒大哥，在下有些重托，此地不是闲话处，何不到对面小菜馆楼上，用用早点，喝上几盅，乘便攀谈攀谈，如何？”不待李七回答，便拉着上楼。二人用过早点，三杯沉缸落肚，牛阿土道：“小弟也是厨下佣人，只因烹饪之术不高，常有失雇之虞。听说钦差大臣厨下皆名师，不管烧闽菜还是粤菜都有一手，意欲求愚大哥收纳，学它数月半载，一旦艺就功成，小弟定当重报。”说完从衣襟内取出银元十块往李七面前一推，倒身便拜：“师父在上，受小徒一拜。”只有牛阿土摆布，没有李七的犹豫。加上李七又是一个贪财小人，见此白花花十块银元，哪有不动心之理。转一眼珠，寻思后道：“快起来，有话慢慢商量。我是个副手，这件事待我回去找主厨林兴司商量商量，我看未必无望，

不过你得叫我表叔。”牛阿土见初步目的达到，好生高兴，忙改口道：“表叔在上，表侄这厢有礼！”说完将银元强塞在李七衣袋里……

这天中午，牛阿土便成为林则徐厨房的杂役。他手脚格外勤快利索，颇受林兴司赏识，进出厨房当然不受拘束。

林兴司跟随林则徐已经二十多年，一贯忠心耿耿，林则徐爱吃的东西，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尽量设法弄到。这几天林则徐病重，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熬汤煎药上，上街采买便让李七去。牛阿土寸步不离跟随林兴司左右显得非常殷勤。林兴司以为牛阿土真的是李七的亲戚，所以也十分放心。

林兴司在炉下扇火煎药，已有半个时辰了，要去小便，对跟在一旁的牛阿土说：“你看着炉火，不要让药汤熬干，我去一下就来。”林兴司一走，牛阿土见机会已到，走到厨房口四下一望，见没有人，忙将袋子里的巴豆取出放进药罐。

药煎好了，本来林兴司亲自送去，恰巧李七买菜回来，要点收，他走脱不了，只好让牛阿土送去。

牛阿土端药到林则徐卧室，林聪彝接过手，趁热端给林则徐饮下，林则徐由林拱枢扶着半仰着身子喝着，刚喝完就觉得肚子更加不好受，抬头一望，见门口鬼鬼祟祟一个人，好生面善，好象在新豆阑街十三洋行里见过。林则徐正在回忆，药性发作，大泻不止。最后终因泻脱了身体，昏厥过去。待他醒来时，已经不行了，昏昏沉沉中三呼“新豆阑”，然后溘然与世长辞。十月十九日逝于普宁馆行次。是年六十六岁。

二子侍侧，觉得药中有异，忙取过药渣一验，发现了巴豆，他知道有人暗害父亲。牛阿土见林已饮下药汤，立即逃离，李七见牛阿土失踪，他也跟着跑了。此事，林聪彝、林拱枢本想控官派人擒拿凶手，后来想到父亲乃官居显职要人，死后剖腹验尸，

有失威仪，故将此事掩盖了事，不去追究。

林则徐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左海伟人，长留人间！

咸丰帝为了笼络汉员，在林则徐逝世前夕，特发布命令贬斥投降派穆彰阿和耆英等人，并且清除穆党。

十一月十二日，咸丰帝对林则徐的逝世表示哀悼：“晋赠太子太傅銜，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并谥“文忠”。咸丰元年四月，咸丰帝特派员致祭，并颁发了《御祭文》和《御赐碑文》。墓葬福州北郊马鞍山。

林则徐之死，震动了当时整个中国，正是：

“千古英雄皆堕泪，四方妇孺尽知名。”